

5061/5600.1

Zhōngguó Yǔwén 中國語文

总第70期

JUN 15 1958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BOYLSTON HALL
CAMBRIDGE, MASS., U. S. A.

4

1958

1958年4月号(总第70期)目录

大家鼓起革命干劲,为汉语文工作的大躍进而奋斗!(社論)……………(151)
为語言科学的躍进而奋斗!

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召开語言学科躍进座談会上的發言

姜君辰 魏建功 呂叔湘 黎錦熙 韋 慤 高名凱 程鎮球
孟 复 陆志韋 王 力 傅懋勛 白 銳 馬 坚 曹伯韓
田宝齐 郭麟閣 王佐良 葛信益 周祖謨 周达甫……………(154)

各地对語言科学大躍进的意見和措施……………(165)

大力普及語言科学……………張 志 公(167)

改进文風……………叶 聖 陶(168)

論文風……………賈 芝(169)

从所謂“硬写”談开去……………何 家 槐(170)

必須改进譯風……………水 夫(171)

汉语拼音方案的爭論問題及其圓滿解决……………周 有 光(172)

汉语拼音字母的科学体系……………黎 錦 熙(179)

用汉语拼音字母書写音譯名詞問題……………伯 韓(181)

怎样在學習普通話中提高拼音字母的功能……………徐 世 榮(183)

数詞和数詞結構……………朱 德 熙(185)

說“詞組代句”……………郑 南(187)

閩南方言里的常用否定詞……………黃 丁 华(189)

北京話多音詞發展的趨勢和速度……………陈 文 彬(197)

問題解答

北京音究竟有多少音节?……………吳春明問,公 士答(153)

信箱

“驕气”和“嬌气”……………罗 啓 华(171)

对广州市推广普通話工作的建議……………吳 偉 俊(199)

动态

內蒙古自治区汉语方言普查工作簡况……………罗 振 歧(198)

安徽师范学院积极推广普通話并將完成汉语方言普查工作……………攸 沐(封4)

鼓起革命干劲 为汉语文工作的大跃进而奋斗！

生产是文化、教育和其他上层建筑的基础。生产大跃进必然促成经济的大发展。在经济大发展的进程中，必须要有文化、教育大跃进来配合，以满足人民掌握文化、科学、技术的要求。这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规律。

从去年冬天起，我国生产大跃进已经获得了初步的惊人成就。现在生产大跃进已经掀起了文化、教育的大跃进。文化、教育工作是要通过语言文字来进行的。为了适应文化，教育大跃进的要求，语文工作也需要来个大跃进。

文化、教育大跃进对语文工作有什么要求呢？第一是要求加快文字改革的速度；以便人民大众和新一代更容易掌握祖国的文字。第二是要求尽快地供应更多、更好的学习语文的工具书和参考书。第三是要求结合着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加速进行语文的研究工作。

关于文字改革工作，我们要结合着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務，大量简化汉字，大力推广普通话，大力推行汉语拼音方案；同时要完成拼音文字的准备工作，尽快开始逐步推行拼音文字。现在各报刊使用的简化字只有355个，数量太少了。小学语文课本和扫盲课本使用的简化字比较多些。总的情况是现在使用的简化字太少，不能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过去我们没有创造出更多的简化字，主要是因为我們只从印刷的角度考虑简化工作，因而受了落后的刻铸铜模办法的限制。事实上，人民大众使用简化字主要是在书写方面。我们应该先把大批简化字肯定下来，使人民大众能够在书写上使用，同时在刻铸铜模和印刷方面积极地进行相应的改革，使简化字尽快在书报上出现。小学语文课本和扫盲课本能够多用简化字，是因为印刷上比一般书报先走一步。这证明只要在印刷和铜模方面创造相应的条件，多简化些字是完全可能的。同时我们不要因为铜模和印刷的改革比较慢，而拖延简化工作。相反地我们应该一面大量简化汉字，在书写方面推行，一面采取必要的措施，使铜模和印刷能够赶上。至于具体的简化工作，我们认为在修订汉字简化方案的时候，除吸收一部分现在通行的简化字，如齒、弃、祿、异、尅、妖等等外，还可以根据简化字的规律创造一批简化字，并采取行草书楷化的偏旁类推的方法，使大量汉字得到简化。

推广普通话工作，在过去两年多以来，已经获得显著的成就。我们认为应该在已有成绩的基础上大力推行。关于学校的推广工作，教育部已经先后发出通知。我们希望各教育厅、局和学校加一把革命干劲，订出计划，限期完成任务。同时我们建议其他有关部门根据1956年2月6日国务院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订出一个大跃进计划来。

关于推行汉语拼音方案，国务院和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都已经作出决议。中央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也订出了1958年工作计划纲要，其中有四条是关于推行拼音字母的。学校是推广普通话和推行拼音字母的重要阵地，我们希望各级学校的教师和学生都能够在今后一年到两年内学会这套字母的发音和拼法。我们希望教育部能够在北方话地区进行用拼音字母帮助扫盲的试点工作，并在若干小学里做教学拼写普通话的试验。我们建议文字改革委员会和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从速进行研究词儿连写和词形区别问题，编订拼音词汇，完成将来逐步推行拼音文字的准备工作。这项工作应该尽快完成，以便进行拼音文字的试点工作，总结经验。

加以推广,为将来逐步推行拼音文字创造条件。

关于供应更多、更好的学习语文的工具书和参考书的问题,目前迫切需要的主要是字典、词典和关于语法、修词、语言知识的课本和参考书。字典、词典在学习语文上的重要作用是用不着多说的。我们需要多种类型的字典、词典,以适应各类读者的需要。现有的几种字典、词典是远远不够的。希望有关部门积极采取措施以满足这方面的要求。

同时,从具有初等或者中等文化水平的干部和中、小学教师的谈话中,我们知道他们十分需要语法和修辞方面的书籍。从现在中、小学生的语文水平看来,加强用词和造句方面的教学是很必要的。许多教师认为最大的困难是他们自己的水平不高,又无适当的课本和教学指导书。他们殷切地希望语法专家们能够针对着不同的对象和程度,写出各种类型的语法、修词课本和参考书。我们诚恳地希望专家们能满足他们的要求,并建议有关出版社订出计划编写这一类的书籍。此外,据愿意学习语音学和语言学的人们说,他们还需要有深入浅出的语音学课本和语言学课本。我们希望专家们努力编写这方面的书籍。

外语的学习对于科学技术的进步有很大的关系。同时,我们的国际地位空前提高,无论在翻译、研究、文化交流等方面,都需要有更多的人学会外语。现有的学习外语的课本、词典和其他参考书,即使只拿几种主要外语来说,也未能满足学习者的需要。我们希望外语专家们加一把劲快点编写有关的课本和词典,以满足学习外语的需要。此外,还希望能编出一些指导翻译的书,供经验不足的翻译工作者参考。

关于语文研究工作,我们认为当前的重点工作应该是汉语规范化问题。自从1955年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结束后,关于这方面的工作进展得很慢。比方审音工作只完成了“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初稿和本国地名审音表初稿”;词汇和语法的研究似乎还没有作出什么成绩。我们希望审音委员会能够加速进行审音工作。我们建议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跟若干高等学校的汉语教研室会商,订出研究普通话词汇和语法的计划,并且尽快地完成。研究汉语规范化问题虽然是重点工作,但是这不等于说不要做其他研究工作。我们建议专家们以当前的需要为重点,结合着将来的需要,订出各项问题的研究计划。

很明显地,我们过去的工作落后于当前人民大众对文化的迫切要求。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认为这是值得检查一下的。据我们看来,我们的立场、观点、思想方法、工作方法恐怕还不完全符合社会主义建设的多、快、好、省的要求。为了使语文工作能够大跃进,我们首先要进一步提高社会主义觉悟,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彻底清除资产阶级思想的残余,使我们真正成为又红又专的语文工作者。

第二,我们要有群众观点。过去我们的研究工作厚古薄今,偏重文学,忽视语言科学,强调个人兴趣,喜欢鑽牛角尖,因而或多或少跟群众的需要脱节。举例来说,我们曾经热烈地讨论过某些语法问题。据许多中、小学教师反映,这些讨论对他们没有什么帮助,反而引起思想上的混乱,使他们感觉无所适从。他们要求有一本材料丰富可以配合课本作为教学依据的语法书,但是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这样一本适合教师参考的语法书。

还有些高级知识分子不从群众的需要来考虑简化字,如坚持“面”不能代“麵”,“余”不能代“餘”,某些简化字不好看等等。事实上,人民大众早已用“面”代“麵”。饭馆的菜单写上“肉丝炒面”,任何人都不会发生误会。因为某些知识分子不喜欢用“面”代“麵”,而要求人民大众写复杂的“麵”字,这是极不合理的。又如人民大众早已不用“余”字作“我”讲,“余”字在现代只作姓氏用。把“多餘”写作“多余”不会引起任何误解。那么,为什么不可以用“余”代“餘”呢?

我們認為缺乏群众观点是語文工作不能滿足人民大众的需要的基本原因之一。我們要求語文專家大眾化，用專家的學問、經驗幫助人民大眾解決語文問題。

第三，我們要圍繞着社會主義建設的需要，結合實際去研究語文問題。許多人已經指出研究工作中重古輕今的不良傾向，這是嚴重地脫離實際的具體表現。我們並不一概抹殺古代問題的研究。我們認為，由於人力有限和急待解決的實際問題很多，我們應該把現代問題作為研究的重點，即使研究古代問題也應該結合着當前的需要來進行。比方我們可以結合着翻譯或者注釋古典書籍來研究古代漢語。如果能夠通過這方面的工作，幫助解決中學的古典文學的教學問題，那將是一件對青年們接受祖國的文化遗产有重大意義的事情。我們建議專家們對過去的工作和計劃加以檢查，如果發現有脫離實際、偏重個人興趣、鑽牛角尖的研究題，最好把它取消，另訂結合實際，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的工作計劃。

第四，為了人民大眾能夠掌握祖國的語言文字，進一步學習文化、科學、技術，我們的首要任務是普及語文知識，提高人民大眾的閱讀和寫作能力。我們認為只有在普及的基礎上，才能談得到提高，才能最後達到普及和提高的統一。過去語文專家很少注意普及語文知識的問題。拿編語文課本為例，應該包括些什麼內容，教材應該怎樣排列，教法應該怎樣等等，都是需要專家們加以研究，幫同解決的。但是過去專家們參加這方面的工作可真是太少了。我們希望專家們能夠注意到這些要求，為普及語文知識，貢獻出自己的力量。

由於本刊主要是討論、研究漢語文問題，關於其它方面的語文工作，我們缺乏知識經驗，所以，本篇所講的工作大躍進是以當前漢語文的重大問題為重點。文化、教育大躍進的高潮即將到來。為了配合這方面的需要，讓我們語文工作者鼓起革命干劲，為語文工作的大躍進而奮鬥！

| | |
|---|---|
| 問 | 題 |
| 解 | 答 |

北京音里究竟有多少音節？

問：現在所見語言學著作或論文中對北京話的音節數目，多少說法不一，這是什麼原因呢？北京話究竟有多少音節呢？

讀者 吳春明

答：大家根據不同的注音字典或字彙以及不同文章里的說法，對於北京音音節數目有不同的了解。你說三百多，他說四百多，還有說更多的。究竟是多少呢？在這個簡短的回答里也還是一個不確定的數目。我們說音節，自然是指的詞的音節。也就是說北京話的詞里一共包含了多少音節。而北京語音這個概念本身並不是那麼簡單的。我們是拿北京語音作為普通話的標準音而提出的，因此北京語音不能不包括一些文言詞或古書上的字，不能不包括普通話的基礎方言詞彙，它也不能不包括一些外來語的詞。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音節數目。這幾類的詞究竟應包括多少？界限是很難劃分的，取舍是有寬嚴的。就拿北京音本身說，哪

些是屬於普通話的，哪些是屬於北京土音而不能進入普通話的，也很難截然劃開。正是在這些取舍寬嚴之間大家介紹了不同的音節數目。不過在這個問題上我們還是應該了解到，我們一般並不是為研究北京音而討論音節數目的，我們總是從普通話的立場來提出這個問題。而普通話應該說是表現在現代書面語言上，也就是說我們所說的音節是現代書面用語上所用的那些音節。在這個大前提下，由於取舍的寬嚴不同，我們看到常用音節數目搖擺於397到420之間，這是十分自然的事。肯定的數目是無法確定的。取舍有分歧的地方，總是那些又音詞，變音詞，象聲詞，語氣詞，感嘆詞以及文言古詞之類。關於道地的北京方言音節數目的研究，可以看本刊1957年2、3月號劉澤先：《北京話里究竟有多少音節》。按照他的調查統計，北京音共有441個音節（不包括兒化音節，我們一般說音節數目是不包括兒化的）。（公士答）

为語言科学的躍进而奋斗！

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召开語言学科躍进座談会上的發言

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为适应工农业生产大躍进的高潮，最近在哲学社会科学方面分別召开各学科座談会，討論各学科的科学研究工作如何大躍进問題。3月29日下午在北京召开了語言学科的躍进座談会，应邀出席的有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語言研究所、少数民族語言研究所、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民族学院、北京外国語学院、俄語学院、对外贸易学院、科学出版社、人民教育出版社、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情报研究室、中国語文杂志社的語言科学工作者七十多人。會議由魏建功、吕叔湘、季羨林主持。科学规划委员会姜君辰副秘書長致开会詞后，大家随即对語言科学如何躍进的問題，热烈發言。現在把發言記錄發表如下（以發言先后为序）：

姜君辰

各位同志：

今天的座談会照理是应该由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語言專業組来召集的。但是科学规划委员会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組織机构还成立不久，有些專業組还正在筹备中，如語言組就是这样。因此前几天我們曾經邀請了北京大学、师范大学、外国語学院、俄語学院、語言研究所、文字改革委员会、少数民族語言研究所等單位的同志，商量的如何召开語言科学座談会的問題。当时推定了魏建功、吕叔湘、季羨林三位同志来主持今天这个座談会。

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在三月初召开了第五次會議。在那次會議上，郭沫若院長和聶副总理先后做了关于科学事業如何大躍进的重要指示。大家一致同意在全国工农业生产大躍进的高潮中，無論自然科学或哲学社会科学也都應該来个大躍进。会上陈伯达同志关于“厚今薄古，边干边学”的講話，給了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以莫大的鼓舞。語言科学研究方面是否同样需要明确和強調“厚今薄古，边干边学”，它与文字改革究竟如何密切的結合，以及整个語言科学如何大躍进的問題，等等，都希望大家踴躍發言，展开討論。同时，关于語言科学的單位和个人的躍进规划也請大家多多發表意見。

魏建功

姜副秘書長剛才已經把这次会的筹备經過向大家报告过了。在座的同志都是同行，平常不容易在一起，今天能有这样一个机会来聚

会，已象征我們語言科学的躍进有了良好的开端。

我們目前处于全国工农业生产大躍进的新形势下，毫無疑問，我們也必須随着躍进。但是，我們應該怎样躍进，需要什么条件，有什么具体經驗沒有，希望能在这个会上得到交流。

今天要求發言的同志較多，为了各方面的意見能充分發揮，希望大家本着多、快、好、省的要求，精簡發言內容，掌握時間。每人以十到十五分鐘为限。

呂叔湘

今天这个會的內容是討論語言科学如何躍进。要躍进，得先有干劲。可是光有干劲还是不够，还得解决一些具体問題。我想提出三个問題來請同志們研究，我稍微說点自己的意思，算是拋磚引玉吧。

第一个問題是我国語言科学的方向問題和方法問題。如果沒有正确的方向和方法，尽管“躍”，不一定是“躍进”。所謂方向問題也就是目的，聶副总理的报告里曾經談到：“科学本身不是目的，为科学而科学是一种極其錯誤的觀點。科学是一定要为生产服务的，在今天就是要为生产大躍进服务。如果不明确这一点，我国科学事業就会迷失方向。科学事業如果脫离实践，脫离群众，就会失去巨大的动力，就会暗淡無光。”陈伯达同志也提出了社会科学要“厚今薄古”的方針。实际上这也是为生产服务的意思。

我国的語言科学近年来在研究方向上是否正确？

过去一般研究現代漢語較多，这个方向基本上是正确的，可是要仔細分析一下，其中也不是沒有問題。比方，現在研究現代漢語的几乎絕大多數人是研究語法。当然，語法是需要研究的，可是，并不等于說別的方面可以不研究；如語音、詞彙、拼音文字、語言教學等方面，都需要進行研究。偏于一个方面而不管其他的做法就是有問題的。至于研究方法也不是沒有問題，为時間所限，不在这里多說。

第二是組織和協調問題。科學研究是集體事業，任何一个科學家所能做的工作畢竟有限，这就需要分工合作，需要協調。潘梓年同志在人民日報召集的座談會上發言就強調“協調”在科學工作中的重要性。当然，語言科學工作几年来并不是沒有協調，而是說協調工作还很不够。比如好些教師同時在編內容基本上相同的講義，比如几个人同時用相同的方法研究同一个問題（同一个問題如果用不同的方法，从不同的角度來研究，那还是需要的），比如一个人用很短促的時間研究範圍很大的問題，不想把力量集中在其中的一、二問題上，这种种情况都是由于缺乏組織和協調。研究工作的协作，具体地說，我觉得有兩個方面：1)人材設備要互通有無，力求能够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过去在这方面做得很不够，比方語言研究所有一項任务是編現代漢語辭典，要限期完成，却缺少編輯人材，我們希望別的單位支援我們，可是过去做起来很困难。2)工作上的配合。还拿詞典工作做例，編辭典需要足以說明詞語意义和用法的大量例句作为分析的資料，單靠一个編輯室的十几位編輯來搜集，兩三年也搜集不了多少，决不够用。假若有很多同志幫同搜集，資料就可以丰富起来。

第三是培养干部問題。語言學在解放前是不被重視的，从事語言學研究的人極少。解放以后，这种情况改变了。党和政府都很重視語言科學的發展，新生力量也出現了不少，但是沒有得到很好的培养。光拿高等学校語文系科畢業同學來說，——我接触的有限，說的也許片面，——好些青年都有点华而不实，能談上一气，可是干不了活。为什么？在学校里光用耳朵听，不大动手，基本动作的訓練不够。（学自然科学必得做实验，社会科学也同样需要实践。）我們的事業在發展，不但我們要躍進，还要有大批后备队跟在我們后头躍進，因此如何很好培养我們的青年干部是非常值得重視的問題。

还有一个關鍵問題。無論是方向、方法問題，組織、協調問題，培养干部問題，都希望得到正确的处理，必須先解决我們思想上的問題。如果不把我們腦子裡的資產階級思想去除，事事从个人出發，这些問題是不能很好地解决的。

黎錦熙

这次大躍進运动，是社会主义革命事業在政治和思想戰綫上的全民大躍進，从而“技術革新”，迅速赶上世界先进水平。我体会先要認識兩点：一，是政治思想戰綫上的。我們搞的尽管是語言科學，是不屬於上層建築的語言的科學，可是它的統帥、它的靈魂还是政治。尽管談的只是一种專門業務的大躍進，也得是“業務思想改造”的大躍進。二，这个大躍進是全民的。必須从六万万人口出發来看問題，看語言科學这种業務怎样才能為广大群众服务，怎样提高服务的質量和工作效率，同时也就是趕先进，趕世界水平的先进。从全民的需要出發，就是“結合实际”的正确方向，在社会主义原則下沒有脫离实际的先进。所以我們語言學界的大躍進，不能再是“學院派”的搞法，而是为全民的实际需要服务，对实际問題迅速發現，公开研究，合理解決，馬上实践。这就必須革掉學院派的保守思想，尤其是个人主义等等連封建帶資產階級的思想，必須革掉才能做到这一点。看来是業務上的大躍進，同时它的實質就是政治思想的大躍進。

科學研究要為全民的生產服务，才算結合实际。語言科學虽然与生產沒有直接关系，但全民的生產大躍進是要有科學文化的，科學文化就是靠語言文字來傳達的，所以語言科學對生產的間接关系非常大。再分三方面的工作說說：首先就是文字改革工作。簡化汉字推广了，漢語拼音方案也公布了，但过去我們討論了七八年才得初步決定，太不“多快好省”了。今后推广簡化汉字和拼音方案，必須結合实际，密切結合国家实际需要，如怎样帮助扫除文盲，如怎样提高小学兒童識字教學的效率，如怎样“多快好省”地推广普通話，要真能帮助这些工作大躍進，才算文字改革工作本身大躍進。且待專題討論，暫不詳談。

其次，就是學校的語言教育和語文教學工作。以師大師院為例。全國師大師院中文系的漢語課程，据不全面的情况了解，大都脫离实际。上海的華東師大提出“三結合”：“結合实际，結合學生，結合中學”。后兩個結合也就是群眾路綫。目前的确都還存在着問題。解放后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學習，党和政府指示的教育政策方針，历届政治运动給我們提高的社会主义覺悟和認識，是不是都結合到实际教學工作上來了？連業務本身是否結合到实际需要也有問題。例如这几年高等学校多有“現代漢語研究班”，在師大師院，培养这类研究生的目标是語文科的高等師資。北京師大大字報說，三年过了一年半，对于高等師資起碼应有的条件还远远够不上，因此信心越来越不强。主要原因在我們教師傳授的东西脫离了实际。1956年暑期，教育部在北師大开了全国性師院的會，議訂了一个“現代漢語教學大綱”，也還沒有詳細而又全面的計劃，正

因为思想上沒有重視結合实际。学的人既沒有明确的學習目的,心中無數;教的人也不能对症下药,連現代汉语的教法都有些“厚古薄今”,很少結合到文字改革方針的闡明和实践。

我們在学校教書的“劳动目的”也是糊塗的,主要“改变”就在第二个結合,“結合学生”,就是結合群众。这有三个問題: 1)培养什么样規格的学生呢?师大(包括师院)培养学生的目标和任务在国家所訂的規章上本来很明确,但我們执行起来倒弄得問題沒有解决。主要原因确乎是我們多从自己的兴趣爱好和为自己打算出發,就是为着便于墨守自己过去所积累的有限的学識,便于抄襲一点时新的皮毛。在“为谁劳动,为谁服务”的思想上,不說結合到全民,簡直沒有結合到自己所教的学生。因此,連自己所專任的科目也訂不出(或者是不訂出)“培养的規格”来。2)学生切实需要的是什么?不了解甚至不考虑这一点,結果必然是:不管从思想性、科学性、和目的性哪一方面来看,都是不符合培养的目的和要求的。3)在师大师院教書的内容,又脫离了“中学”教学实际。临畢業的学生在中学試教實習,常常用不上自己所学的,例如前年中文系四年級几百学生試教,只有四个人用得上所学的“語法”。試教實習尚且这样,畢業后上工作崗位又怎么样?所以就业务說也是廢品多,次品多,太浪費。因此师大师院就得“結合中学”。

这第三个結合,結合中学,也不簡單。就語文科举例:中文系要“結合中学”,听課,訪問教师,了解情况等等,我不是說这只够解决“芝麻”問題,我認为还有“西瓜”問題。比較大的西瓜就是:“汉语”和“文学”在教学計劃上的分合問題(最近教育部通知1958年度表中只名“語文”);分了,在教学大綱上的联系問題;若仍旧不分,又怎样把两种教材合并配置問題;古典文学和古汉语的脫节問題;“語法”教材和教法怎样改进才能适合客观需要問題(全国快上千万的中等学生都需要語文老师能充分运用語法这种武器,多快好省地教好全国青年,提高閱讀的了解能力,矯正写作和語言的錯誤,做到“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語文,为語文的純潔和健康而斗争”。很显然,語法这种明确的目标也是群众所要求的,必須革掉“学院派”的搞法来躍进貫徹。)总之,这都是近来真成了問題的全国性的問題,师大师院就有責任結合当地中学实际情况,結合中学語文科課本等,并結合馬列主义教育理論,迅速研究、討論,进行解决,向国家主管机关如教育部和編課本的人民教育出版社等,提出合理化建議。并且,中学的这些問題的存在,全部反映到师大师院中文系科的課程,这些問題也一样地存在。就是綜合大学也是一样,例如文学和語言常鬧对立。若不積極發揮創造性,躍进一下,总讓

这些問題老存在着,那就不可能免于“脫离实际”。

以上所說是大躍进第二方面語言科学表現在“語文教育”方面的問題。最后,对于語言科学大躍进的方式方法,簡單提一点意見:文改会、科学院語言所、全国高等学校的語文專業(包括师大、师院、师專)以及全国中小学語文科教师,必須全面大协作,組織研究力量,解决实际问题。对领导方面,希望有个大躍进的合理調整,調整好,就有利于全面大协作。調整的要点在于“合理分工”。假如分工不符合于工作者的專長,“潛力”就难發揮;符合了,潛力自然涌現。語言專家不是保留着一手潛力,有些是攤子沒有摆得恰当,就沒有發揮出来。可是語言專家方面也要自己善用其“專長”,不可离开自己的專長来搞別的,壟斷別的,扩大“个人主义”,建立“本位主义”,發展“分散主义”。要拿專長来“合作”。語言專家都能拿出个人的專長来集体合作,就可使語言科学、語言教育的質量和工作效率,全面提高,全面大躍进。我这最后一点关于大躍进方式上的意見,可概括成一付对联:“合理分工,潛力涌現;專長合作,效率提高”。这样組織力量,全面协作,还只是大躍进的方式;至于大躍进的方向,可以在这对联上安上一塊四字匾額,就是“結合实际”。

章 愨

今天在座的許多同志都是語言學界的權威,我只是一个門外漢,今天是以个人的資格来参加这个会,現在也只以个人身分發言,不对的地方,請大家批評指正。

我們每天都在以欢欣鼓舞的心情,看到全国工农业生产大躍进的消息不断傳來。这个大躍进,不單是打破了我们历史上从来没有的先例,而且也打破了世界各国的先例,躍进的速度和規模,在世界上也是从来没有过的。根据社会發展規律来看,特别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發展規律来看,生产的發展必然要帶動文化教育的發展,現在的事实就証明了这一点。今天,在生产躍进的鼓舞下,我們已經看到了文化教育躍进的苗头,比方河南就在以空前未有的速度普及小学和中学教育,扫除文盲。大家已經看到,有些地方在很短的时期以內就建立起許多小学和中学。这就是生产躍进必然帶動文化教育躍进的生动事实。

文化教育跟語言文字是密切相关的,文化教育的普及必須以語言文字做工具。因此,文化教育既然随着生产的躍进而躍进,語言文字的科学研究工作也必然要随着躍进。現在的問題是,我們是不是跟得上,我們應該怎样跟上?文化教育的大躍进时語言文字的科学研究工作有什么具体要求?我想可以从三方面来談談:

1)要配合文化教育的躍进,我們必須加快进行文字改革,使人民大众容易掌握祖国的文字。人民大众

只有掌握了文字才有可能掌握科学、技术。汉字固然能使用,但是,掌握汉字的整个过程并不符合多快好省的要求。2)目前正在学文化或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初步能使用汉字的人,他们并不满足于所学的知识,还希望学到更多的文化知识,因此,他们迫切需要我们供给一些必要的工具书,一些进修的方法,可是我们没一套比较好的东西教给他们。学生既是这样,人民大众就更不用说了。现在的形势是,旧的已经不大适用,新的还没出来,这就迫切需要我们赶快跟上。3)要求把我们的汉语研究工作提高。说得具体一些就是要求加速现代汉语规范化的工作。我们过去这方面的工作进行得太慢了,比如,有人问我们:语音和读音的问题怎样解决?词彙方面究竟哪些算普通话的词彙,哪些算地方词彙,哪些词已经上升到普通话里来了,等等。我们很难回答。推广普通话的工作我们虽然有了显著的成绩,还需要在已有成绩的基础上大力推广。

要实现以上三点要求,我觉得必须具备几个先决条件:首先,要明确语言研究应有群众观点。我们许多语言科学工作者,过去搞研究工作完全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对待一些有关语言文字的重大措施,也常常爱用自己的尺度来衡量,比如,关于简化字问题,有的专家没有认识到人民大众需要大批简化汉字,总是从个人喜好来批评某个字不好,某个字如何。语法问题的讨论也是这样,各执己见,喋喋不休,不为人民大众解决语法用字的问题。弄得中小学教师很有意见。这就是严重脱离群众需要的表现。我们仔细检查一下,我们的研究计划究竟有多少解决了人民群众的实际需要?第二,科学研究工作要结合实际,要围绕着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进行。我看科学规划委员会所掌握的1958年哲学社会科学20条中语言学部分,有些项目值得考虑,凡是目前不急切需要的,可以暂缓进行。第三,我认为今天有必要把语言科学的普及工作列为首要任务。然后在普及的基础上重点提高。我们的语言科学工作者不应该做“梁上君子”(这里所谓“梁上君子”是高高在上的意思),应该做下地的神仙。神仙下凡,为人民大众服务才能够大显神威。只有把语言知识普及了,才可能在普及的基础上逐步提高起来。否则,我们的提高是没有基础的。

高名凯

我代表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教学工作的同志们说几句话。我们在全民生产大跃进的高潮中,已积极参加了当前的双反运动。在运动中,大家开始发现了已往所做的事情缺点很多,根据同学们提的意见和自己的检查,已经初步认识到,这些缺点的产生跟我们思想上、政治立场上存在着的問題有密切关系。我们过去有严重的名利思想,我们的政治立场没有很好解决,大家在工作学习中一团和气,各搞

各的一套,严重脱离实际,脱离学生需要的实际,脱离语言科学在当前国家建设中需要的实际,也脱离了两条路线斗争的实际。我们也有厚古薄今的情况,也有认为普及工作不是科学研究工作的错误思想。这样,我们的工作当然就不可能做好。

目前我们还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阶段,我们已经认识到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先来一个跃进,作为基础,使得我们能够随着全国工农业生产的大跃进在工作中也来一个大跃进。今天我们还不能详细做出应当怎样做的决定,我们只能根据大家提出的意见,初步综合了八条工作跃进规划的原则,先向大家报告一下:

- 1) 协助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好现代汉语中型词典。
- 2) 进行汉语词彙学的研究。
- 3) 进行新文字拼写的研究。
- 4) 在科学研究工作中着重直接或间接与当前生产实际有关问题的研究,如文字改革、现代汉语规范问题等。
- 5) 介绍苏联语言学理论(包括苏联有关汉语的科学研究),并为中国科学院科学情报研究室作有关科学情报的工作。
- 6) 根据生产机关的要求,培养新生力量,使能切合实际需要。
- 7) 认真研究教学计划中有关语言方面的课程,并为各课程编写教材。
- 8) 接受科学规划委员会或其他领导机关所交下的工作。

以上八条意见只是原则性的,我们每位同志将进一步制订个人规划。

此外,我们还要向语言学界提出几项建议:

- 1) 研究汉语修辞学,汉语风格学,解决文风问题。
- 2) 研究汉语词彙学,设立专门机构负责编纂各种词典,包括词源学词典。
- 3) 汉语各方言语法及各方言词彙的研究。
- 4) 以汉藏语系各语言为基础,进行普通语言学的研究。
- 5) 组织全国力量,进行苏联语言学著作的翻译。
- 6) 组织人力,发挥潜力,调整人力,使语言科学的研究工作能更有效地进行。

最后,我代表北京大学几位担任《中国语文》编委和常务编委的同志说几句。

我们过去在担任编委或常务编委的期间,没有尽到本身应负的职责,这是很大的缺点。我们今后一定要尽力使《中国语文》能成为一个很好的刊物。有关《中国语文》如何编好的问题,我们一定积极参加讨论。

程鎮球

根据北京外國語學院在雙反運動中所揭露的情況來看，西方語言的科學研究工作，如果要來一個大躍進，首先要解決科學研究工作的方針、路線、綱領。科學研究工作的方針過去不是沒有提出過。領導上曾多次提出科學研究必須密切結合教學實際，必需在結合中國實際情況、學習蘇聯先進經驗的基礎上進行，但是，實際上這個方針並沒有得到很好的貫徹。

是什麼東西妨碍上述方針的貫徹呢？第一，許多教師在不同程度上有個人名利思想。有的教師為了個人的業務提高，為了自己快些提級，不去鑽研教學中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而是抓住一兩個詞，做出長達五六萬字的科學論文。人家勸他精簡些，少談些歷史發展，他堅決不肯。有的教師為了稿費，不管教學，拼命翻譯；有的教師對教學中的問題沒有興趣，閉門著書，非三百頁不寫，而且不願把著書放在教研組集體研究的基礎之上，而只企圖名利雙收。也有教師，自己教的是口語，但是為了成名，“出奇制勝”，寫了《莎士比亞與京劇》的科學論文，並且要求學校請全北京研究莎士比亞的學者和京劇工作者來討論他的文章。第二，不少教師做科學研究工作完全從個人興趣出發，不服從集體需要。有的教師教“閱讀課”，但是對怎樣教好課研究很少，卻熱衷於研究結構主義與機器翻譯。第三，不少教師有濃厚的資產階級學術思想，為研究而研究，輕視實踐課，理論上言必稱歐美，特別在蘇共二十次代表大會以後，學習蘇聯更不起勁。在各種理論課方面，如理論語法、詞彙學、文法論等，只在第一章緒論中機械地引証斯大林著的《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的片言只字，而在講稿中大量運用資產階級所謂權威的著作。

個人名利，個人興趣都是為了個人，不是為了集體，脫離實際地為研究而研究是唯心的，不是唯物論的。這些都是資產階級思想在科學研究工作中的具體表現。這些思想任其泛濫，就不可能貫徹正確的科學研究方針和路線。唯心的、為了個人而進行的科學研究，其結果是出產了不少廢品和質量低劣的成品。有些科學論文，只能長期地在資料室裡睡覺；有些錯誤很多，流傳之後還會起消極作用。而且，更嚴重的是，這樣的科學研究工作是深入不下去的，北京外國語學院的科學研究工作一度開展後又冷落下來，這就是一個有力的證明。

以上事實，充分說明科學研究工作必須結合實際，必須用馬列主義來指導，必須堅持正確的研究路線。要做到這一點，先決條件是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知識分子如果不通過這次偉大的雙反運動，在思想上來一個大躍進，那麼，在科學研究工作方面就不可能在質

與量方面來一個大躍進。其次，科學研究工作必須在黨的堅強領導下進行。過去黨就明確地指出了科學研究的正確方針和路線，但是我們由於思想水平的限制，認識不深。這次雙反運動，生動地把資產階級科學研究的危害性擺在我們的面前，黨又一次給我們指出了科學研究的正確方向。第三，今後科學研究工作需要通盤規劃，協力合作。目前外語教學在全國範圍內日益開展，黨中央也極其重視外語教學，我們希望有關領導部門，加強領導和規劃，使我們外語工作者在全國大躍進聲中、在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事業中，充分發揮自己的一分力量。

孟復

剛才發言的同志都提到政治是統帥，政治是靈魂，在這次雙反運動中，我對這兩句話有了初步的認識。我認為，外語教學要大躍進首先要解決思想問題，也就是說，首先要肅清一切資產階級思想。因此，我們這些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首先要全心全意投身到這次偉大的雙反運動中去，撿掉自己身上的資產階級思想，以及一切歪風邪氣。但是，解決了思想問題，還要拿出一定的辦法來，否則大躍進也要落空。

這裡我想就個人的看法談談外語學院的培養目標問題。過去，外語學院是培養國際事務中的翻譯幹部。過去這段時期內這樣的培養目標是切合實際的。目前客觀情況有所改變，因此培養目標就有重新考慮的必要。據說從今年起，初中將設置英語課，那麼，可以預見不久將需要大量的英語師資。可是如就西班牙語而論，今後的師資的需要幾乎沒有，卻特別需要有一定數量質量較高的翻譯人材。因此，時至今日，不同的語文專業必須及時規定切合實際的培養目標。培養目標不明確，就不可能訂出切合實際需要的教學計劃來（包括學制、課程設置和每周授課時數等等），也就無法訂出教學大綱，教材也就無法選定，整個外語教學也就難於走上正軌，畢業生的口徑也很難對準。這種情況反過來又影響在校學生的學習情緒。因此，外語教學要大躍進，必須明確培養目標。當然，要解決這個問題，首先還是要解決思想問題，事實上有些教師就不願培養中學師資。因此，教學究竟是為了個人興趣或個人成名呢，還是為了滿足當前國家的需要呢？這兩個問題不解決，規定培養目標時就會叫國家的需要來服從個人，就不可避免地要脫離實際，這樣也就談不到躍進，更談不到大躍進了。

最後談一談科學規劃委員會所提出的有關西方語文的項目問題。規劃里提到要編寫工具書和教科書，我覺得這是切合實際的，也是面向群眾的。我完全贊成。西班牙文系的力量很薄弱，但是也願意在這次語言科學的大躍進中盡我們的力量。

陆志章

我只谈两点感想:

1) 今天这个会我盼望很久了,希望这只是一个开端,今后语言学界的同行能时常见面。以往,我们那怕是在同一个机关做事,同一个委员会做事,都可以思想不见面,老死不相往来。我希望这次整风,能把我们这一类的航脏的东西一古脑烧光。拿今天这个会来说,我想,如果没有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来召集,大家还很难见面。因此,我希望党还要拉我们一把,让我们更进一步团结起来。

我们以往闹意气,归根到底是权威思想、名利思想、宗派作风等等作祟。我们可以想想,语言学界这几年来在工作中所遭受的困难是哪里来的呢?可以说就是由名利思想而来。有的人名多于利,有的人利多于名(当然我个人也在里面)。名利这一关是能够过的,如果不能过,也就无法过社会主义这一关。这次整风就是思想改造,就是要我们过社会主义这一关。党和人民这次对我们的要求,远比1952年思想改造对知识分子的要求深刻得多。我们许多同志能过民主主义革命这一关,还得要大努力才能过社会主义革命这一关。前天听了彭真市长的报告,他说,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必须下定决心检查自己,听取意见,无所谓丢脸不丢脸。我觉得我们只要下决心,以后大家常见面时,互相批评也就能很自然了。希望领导上给我们机会,让大家能常常见面。特别是我们语言所的同志更应该常常出来,听听大家要求我们的是什么。

2) 语言研究所在整风运动中究竟发现了哪些使我们不能跃进的原因呢?有两方面: a) 资产阶级名利思想、架子等等; b) 工作方法老一套。这样就使得我们在业务上,对研究题目的提法不当,目的不明确,要检查工作自然就有困难,要跃进不知道跃进到哪里去,因此也不大敢跃进。

1956年制订远景规划,要赶上世界先进科学水平。语言科学方面,规划的内容是无所不包的,只能说是远景,够不上一个很具体的计划。当时既没有给语言学界分配具体的工作,更没有建立一个机构来负责推动业务,调整力量,检查工作。两年来,语言学界虽然做了一些工作,我认为没有充分发挥力量。

现在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还没有成立语言学专业小组。小组成立之后,我们应该有机会坐下来在一起谈问题,毫无保留地提出来目前语言学界最迫切需要解决的大问题究竟是什么;哪方面担任哪一类的题目。我认为统一机构的设立很重要;有统一的组织领导,才不致浪费人力,才能分工合作,才能在指定的业务上切切实实地、毫无顾虑地订出跃进的计划来。语言研究所正在制订第二个五年计划。按目前的情况,很难本着陈伯达同志提出的“厚今薄古”的方向,

规定具体任务。我以为这是很严重的问题。

王力

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学方面的初步规划,刚才已经由高名凯先生说过了。现在在我的发言,只是在红与专的问题上,发表一些个人的意见。

许多科学家并不是没有红的愿望,但是当他们主观认为红与专有“矛盾”的时候,也就舍红取专。我自己就是这样的。去年六月七日我在人民日报发表一篇文章,主张在高等学校少搞运动,要“宁静以致远”,那就是没有认识到政治是统帅,政治是灵魂。去年假如不搞反右斗争,就不能捍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没有了,还有什么科学研究?搞科学研究是为谁服务的呢?今年假如不搞双反运动,就不能像现在这样大跃进,大运动正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正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最好方法。我现在觉悟到少搞运动的看法是极端错误的。在这次双反运动中,我们必须烧掉“五气”,同时也要烧掉我们的个人主义。

魏建功先生提出了“知识公有”的口号,我们应该响应他。如果真正认识了“知识公有”的深刻意义,语言学界的团结合作就完全不成问题。“知识公有”了就不会再有门户之见,就能发挥集体力量,来一个大跃进,多快好省地做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所提出的语言学方面的一切任务。

由于很少人评论语言学工作中的思想性问题,使许多人产生一种错觉,以为语言既然不是上层建筑,语言学就不像文学那样容易出漏子,容易犯思想上的错误。实际上目前中国语言学存在着来自封建思想和来自资产阶级思想的各种不同的唯心主义,需要进行斗争。我们如果不加强学习,不改造思想,也就嗅觉不灵,不能辨别语言学中的香花和毒草。

根本问题是一个政治立场问题。我们如果能“兴无灭资”,语言学工作中的思想性问题可以迎刃而解。如果不能“兴无灭资”,就只能搬弄教条,不能解决实际问题。我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是严重的,我愿意和同志们共勉,彻底改造自己,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

傅懋勤

现在语言学界存在着两个障碍:

1) 瞧不起人,怕得罪人的坏毛病。瞧不起人就自以为是,不虚心接受别人的意见,就会爱面子,不能当众认错。怕得罪人就不能对别人的缺点、错误提出意见,特别是对别人在学术上的弱点和错误,不肯批评,但是背后里却毫不客气,无微不至。只要这种坏毛病存在一天,在同志们中间就不能思想见面;不能思想见面,就不能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没有批评和自我批评,就不能正确地展开学术争论,也就不可能在语言学方面兴无灭资。

2) 反集体主义的思想。现在语言学界单干户多,合作社少,表面上有集体工作,但是在不少的集体工作中还存在着单干的思想作风。只要有反集体主义思想,就会过多地考虑自己,最多只看见自己的小圈子,看不见广大人民群众,把个人兴趣放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之上。例如,语言学术语到现在很混乱,给许多青年人的学习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和时间精力上的浪费。我们为什么不能先把语言学术语统一起来呢?这并不是一件难事,只要大家有决心多考虑一下多数人的利益,就能做到。几年前我曾经对吕叔湘先生提出这个问题,吕先生说很困难。我想现在应该解决这个问题了。又如,汉语语法系统也是莫衷一是。语法学家可以坐下来谈谈,订出一个比较适合人民大众的语法体系。当然在学术刊物上和学术讨论会上,可以提出不同的体系并加以争辩。

以上两个障碍,归根究底还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不搬掉这两个主要障碍,我们语言学界就不能实行大跃进。我坚决相信,我们能够搬掉障碍,而且我们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正在搬。在搬掉障碍的同时,我们已经初步制订了一些跃进项目,现在先向同志们汇报一下。

1) 思想方面:原无计划,现在跃进计划是:a)加强团结,思想见面,在自我批评的基础上,开展互相批评。通力合作,发挥集体主义精神,防止各自为政,互不通气和集体单干的不良倾向。b)关心时事政策,努力学习政治,认真钻研业务,积极参加劳动锻炼,彻底改造思想,永远做又红又专的左派科学家。

2) 帮助需要创制文字的民族完成文字的设计工作:原订1958年底以前基本完成,1962年全部完成。现决定1958年底以前全部完成。

3) 帮助不创制文字的民族选定现有对他们适用的文字:原订1962年全部完成,现决定1959年底以前全部完成。

4) 帮助需要改革文字的民族完成文字方案的设计工作:原未定期,现在计划1960年底以前基本完成。

5) 少数民族语言和汉语的比较研究:1958年到1962年完成藏、维吾尔、哈萨克、朝鲜、凉山彝语和汉语的平面比较五种。现决定增加僮、布依、傣、卡佤、景颇、载佻、傈僳、拉祜、柯尔克孜、塔吉克10种,共15种。

6) 语言调查报告或研究报告:原订到1960年写成若干种,未定种数;现订1959年底以前完成30种。

7) 少数民族语文简况:原订1965年前写成一本《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概况》,现订1959年底以前增加30种单独的民族语文简况,1958年完成8种。而且打破陈规,完全用业余时间编写。

8) 培养研究实习员:原来缺少明确要求,现在各

研究组负责人加强本组研究实习员的培养,保证在三年内全所至少有百分之七十的研究实习员(包括汉族和少数民族干部)达到我所研究实习员培养办法第一项的要求。

我们现在正在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和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领导下,举行第二次少数民族语文科学讨论会。会议准备在总结过去工作的基础上,研究制定一个解决全国少数民族文字问题的大跃进规划。我们向党保证,一定加紧改造自己,并团结各方面的力量,鼓起革命干劲,面向社会主义奋力前进。

白 銳

我国长期处于落后状态,解放前在研究亚非各国语言方面,做得非常不够,有许多地方几乎是白点。解放后在党的领导下,这方面工作得到很大的发展,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目前在北大东语系已经开设了十一个国家的语言,八年来培养出的,或者正在培养的干部超过五百人。我们的成绩是大的,在这里不想多讲。现在我想就今后如何大力培养研究亚非语言的青年队伍问题,谈谈自己的意见:

1) 加强领导,加强各单位的协作。

我感到需要大力开展研究亚非各国语言的工作;我们年轻人在成长的过程中,也需要各方面的大力帮助和正确指导。从目前情况来看,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我们的工作得不到其他单位的帮助和支持,语言研究所、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不管我们,其他单位也不管我们。从指导语言研究的几种刊物来看,《中国语文》不管,《西方语文》不管,《语言研究》更是不管。一些研究单位过去也没有大力开展这方面工作,去年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接受了两名北大东语系朝鲜语科的毕业生在工作,因为没有导师,现在仍旧回到北大进修。据我了解,在研究所里只有一些1952年的《朝鲜妇女》杂志。由此可见,我们对研究亚非各国语言还是非常落后的,同时重视得还不够。前几天我们听到科学规划二十条的报告,其中把研究亚非问题列入重点项目,我们感到非常兴奋。我觉得过去工作最大的缺点是缺少统一的领导,没有一个组织把研究亚非问题的单位统一地抓起来,让它发挥作用,今后希望成立专门机构,统一规划,把分散的力量集中起来,把分散的研究项目纳入国家的计划,这样才能发挥集体力量,大踏步前进。我们需要积极研究亚非各国语言,它是增进亚非各国人民间的友谊,沟通各方面的关系所必不可少的工具。就目前研究情况来看,它与我国祖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极不相称的。旧中国给我们留下的遗产很少,所以除了统一领导、加强协作以外,还需要大力培养新生力量。我们希望领导加强这方面的工作,在不久的将来,造成一批研究亚非各国语言的青年队伍。

2) 大力培养现有的青年干部。

東語系畢業的學生不算少，現在分布在各個單位；但是他們出去工作以後，語言的水平不能得到迅速的提高，有的甚至一天一天忘掉。在對外聯絡部門有不少的外語幹部，他們最忙的時候是紅五月和十月，據我了解，他們除了幾個月的招待外賓工作以外，尚有許多時間可以充分利用來提高外語水平，但是領導上抓得不緊，重視不夠，使許多時間白白浪費掉。這實在可惜。另外，我認為有些部門還沒有苦幹十年，培養出研究亞非語言幹部的決心。他們需要我們的時候，就給東語系打個電話調人，我們系從教授到低年級學生屢次都被調去工作，劉林瑞副教授幾乎是長年在外。這種做法似乎是滿足了目前需要，但是從長遠來看，終久還不是個好辦法。我們希望領導能定出長遠規劃，首先把現有的幹部培養成為具有更高水平的語言工作者。

3) 紅專問題。

過去我以為青年幹部不需要再紅了，需要的只是知識和科學；現在看起來是錯誤的。就以包括我在內的周圍幾個年青同志來看，在搞業務進修和科學研究上，也是在那里單幹，有人說我們的系、教研室名為集體組織，但是每個成員卻是單幹戶。他們搞自己的進修和業餘翻譯很起勁，可以做到多快好省，而對集體的事業，與教學有直接關連的研究工作卻一拖再拖，不能很好完成。又如這幾年來，自己也倒是費了九牛二虎之力，但是研究出的東西畢竟還是一些枝節的、皮毛的東西。我深深地体会到單幹是一種不良的傾向，實質上反映了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的兩條路線和兩種方法的鬥爭，我們如果不能打掉資產階級個人主義，就不可能使我們的語言研究工作大力開展。另外，我原以為研究工作中“厚古薄今”的思想只是老年人才存在，其實不然，在年青人中也有不同程度的表現。我的幾個同學在國外學習，目前我國更為需要的是現代的東西，然而他們卻熱中於搞古代語言。去年我花了一年多的時間寫了幾篇關於現代朝鮮語的科學報告（當然，質量还是很低的），其他教師看到之後，有的人說：“這是口語的堆積，我開一個夜車就寫出來了。”這樣就把研究現代的東西一筆抹殺。這類例子很多，不再一一列舉。總之，我感到在培養青年幹部時，指導思想是十分重要的。我們要的是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的指導思想，研究的目的是為了社會主義，我們絕不要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思想來指導我們的事業。我們每一個青年迫切地需要成長，殷切地等待着各位導師的幫助，我們有朝氣，有幹勁，有一顆頑強的心，只要是引導得對，教導得好，我們就可以在祖國的土壤上開滿燦爛的花朵，長出豐碩的果實。現在祖國正在萬馬奔騰，向着社會主義高歌猛進。我們決心要做又紅又專、紅透專深的青年語言工作者，我們決心把全部力量和智慧獻

給研究亞非各國語言的工作上，我們表示要同年長的同志一道，在語言工作上來個大躍進！

馬 堅

1) 個人規劃與國家規劃相結合。國家規劃是在黨的領導下，為實現社會主義建設，根據統籌兼顧、合理安排的原則而制定的，所以是最全面的。這個規劃的實現，有賴於全國人民發揮最大的積極性和創造性。科學方面的規劃，必須全國的科學家通力合作，盡最大的努力，用多快好省的方法逐步完成這件光榮而艱巨的任務。每個科學家的個人規劃，必須與國家規劃密切配合起來，不可以再強調個人興趣，而不顧祖國的實際需要，這就是我們紅與專的正確道路。這樣分工合作，才不會各幹各的。才不會許許多多人搶着幹同樣的工作，浪費人力、物力和寶貴的時間，同時又使許多該做的工作成為空白點，誰也不願意做。

通過雙反運動，大家的覺悟都提高了，願意在工作中來個大躍進，這種願望的實現，必須有一個物質的保證，特別是工作和時間的矛盾，因此，我認為嚴格的分工和協作是大躍進的先決條件。

2) 怎樣把知識交給青年人。舊中國遺留下來的專家，是少得可憐的，比起祖國的實際需要來，還距離得很遠。因此，培養大量青年幹部的責任，就落在這些少數專家的肩頭上。他們的任務是深入淺出地編寫各種教科書，把大批大批的青年人循循善誘地引到又紅又專的道路上去。令人遺憾的是，許多專家都喜欢做些脫離教學和脫離實際需要的科學研究工作，看不起編寫教科書的工作，暗暗地把這件重大的工作，交給青年教師去做。有的青年教師編出來的教科書，大半是淺入深出的東西，使學生在學習中感受困難。教學質量怎樣提高呢？

我還記得蘇聯二十次黨代表大會上，赫魯曉夫同志說過，在十九次代表大會和二十次代表大會期間，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出版，是一件大事。由此可見，編寫實際需要的教科書是一件大事。不是一件小事。科學家們應該重視這件科學工作。

過去不把編寫教科書的工作當做科學研究，我認為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英文、俄文、和英、法、德文都需要編出切合實際需要而且具有高度思想性和科學性的教科書，各種東方語文的教科書更是迫切需要。我建議組織各方面的力量，着手進行編寫教材的基本建設。

3) 教師如何永遠跟着學生走。學生們在學校里，只能學習一些基本知識，畢業後在實際工作中，需要繼續深造，他們在進修中往往遇到一些自己不能解決的問題，需要先生的幫助。

教師如何永遠跟着學生走呢？那就是編寫內容丰

富、解釋詳明而且正確的字典、辭書，供青年人參考，幫助他們解決在工作中和進修中碰到的困難問題。

全國人民需要各種語文的字典、辭書，而這件科學工作是語言科學家應該做，而且能夠做的一件科學工作。學生們得到一本好字典，就等於教師隨時在身邊，永遠跟着他走。

曹伯韓

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掌握的1958年哲學社會科學重點項目中語言學部分，我認為第二“現代漢語和現代漢語規範化”、第五“中國各少數民族語言的發展，各少數民族文字的創制和改革”和第六“世界各國語言，特別是亞非國家的語言（包括古代語言）的研究”這三個題目應該是最解決實際問題的。這三個題目中，我以為最重要的是“現代漢語規範化”，而漢語規範化問題，又應當以“漢語拼音文字（正字法和其他有關問題）”的研究為中心環節。雖然拼音文字還不到實行的階段，但是，我們不應該把拼音文字的研究看成是將來的事。拼音文字能不能早日實現，決定於我們今天對拼音文字的研究是否能多快好省。如果能多快好省，拼音文字的實行是可以爭取提前實現的。因此，我認為我們進行現代漢語的研究，應該以解決拼音文字中存在的問題為中心。漢語拼音文字的研究，必然能反映漢語中的一些情況。“漢語規範化”所包括的其他項目如果都能圍繞這個中心進行，調配人力就比較易於解決。

其次，關於語法研究的體系問題。語法研究中存在各種體系，我認為這是很自然的事情。過去中國的語法研究，沒有什麼傳統，受外國各種學派的影响甚多，影响不同，使研究的人形成了各個體系。但是，我覺得各種體系應該也必須逐步統一起來，否則語言科學研究工作要求結合實際就會發生困難。比如剛才有同志提到，學校教科書的編寫就有這種困難。現在中學《漢語》課本的體系，只是北京有數的幾位語言科學工作者共同承認、共同建立起來的，雖然如此，已經產生了一個良好的開端，同時，也已證明這樣做是有好處的。因此，我認為我們的領導組織，要設法讓全國的語文工作者的意見集中起來，把各家的看法或研究成果，採取求同存異的辦法，把大的、共同的先統一起來。語言規律是客觀存在的，語文工作者也不能完全憑自己想象造些出來，可以肯定的應該肯定下來。過去造成體系分歧、各持己見的原因之一，是各人有各人的看法，有的只是看到了一方面，如1956年的青島語法座談會就沒解決什麼問題，各說各的，沒有交鋒。今後應該改變這種情況。只有這樣才可能躍進。

田寶齊

北京大學俄語系全體同志有一個建議，希望語言研究所把外語研究列入工作範圍。我們從科學規劃委員會掌握的1958年度20個項

目中，看到語言學項內漢語部分列得比較詳細，而外語部分只簡單幾條。當然，漢語應該是我們最主要的研究方面，但是，外語所占的比重好像太少了。拿北大俄語系的情況來說，我們深感力量薄弱，培養的人材質量上遠遠不能滿足當前實際需要。可能別的單位也有類似情況。可是，我們從國際上的要求來看，比如蘇聯今年要召開斯拉夫學會議，就要邀請我國派代表參加，而我們在這方面還十分年輕。如果要很快趕上國際水平，沒有一個統一的機構來組織力量，那是不可能的。語言研究所掌握整個語言學界的情況比各高等學校或其他單位都要全面些，如果能把外語研究部門建立起來，有關專家講學，出國事宜等都可統一辦理了。因此，我們建議語言研究所必須擔負起火車頭的責任來。

郭麟閣

我想談兩點：1）外語的教學和研究工作能不能躍進。肯定地說，社會科學隨着全國工農業生產大躍進而躍進，外語的教學和研究工作也一定能躍進，而且也必須躍進。但是不可諱言，我們西方語文的科研工作還是比較薄弱的一環。雖然在舊中國的大學里面，學習西方語文已經有幾十年的歷史，有些人也有相當造詣，但是從事研究的人畢竟為數很少。真正說得上開始有系統地研究，還是解放以來的事。解放九年來，西方語文的研究有一定的成績，能這樣，主要是我們學習了蘇聯先進的馬列主義語言學理論和方法，也學習了蘇聯大學的外語教學計劃和教學大綱，以及研究方法，等等。此外，還接觸到了一些新的科目，如詞彙學、理論語法、文體論等。最初，我們對這些新的學科是十分陌生的，隨後还是在黨領導下，全體同志通力合作，才做了一些事情。上述這些課目北京大學、南京大學、外語學院等單位都已先後開設了或準備開設。雖然如此，總的說來，距離實際需要還是很遠的。但是，在今天的形勢下，我們十分樂觀，我們絕不甘落後，我們一定要爭取上游。

2）我們怎樣躍進？我認為有三方面：a）建立統一的領導。語言研究所沒有外語研究部門是很可惜的，進行社會主義建設西方語文還是需要，語言研究所可否考慮設置一個西語部，如果現在條件不成熟，科學規劃委員會可否在語言專業小組里設立一個西方語文小組（小組下的小組）。b）1958年語言學重要項目中西方語文類有編教材編字典的計劃，我覺得範圍還可擴充一些，比如法漢辭典是迫切需要的，建議集中人力進行；此外，似乎詞彙學、理論語法、歷史語法、文體論等科目也應列入計劃之內。c）協調問題。我認為，無論是由科學院或科學規劃委員會來做組織領導工作都好，應該先進行調查全國的外語人材，然後合理使用，合理分工，這樣才能發揮最大的作用。

王佐良

我想接着郭先生剛才的講話補充几句。

首先，我認為又紅又專在西方語文系的教師說來，比漢語方面的同志尤為重要。因為，西方語文的教材，多半是選自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資產階級作家的作品，有的雖然是進步作家，但是基本上也是屬於資產階級範疇的。學生看的書往往是《傲慢與偏見》《簡愛》等等。教員在教課的時候往往只注意課程的語言，而不批判其內容，因此，學生在學習過程中無形中受到很大的影響。這是十分危險的。

其次，西方語文的教學方法存在着脫離實際的缺點。教學方法沒有很好的研究過。有的教師只願做一些教學法以外的研究，結果是本科的教學不被重視，教學質量大打折扣。教師既不紅又不專，培養出來的學生能又紅又專嗎？因此，西方語文的教學問題是值得注意的。蘇聯的外語教學是世界上最先進的，我們有必要再掀起學習蘇聯的高潮。

第三，幾種語文刊物希望能由科學規劃委員會統一領導，加強刊物之間的聯繫。語言科學中既發現了許多缺點，這些缺點自然會反映到語文刊物上去。比方刊物的內容脫離實際，有資產階級思想，為少數人服務等等，都說明刊物也應該躍進。我們辦了一個《西方語文》，問題也不少，希望能多得到外界的關心，特別是語言研究所的指導和幫助。這個雜誌跟《語言研究》、《中國語文》、《俄語教學》等應如何聯繫配合，值得研究。

我同意高名凱先生代表北京大學中文系同志提出的規劃內容之一，希望語言學界進行風格學的研究，修辭學的研究。當然風格問題最終是一個思想問題，要寫好文章先要改造思想，其次才是風格，修詞問題。我們特別要對當代語言大師如毛主席、魯迅先生的文章風格進行研究。這樣的 research，不僅對學生寫作有幫助，就是對社會上的人們學習寫作也有幫助。

葛信益

我要向語言學界提出幾點建議也是呼籲：1) 語言學方面的教科書如現代漢語和語言學概論等的編寫不要再拖了，希望1958年准能完成。沒有統一的教科書，在教學的過程中會發生不少問題，比如象剛才呂叔湘同志說的，大家都在編內容大致相同的講義，可又不完全一致；各編各的也浪費人力。我完全同意這些話。同時，還希望把中等學校里的漢語課也明確起來，一方面要明確語言、文學是分是合。如果合了，漢語怎么講？講什麼？過去的《漢語》課本還要不要？因為現在我們師範大學學生要求大學里所教的跟中學里所用的最好一致。中學課本不確定，就很难一致。這也應該引起教育部注意。2) 語言學界同志彼此交流經驗的機會太少，希望同行能常有機會交流經驗，特別是教同一學科的同志尤其需要。

過去，大家雖同在北京，卻極少能在一起談談，希望今後能改變這種情況。3) 響應北京大學中文系語言組同志們提出的初步規劃的第八條：接受科學規劃委員會和其他領導機構交下來的任務。師大中文系全體同志通過這次雙反運動，引火燒了自己，越燒勁頭越大，今後願盡最大努力來接受領導機關交下來的任務。

4) 給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貼張大字報：語言研究所在語言學界沒有很好地起到火車頭的作用。1955年開過現代漢語規範會議以後，按說就應該把領導語言學界的責任擔當起來。可是，這幾年語言研究所對外聯繫的工作做得並不好。比如拿語言所對師大來說，同處在北京，但在業務上對師大很少支持，我們要求供給資料，並曾派工作同志聯繫，結果一無所得。《語言研究通訊》初出版時也不送給我們。北大距離語言研究所比較近，聯繫得好一些。但是，師大是否就距離得很遠呢？那麼語言研究所對師大聯繫得少是否就是因為離得遠呢，還是有別的原因？值得檢查。

周祖謨

解放八年以來教學方面經過許多次的改革而且取得了很大的成績。成績的主要方面在於教學內容的改革和具有一定的教學計劃，這是前所未有的事情。不過客觀的情況是不斷發展的，人的認識也必須隨着客觀情況的變化和發展而不斷地改變和提高。在這次雙反運動全民大躍進當中就發現到我們在思想上是遠遠落後於實際了。反映在教學方面就是因循保守者多，而缺乏不斷改進的精神。

北京大學從整改期間以至現在正在蓬勃發展的雙反運動中，學生提出了很多的意見，教師們也發現了許多問題。

(一)就語言課程來說，最突出的一個問題是教學脫離了實際。教學脫離實際表現在以下各方面：

1) 課程的目的要求不夠明確。例如現代漢語、漢語方言學、漢語史各課雖然都開出來了，可是要求並不具體。因此教學的內容是否切合需要就成問題。

2) 傳授知識做得多，培養學生能力方面做得少。因此同學提出許多意見，認為大學教師不重視教學效果。好的學生只記住一些理論，不能聯繫實際。

3) 忽視與當前社會主義建設關係最大的重要問題。例如文字改革問題，語言規範化問題，等等。

4) 與总的培養目標不相適應。在高等學校的培養目標中有中學師資一項。我們在教學中並沒有貫徹這一點。所學的東西是否有用，是否適用都有問題。

5) 忽視學生的接受能力，不注意課程間的銜接。有些課不該重複的重複了，該聯繫起來的沒有聯繫。專門化的課與基礎課也缺乏聯繫。

(二)從這些脫離實際的現象不難想到，培養出來的學生就沒有真正合乎規格，這就是教學當中最大的

浪費。如果說學生完全沒有學得一些東西，那也是不合實際的；問題在於我們的工作遠遠趕不上客觀的要求，今天我們就不能不躍進。

(三)談到科學研究方面，不僅在同一个學校內缺乏共同努力的方向，就是整個語言科學工作者也缺乏共同奮鬥的目標。我所說的奮鬥目標就是語言科學研究怎樣為社會主義服務和怎樣發展我們的語言科學的問題。

(四)語言科學工作者過去幾年內也做了不少與實際問題相關的研究工作，但是步伐是很慢的，問題的研究是淺嘗則止的。過去所召開的“現代漢語規範問題學術會議”、“全國文字改革會議”，對於漢語語言文字問題有了初步共同的認識，在語言教育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我們的研究工作並沒有開展得好。因此在科學研究方面也跟教學方面一樣，應該考慮如何與實際結合。

(五)要躍進首先是思想的大躍進。我們在教學中所以造成脫離實際的現象，其根本性的問題是教學主導思想的問題。教師們存在着嚴重的資產階級個人主義，就不能有高度的責任感，同時個人與集体的關係也永遠搞不好。教師所追求的是個人的名利，只搞業務，忽視政治，在祖國飛躍前進中更看不到應當怎樣去培養年青的一代。反映在教學內容和教學方法中不僅因循保守而且存在着不少的非無產階級的观点和方法，學生在這種情形之下，就走向只專不紅的路上去，為什麼要學，學了為什麼人服務也都置之度外了。這是一個根本問題，只有從思想上燒掉非無產階級的思想，把馬列主義的旗幟樹立起來，明確辦學的方針，培養的目標，我們才能飛躍前進。

(六)思想有了大躍進以後，我們就要在認真學習蘇聯先進經驗並密切結合本國實際情況的原則下，從教學計劃以至教學內容上來一個大躍進。以往所制訂的教學計劃是經過多次討論的，但經過幾年的實施也發現出有許多的缺點。例如只重知識的傳授而忽視對學生語言實踐能力的培養，在語言和文學兩方面都存在着厚古薄今的現象，教學與生產脫節，基礎課之間和專門化與基礎課之間缺乏聯繫等等，都牽涉到教學計劃。因此在辦學方針和培養目標有了共同的認識之後，我們還要展開辯論，在教學計劃方面來一次大躍進。

(七)另外就是人力的組織問題。我們要做的很多，而在不同工作崗位上的工作者並沒有完全組織起來。組織人力適應當前的需要來展開科學研究是非常必要的。在語言科學方面也還有許多空白點，例如語法規範問題以及詞彙學、修辭學、風格學的研究都跟當前整頓文風有關。我們就不能忽略。我們要在科學

規劃委員會和中國科學院的領導下發揮集體主義的精神，一齊躍進。

(八)最後我要提到的一點是在語言科學研究工作中貫徹馬列主義的問題。馬列主義是進行一切工作的指導思想。這幾年來我們很多人都在努力學習馬克思主義的語言學理論，但是可以說馬列主義的旗幟在語言科學的研究中還沒有樹立起來。這是非常重要的問題。要想把馬列主義在語言科學中樹立起來，一方面要批判資產階級的語言學說，一方面還要大量介紹蘇聯在語言學方面的成就。不僅介紹而且要組織起來共同學習。這樣，我們才能使我們的語言科學獲得新的發展。

總之，無論在語言教學或者語言科學的研究工作都必須打破因循保守的現象，從實際出發，認識當前的缺點，不斷發現矛盾，解決矛盾，發動一切力量，在馬列主義思想的領導下共同躍進。(書面意見)

周達甫

1) 對於語言科學情報工作的具體要求，請提出書面意見，交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情報研究室，地址：北京端王府夾道7號。

2) 請專業小組主辦《語言學通訊》，語言研究所及情報研究室協助。

3) 分別成立北京語言學會及中國語言學會。

4) 成立語文出版社，由時代出版社、文改出版社、上海新知識出版社語文部分、中華書局語文部分合併，名稱可以再由大家協商。(書面意見)

魏建功

今天的會開得很好。整個會自始至終充滿了熱情和力量。這種熱情和力量不是表面的，而是發自內心的潛力。大家的發言有批評，有挑戰，也就是很尖銳的大字報。這種潛力的激動，就象徵了我們的大躍進。我想借此談談我的幾點感想。

1) 從大家的發言看，使我体会到兩件事情：a) 漢語的科學研究從來沒有跟外來的影響斷過關係，這是一個好的傳統，我們應該愛護這個傳統。b) 近三十年來語言學的研究，受外來影響很大。解放以來，我們受了蘇聯先進理論的影響，在研究方法上已大大改觀，但是我們還學習不夠。在形勢逼人的情況下，我們語文工作者任務很重，漢語研究並不是冷門。我們應該趕快進行思想改造，趕快跟上形勢。

2) 無可諱言，近百年來，我國處於半殖民地的狀況下，漢語和外語的研究脫節了。今天研究漢語和外語兩方面的同志合在一起，不是有了新中國，這是做不到的。這次會議將成為兩方面研究工作更好結合的開端。今後，語言研究所能幫助各方面掛起鉤來。

3) 雙反運動是自我革命的運動。我們的工作正在邊整邊改的進程中，語言科學的躍進，必須用領導與群眾結合的辦法，大家一齊動手。

各地对語言科学大躍进的意見和措施

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吳玉章主任3月15日向四川省、市兩級机关、团体和駐軍幹部、成都市各級学校教师,以及热心文字改革工作者,作了促进文字改革的报告。

吳老在报告中指出,在文化教育事业大躍进的同时,文字改革的任务是很繁重的。这个任务的具体内容就是:繼續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話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文字改革是人民的迫切要求,我們必需加快脚步,跟上时代。

吳老接着指出,汉语拼音方案批准后应进行的几項工作:第一,要大力宣傳文字改革,宣傳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務,拼音字母的功用和推广普通話的意义。广泛发动群众,减少社会阻力。第二,要推行汉语拼音方案,其中包括学习拼音字母,推广普通話,編印学习拼音字母和推广普通話的通俗教材和書籍,訓練師資,等等。(勞 衡)

湖南师范学院語文系全体師生在科学事业大躍进的口号提出以后,对語言科学躍进的問題提出了不少意見。但由于湖南的双反运动較北京、上海等地迟一步,現在剛剛进入專題鳴放阶段,还没有提出十分妥善的改进办法来。归納起来,主要的有以下几点:

(一)在語言教学方面的一个突出問題,就是如何联系中学教学实际的問題。我們这里是师范学院,所培养的是中学語文教师。对語文系來說,联系中学是一个老問題,可是一直沒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这次把这个問題重新提出来以后,語文系决定采取下面的措施:

1)与中学訂立合同,經常取得密切的联系,深入了解中学語文教学的情况。研究、解决中学語文教学中所存在的問題,加强对校友的联系。

2)深入鑽研中学語文教学计划、教学大綱和教材,汉语教学举例,尽量从中学文学課本上找。

3)加紧編写和修改講义。我們語文系現代汉语講义原与中学汉语課本系統不同,給学生带来了許多困难。語言学教研組現在已抽調了十位教师負責重新編写現代汉语講义,預計在本年暑假以前可以全部完成。对古汉语的講义,也在積極着手修改。

(二)在語言教学上的第二个大問題,就是理論联系实际的問題。过去我系有一些学生反映:“学了語音

不会講普通話,学了語法写文章不通。”这当然不能完全怪教汉语的,不过我系过去在現代汉语教学上的确沒有把理論和实践好好地結合起来,只着重談理論,而不重視实践。現在改进的措施是加强練習。过去講授与練習的时间大約是3:1—2:1,現在爭取1:1。因此对学生的要求也严一些了。比方学了語音,除了要求学生掌握語音基础知識以外,还要求基本上能說普通話。如果口試同教育實習不能講普通話的,就以不及格論。在語法方面,准备尽量結合学生写作来分析,既要从反面說明如何用得不对,又要从正面說明要如何用才算对。

(三)教学方法問題 过去我系对語言教学是大不重視教学方法的,多半是先下定义,后举例子。今后决定重視教学方法,著重貫徹由具体到抽象的原則,即先通过实例然后得出結論来。

(四)教学计划問題 湖南今年的教育發展计划是:社社有小学,乡乡有初中,县县有高中。这就需要大批的師資到农村里去。为了适应农村教育發展的需要,我系决定專科从本周起設双科制(語文附历史,或語文附政治,或語文附外文)。这就需要压縮專業課的时间加开历史或政治或外文。因此决定專科不开語言学概論,就是本科也要减少語言学概論的时数,可把文字、語音、詞彙、語法等部分的内容合并現在現代汉语里講。又古汉语和現代汉语过去都講文字,今后打算只在古汉语里講授。

(五)为了促进語言科学的大躍进,为了加强語言学界的团结,我們希望在湖南也象上海、天津等地成立語言学会。如果有一个学会,我們認為对于語言科学的躍进是能起一些作用的。

(六)对語言学方面的出版情况,我們也有一些意見。比方科学院出版的有关語言学方面的書,我們这里就有些看不到。因为書店認為長沙不是大城市,就不运来。希望能协助解决这一問題,同时希望能出版一些普及語言学方面知識的小冊子。(高子荣 1958.3.24)

南京师范学院語言学教研組最近开了一次会,討論語言科学大躍进問題。

語言学教研組主任施肖丞先生首先發言。他說:我国語言科学也应该大大地躍进,过去的工作太保守了,似乎还停留在收集材料的阶段。收集材料当然是

需要的，但是对于重要的学术問題應該發動大家討論与研究，討論到适当的时候，領導上應該肯定成績，指出缺点。《中国語文》、《語文學習》杂志曾經先后开展关于語法上重要問題的討論（例如詞类問題，主語、賓語的問題，單句、复句的問題），这是好的，但是結果仍然是不了了之。施先生說：科学院語言研究所的領導人似乎有“慢慢來”的思想。

他还認為今后語言科學的方向應該是面向工农，面向大众。高深的語言科學研究的比重，不應該占得过大。要扩大語言科學研究的領域。比方說，江苏一帶今年就要办四千所農業中学，全国更不知要办多少農業中学、工業中学以及其他各式各样的学校。扫盲工作急待全面展开。这类有关六亿人民文化生活的大事，难道不是我們語言工作者應該做的大事嗎？例如，怎样編写适合于農業中学或其他職業学校的語文課本，在教学方法上怎样多帮助这些学校的語文教师，这些，都是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文艺應該走工农兵方向，难道語言科學就可以不走嗎？大家要組織起来，通力合作，不要老是关在学校里各編各的講义。

陈挺生先生除了表示同意施先生的看法外，还说：語言科學躍進的方向應該是解決社会主义建設中所提出的关于語言方面的实际問題，語言科學應該为工農業生产服务。語言科學上窄而深的問題当然要有人去研究，但是應該組織更多的語文工作者研究当前的实际問題。象推广普通話、教学漢語拼音字母，扫除文盲、新型的農業中学語文課中的語言知識的講授等問題都應該着手去研究。陈先生說：高等学校語言課程的教科書，早已組織專人編写，为什么到現在还没有完成？师范学院到現在甚至連統一的古漢語教学大綱都沒有，直接影响高等学校教学質量的提高。有一位先生对陈先生的發言作了补充，他說：提高与普及，專門研究与教学，要密切联系起来。过去有不少專家看不起教学，这是非常錯誤的。將科学研究成果通俗化，也不是容易的事，苏联的伊林就是这一方面的專家。

大家对目前語言科學杂志和書籍的出版有許多意見。叶祥荅先生說：《語言研究》到目前为止，才出了一期（1956年的），据了解，第二期里的某一篇文章，作者在去年8月就將最后校样寄交語言研究所，第二期的广告最近才見报，实在太保守了。别的先生也指出，《中国語文》所登的文章都是零碎的，計劃性不强，也沒有組織广大語言工作者写稿。《語文學習》和《語文知識》在帮助中学語文教师备课方面做了一些工作，但是指导他們系統提高与独立思考方面沒有注意到。

大家認為語言科學專著的出版物尤其貧乏，好的

通俗讀物也不多。老一輩的學者將解放前的旧著改头換面重版，也不作認真負責的修改。

徐復先生以及其他先生都認為語言科學界的團結和協調還要加強。過去有門戶之見，現在應該消除了，但是還是散漫的。各地語文工作者缺乏必要的學術性的組織，因此联系很不方便。

還有些先生說，目前我國的語言學家還不都是干劲十足的。老一輩的語言科學家在以身作則，領導青年科學工作者努力鑽研方面做得不夠。解放后將近九年，老科學家發表的科學論文很少，這很使青年科學工作者失望。

有一位先生說，有些科學家很有知識，就是不肯寫稿，不肯將知識交給人民。例如丁聲樹先生，身為科學院學部委員，解放后人們從未見過他有科學論文公開發表。（編者按：丁先生解放后也并非沒有發表過文章，例如本刊創刊號就有他寫的一篇《談談語音構造和語音演變的規律》。）大家認為，語言學界在批判語言科學研究領域中的資產階級觀點，方法方面很不夠，今后應大力改變這種狀態。（張 莊 1958.3.27）

哈爾濱师范学院漢語教研組在語言科學大躍進的討論中，教師們發表了許多意見。多數教師都認為：

1) 語言研究所有些保守。某些有參考價值的文獻，不應只作內部材料，在研究所內流通；也應向各高等學校語言教研組輸送一部分。語言研究所應大力加強組織、領導作用。要把語言研究工作者組織起來，把某些任務交給廣大群眾。這总比少數人單搞效果好。也唯有這樣，研究所才能深入群眾，去掉官氣，掌握全國語言研究動向，充分發揮領導作用。全國方言調查工作結束後，語言研究所要作出全面總結，對現代漢語重新加以估價，指出总的研究方向。

2) 今后應開展科學研究中錯誤觀點的批判工作。對某些專家的著作，也應作系統的評介和批判。當然，這種工作由著者本人以自我批評、自我檢查的態度來做，影響和成效會更好一些。

3) 語言學界應加強團結和協調。現在語言學界，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很不夠，如某些人討論學術問題，態度不夠謙虛，不夠冷靜，有時鬧個人意氣。今后應該大力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加強團結。

並且還認為：語言學刊物應多發表一些治學方法和進修要領方面的文章。為了語言學界互通聲氣，《語言研究通訊》不應該停刊，要馬上恢復出版。《中国語文》的質量應不斷提高，《語言研究》應改成定期刊物，及時出版。（吳哲夫 1958.3.27）

大力普及語言科学

張志公

祖国在躍进。全国的每一个生产部門，每一項建設工作，都在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以乘風破浪的雄姿向前躍进。語言科学工作也必須打破一切可能有的保守思想，訂出切实可行的规划，与科学工作的各个部門共同躍进，这样才能与祖国社会发展的需要相适应。

为了促进語言科学的躍进，有許多工作要作，大力普及語言科学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

解放以来，由于人民的需要，由于党和政府的重視，由于語言学工作者的努力，語言科学的普及工作已經有了很大的成績。學習語言科学的人，研究語言科学的人，空前地增加；不到十年中間，語言科学書籍的出版，無論在数量上或是在質量上都远远地超过了解放前几十年間的最高水平。

但是，不能否認，語言科学的普及工作作得还很不够，距离社会主义建設事業的需要还相当远。我們不能忽視这样一些事实：当少数的右派分子別有用心地借文字改革和推广普通話的題目向党进攻的时候，頗有些好心腸的人也隨声附和，原因是他們不理解文字的發展規律，看不慣簡化字，不理解文字跟語言的关系，以为改革文字就是人为地改变語言，不理解語言的發展規律，以为普通話和普通話的基础方言都是人为的規定，行不通，一句話，这些好心腸的人缺乏必要的語言科学知識：目前，許多地方的許多人都積極热心地从事推广普通話的工作了，可是其中不少人仍旧視學習語音为畏途，很有些教師認為只有用家乡話講課才能講得好，如果用普通話就会降低教学效果；各級学校存在的一个共同的問題是学生运用語言的能力差，写作水平不高，可是語法教学推行起来困难重重，怎样編教材，怎样教学，都有沒解决的或是解决得不好的問題，不少教師不願意教語法，不少学生不願意学語法；高等学校招生的时候，願意报考語言学專業的人很少，入学之后又頗有些学生不安心學習，畢業之后还有些人不願意从事語言学工作；等等。我們怎样对待这些現象？怎样估計这些現象对文化教育事業發展的影响？怎样分析产生这些現象的原因？作为語言科学工作者，我們不能只看見別人对語言科学不熟悉，應該首先問一問自己是否尽到了責任：語言科学在我国不够普及，不能統統归之于历史原因，虽然历史原因的确有，但是更重要的應該看看自己出了多少力量来改变历史留給我們的缺陷。

普及工作作得不够，跟我們語言科学工作者脫离政治的傾向、脫离实际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有密切的关系。很有些語言学者彰明較著地說过：“普及工作不是我的責任，我是作研究工作的。”不能不承認，當我們計劃研究題目的时候，考虑人民的需要并不比考虑自己的兴趣多些，換一个說法，我們还没有学会怎样把自己的兴趣跟人民的需要更好地統一起来。“厚古薄今”，在語言学界也是一个显然存在的現象。在另一个机会，我曾對我們語法研究工作的脫离实际的傾向提出过意見。^①那里指出的問題，今天依旧存在。通俗的語法書，近年来出版了不少，其中自然不乏佳作；可是一談通俗，往往就只剩下了一張術語表，讀者念过之后，除了記得一些名目之外，用处不大。怎样才能把語法写得既淺显明白又切合实用，語法学家对这个問題是不大有兴趣的。無論如何，通俗的語法書畢竟还出了一些。至于普通語言学，普通語音学，音韵学，詞彙学，修辭学，这些方面的通俗書籍就出得太少了。一部大致够用的漢語詞典，到今天还是千呼万喚不出来。不知道出于一种什么考虑，我們不少的語言学者对于写通俗書是不怎样感兴趣的；有的写了，但是对讀者有多少帮助，群众的反映怎样，專家們对这些問題也远不像自己的学术論文受到別人批評时那样关切。如果說，在我們很多的語言学工作者中間，“科学研究为什么人服务”這個問題还没得到很好的解决，我想这不算給自己扣了过大的帽子。

我不是說所有的語言学者只許写通俗小冊子，不該再作比較專門的科学研究工作。决沒有这个意思。專門的研究工作还是要作，而且要大力去作，因为那也是社会主义建設事業所需要的。但是，我总觉得，在語言学界，普及和提高的关系問題，科学家在普及工作中担負什么任务的問題，都应该很好地研究一下。不說別的，當我們發現进高等学校的学生对于研究語言学不怎么發生兴趣，而进了語言学專業的又往往感到基础不够，教学很困难^②的时候，难道我們沒有焦急之感嗎？我們現有的几百个、几千个語言科学工作者就能

(轉 178 頁)

① 見本刊1957年1月号，拙作《語法研究的理論意义和实用意义》。

② 參看高名凱先生的《漢語拼音方案与語言科学的教學研究工作》，本刊1958年2月号。

改进文風

叶聖陶

改进文風的号召，我热烈拥护。这是思想工作方面的一个重要环节，在全面大躍进的今天，的确应该适时地提出，使这个环节也来个大躍进。

关于改进文風，我已經零零星星写了些意見。主要的一点是無論咱們自己努力改进，或是写文章跟人家討論怎么样改进，首先要認清楚这不仅是語言文字方面的事。写文章，运用的是語言，唯一的工具是語言，固然不錯。但是为什么运用这么样的一些語言，不运用那么样的一些語言，那决定于思想和認識，那是根本。根本方面对头了，又在語法、修辭、篇章結構等方面留意，才会形成好文風。換句話說，光在語法、修辭、篇章結構等方面下工夫，却忽略了根本方面的思想和認識，那么好文風会不会形成就很难說。因此，咱們要改进文風，第一要着眼在咱們的思想和認識，其次才是端正咱們的語言習慣——就是語法、修辭、篇章結構等方面的習慣。这就不动笔的时候注意点儿就办得了的，非联系到平时的一切实践不可。动笔的时候当然要注意，而且要郑重地注意，但是素养不够，积蓄不丰富，随你怎么样注意，成績总不会好到哪儿。惟有平时的素养够，平时的积蓄丰富，再加上临时的注意，才会有比較好的成績。

现在大家知道，要写得好，形成好文風，須使文章具有三个“性”——正确性，鮮明性，生动性。就拿三个“性”来談談吧。要是平时的思想和認識，在立場、观点上有錯誤，在观察、理解上有不确切不周密处，临到动笔的时候会突然变得正确、确切、周到嗎？不会的。要是平时不善于邏輯思惟，意念凌凌乱乱，思路曲曲弯弯，造成一团晦澀，一片朦朧，临到动笔的时候会突然变得鮮明嗎？不会的。要是平时習慣于平鋪直叙，呆呆板板，应有尽有，普普通通，抓不住中心，打不中要害，临到动笔的时候会突然变得生动嗎？不会的。可見文章要具有三个“性”，工夫还在于平时。有平时的工夫做底子，做准备，再加上动笔的时候的斟酌推敲，三个“性”才会在文章里表現出来。

我这一点意見很淺薄，而且，我不敢說它一定对。如果《中国語文》的作者和讀者認為还有点兒中肯的話，我願意跟大家在这一点上共勉，来努力改进自己的文風，来共同討論怎么样改进文風。

《中国語文》的作者大都是語言学專家，在有关語言的各方面有精深的研究。現在咱們談改进文風，我对

專家作者們抱着殷切的希望，希望他們多做些普及的工作。固然，文風好坏，主要是思想和認識方面的事；但是拿思想和認識表达出来，那就是語言文字方面的事。因此，語言絕對不容忽視。專家作者們多做些普及的工作，对大家表达能力的提高有帮助，也就是帮助大家改进文風。

我的希望并不过奢，只有兩点。一点是就一些不妥当的語言現象說出它所以不妥当的理由来，然后找出个規律，該怎么样才妥当。換句話說，就是促进語言的规范化。又一点是从心理上作探討，那些語言現象既然不妥当，为什么大家乐于运用它，几乎积非成是。探討得出結果，給大家一說明，大家解除了心理上的疙瘩，也就会自觉地排斥那些不妥当的語言現象了。

現在举一些淺显的例子來說說。譬如，“無論工人或是农人，無論老人或是孩子……”，这样运用“無論”是不錯的。但是还有一种用法也很普遍，例如“無論工人，無論农民”，这样运用“無論”妥当不妥当？又如，“但……却……”这样的照应是不錯的。但是还有个“但却”，前几年还不多見，近来可泛濫了，^①这个“但却”妥当不妥当？又如，咱們听人談話，或者在会场里听人發言，常常听见“所以”之后再来个“因此”，这样說法还没在文章里見到，但是难保将来不在文章里見到，因为語言永远是文章的依据。这个“所以，因此……”的說法妥当不妥当？

一些講說語法、修辭的書往往举出些例子，說这样不对，那样不合，就有人在报纸上杂志上發表文章反駁，說这也不錯，那也可以，憑証是从某人某人的文集里摘出来的一些句子，意思是“你說这样不对，那样不合，为什么某人某人的文章正是这样那样呢？”于是讀者無所适从，到底語法、修辭的書說得对呢，还是反駁的文章說得对？依我想，爭辯当然很必需，不过仅仅从某人某人的文集里摘出些句子来爭辯，仿佛說凡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沒想到某人某人智者千慮，或許也有

^① 七八年前，我就在文章里反对这个“但却”。大概說在古文里好像沒見過，在現代漢語里，怕也沒有一个地区通行。后来又提起过几次。可是沒有引起人家的注意。現在这个“但却”泛濫了。也許是我不对，“但却”原是要得的。不然就是我說道理沒說透，又不能从心理上作探討，說了等于沒有說。

論 文 風

賈 芝

文章的好坏,要看内容扎实与否,而不在长短。这意见我很同意。一味看长短,长了就不好,是不对的。但是,社会上反对文章太长,提倡行文节约的呼声,我们也理应十分重视。只觉得自己的菜作得好,而不管顾客的胃口,也算不得好厨师。一般读者大都很忙,的确是喜欢看短小精采一些的文章;一看很长,不管内容如何好,只好暂时搁起,以后有了时间再看,或者索性不看。我自己就常有这种情况。去年郭沫若在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上说,现在有些文章动辄几万字,这股风不知哪里来的?我也有同样的感觉。固然,系统的研究,全面的论述,没有“大块文章”是装不进去的,不能以杂文代替论文;可是我们的文风在社会上是有影响的,提倡把文章写得精炼一些,对我们不能说没有这种需要。不能因为我们是搞系统研究的,便原谅自己,把反对长文章的呼声看成与我们无关,置若罔闻。

我的文章也有写得不精炼、动辄太长的毛病。文章要写得短小扎实,颇不容易;长而扎实,当然更不容易。但“精炼”应该是努力达到的标准,而这就不能与“短”无关。短些,更短些,实际也是说:精炼些,扼要些。这对习惯于洋洋万言的人,实在是一个难题。因为他们似乎有万儿八千字算是短文章的意味;三五千字,不在话下;千把字,不在眼中。我觉得有必要提倡多写一两千或三五千字的文章(正式论文,一般自须长些),这对社会上改变文风有移风易俗的作用;对提高我们的写作能力,也甚有好处。

提倡文章要写得口语化,我十分同意。目的是让人易懂,看起来也生动,叫人爱看。可是目下倡导改变文风的论调中,有的同志(见《文艺报》改进文风座谈)提出“猖狂进攻”、“毒恶诽谤”,是对敌人用字太硬;“为××而斗争”“请允许我…”,语嫌欧化。这对我实在是一樁新鲜事物。例如“猖狂进攻”和“毒恶诽谤”吧,这是早就有之的,可是在反右派斗争中大家普遍地用了这两个语彙,这是为什么?我看用“猖狂进攻”四个字来概括右派分子对社会主义的攻势,是恰如其分的,不信你再寻别的字眼,看有没有比它更准确的。右派分

一失,那决不是个办法。如果不采用这样的办法,而用讲道理的办法,就拿我所举的例子来说吧,“无论”到底该怎么用,“但却”到底成不成,“所以,因此”到底能不能叠用,都从道理上来争辩,争辩到最后,意见不同的双方或是几方总会趋于一致。那时候,大家在语言实践上自然也趋于一致,这不就是规范化吗?我希望《中国语文》的作者们在这方面多做些工作。

再说,假定“但却”是不成的,而很有些人非常喜欢用“但却”,那心理基础是什么呢?假定“所以,因此”是

子无计可施,只有乞灵于造谣中伤的把戏,那些“诽谤”也不可谓不“毒恶”。难道人们在斗争中使用这类字眼是用错了吗?太硬吗?这要看是谁的感觉。最近我读周总理的《目前国际形势和我国外交政策》,觉得很动人,很有说服力。我留神周总理是怎样遣词用字的,恰巧在读到1957年击退右派的进攻时,周总理也说“猖狂进攻”;在文中另一个地方周总理还用了“猖獗进攻”,相差无几。这些嫌“硬”的同志为了使读者舒适一些,要从字典里驱逐这些“硬”字眼,看来是很困难的。“为××而斗争”大概也属于“太硬”之类,可是假如不用这类欧化说法,你又怎样来表达这种意思呢?难道非要把面包改叫馒头你才吃吗?可是面包绝不是馒头,怎么办?至于“请允许我…”大概是属于太软的一类。这是在《曲艺》发表的一段相声里已经讽刺了的。吴晓铃同志在文学研究所大会的发言中也提到,侯宝林创作这段相声讽刺语言不洗炼,他曾经帮了忙,也有他的“语言”在内。可是,“请允许我…”这类欧化的表达方式,现在是在外交应酬中用的比较多,别处还不曾见过。这种“欧化”如果用得得当,用来有利,为什么偏偏不用呢?多年前送别客人,惯用弯腰鞠躬,现在见面或临别,却用握手,能说这有什么不好?作揖比鞠躬好,比握手更胜一筹吗?我们的生活要现代化,不要古代化,完全避免欧化,怕是很困难的,也未免有些新的迂腐气。我认为,这种怕硬,嫌欧化的说法,不仅是一种故步自封和不务实际的表现,倡导这种说法的人头脑里也忘了政治;他们不是政治第一,而是艺术第一。这是不是扣了一顶大帽子呢?绝不是。毛主席提出文章的标准是:一、准确;二、鲜明;三、生动。这里第一、第二,大有文章。能不能颠倒过来,第一“生动”,然后“鲜明”,再是“准确”呢?不可。恰好这些要改正文风的同志所挑剔的都是在政治斗争中所惯用的词彙、语法,能够说艺术家们更高明吗?很难。我也很赞成改进文风,爱读清新明快的文章,陈词滥调、“学生腔”是要反对的;但是要注意在倡导改进文风的跃进中忽然冒出来的一股歪风。

不能叠用的,而很有些人常常把“所以,因此”挂在嘴边,那心理基础又是什么呢?又如报刊文章和机关公文有这么一种情形,爱把繁复的内容包括在一句话里说,人家遇到那种句子,先得在头脑里给它加上几套括弧,把它看成个算式,才能够理解(我把那种句式叫做“算式似的组织”,写过一篇短文谈它,登在《新闻战线》四月号)。作者宁可让读者麻烦点,宁可不顾一般的语言习惯,那心理基础又是什么呢?我希望《中国语文》的作者们对于诸如此类的問題作个科学的解答。

改进文風

叶聖陶

改进文風的号召，我热烈拥护。这是思想工作方面的一个重要环节，在全面大躍进的今天，的确应该适时地提出，使这个环节也来个大躍进。

关于改进文風，我已經零零星星写了些意見。主要的一点是無論咱們自己努力改进，或是写文章跟人家討論怎么样改进，首先要認清楚这不仅是語言文字方面的事。写文章，运用的是語言，唯一的工具是語言，固然不錯。但是为什么运用这么样的一些語言，不运用那么样的一些語言，那决定于思想和認識，那是根本。根本方面对头了，又在語法、修辞、篇章結構等方面留意，才会形成好文風。換句話說，光在語法、修辞、篇章結構等方面下工夫，却忽略了根本方面的思想和認識，那么好文風会不会形成就很难說。因此，咱們要改进文風，第一要着眼在咱們の思想和認識，其次才是端正咱們の語言習慣——就是語法、修辞、篇章結構等方面的習慣。这就不動筆的時候注意點兒意就办得了的，非联系到平时的一切实践不可。動筆的時候当然要注意，而且要郑重地注意，但是素养不够，积蓄不丰富，随你怎么样注意，成績总不会好到哪儿。惟有平时的素养够，平时的积蓄丰富，再加上临时的注意，才会有比較好的成績。

現在大家知道，要写得好，形成好文風，須使文章具有三个“性”——正确性，鮮明性，生动性。就拿三个“性”来談談吧。要是平时的思想和認識，在立場、观点上有錯誤，在观察、理解上有不确切不周密处，临到動筆的時候会突然变得正确、确切、周到嗎？不会的。要是平时不善于邏輯思惟，意念凌凌乱乱，思路曲曲弯弯，造成一团晦澀，一片朦朧，临到動筆的時候会突然变得鮮明嗎？不会的。要是平时習慣于平鋪直叙，呆呆板板，应有尽有，普普通通，抓不住中心，打不中要害，临到動筆的時候会突然变得生动嗎？不会的。可見文章要具有三个“性”，工夫还在于平时。有平时的工夫做底子，做准备，再加上動筆的時候的斟酌推敲，三个“性”才会在文章里表現出来。

我这一点意見很淺薄，而且，我不敢說它一定对。如果《中国語文》的作者和讀者認為还有点兒中肯的話，我願意跟大家在这一点上共勉，来努力改进自己的文風，来共同討論怎么样改进文風。

《中国語文》的作者大都是語言学專家，在有关語言的各方面有精深的研究。現在咱們談改进文風，我对

專家作者們抱着殷切的希望，希望他們多做些普及的工作。固然，文風好坏，主要是思想和認識方面的事；但是拿思想和認識表达出来，那就是語言文字方面的事。因此，語言絕對不容忽視。專家作者們多做些普及的工作，对大家表达能力的提高有帮助，也就是帮助大家改进文風。

我的希望并不过奢，只有兩点。一点是就一些不妥当的語言現象說出它所以不妥当的理由来，然后找出个規律，該怎么样才妥当。換句話說，就是促进語言的规范化。又一点是从心理上作探討，那些語言現象既然不妥当，为什么大家乐于运用它，几乎积非成是。探討得出結果，給大家一說明，大家解除了心理上的疙瘩，也就会自覺地排斥那些不妥当的語言現象了。

現在举一些淺显的例子來說說。譬如，“無論工人或是农人，無論老人或是孩子……”，这样运用“無論”是不錯的。但是还有一种用法也很普遍，例如“無論工人，無論农民”，这样运用“無論”妥当不妥当？又如，“但……却……”这样的照应是不錯的。但是还有个“但却”，前几年还不多見，近来可泛濫了，^①这个“但却”妥当不妥当？又如，咱們听人談話，或者在会场里听人發言，常常听见“所以”之后再来个“因此”，这样說法还没在文章里見到，但是难保将来不在文章里見到，因为語言永远是文章的依据。这个“所以，因此……”的說法妥当不妥当？

一些講說語法、修辞的書往往举出些例子，說这样不对，那样不合，就有人在報紙上杂志上發表文章反駁，說这也不錯，那也可以，憑証是从某人某人的文集里摘出来的一些句子，意思是“你說这样不对，那样不合，为什么某人某人的文章正是这样那样呢？”于是讀者無所适从，到底語法、修辞的書說得对呢，还是反駁的文章說得对？依我想，爭辯当然很必需，不过仅仅从某人某人的文集里摘出些句子来爭辯，仿佛說凡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沒想到某人某人智者千慮，或許也有

^① 七八年前，我就在文章里反对这个“但却”。大概說在古文里好像沒見過，在現代漢語里，怕也沒有一个地区通行。后来又提起过几次。可是沒有引起人家的注意。現在这个“但却”泛濫了。也許是我不对，“但却”原是要得的。不然就是我說道理沒說透，又不能从心理上作探討，說了等于沒有說。

論 文 風

賈 芝

文章的好坏,要看内容扎实与否,而不在长短。这意见我很同意。一味看长短,长了就不好,是不对的。但是,社会上反对文章太长,提倡行文节约的呼声,我们也理应十分重视。只觉得自己的菜作得好,而不管顾客的口胃,也算不得好厨师。一般读者大都很忙,的确是喜欢看短小精采一些的文章;一看很长,不管内容如何好,只好暂时搁起,以后有了时间再看,或者索性不看。我自己就常有这种情况。去年郭沫若在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上说,现在有些文章动辄几万字,这股风不知哪里来的?我也有同样的感觉。固然,系统的研究,全面的论述,没有“大块文章”是装不进去的,不能以杂文代替论文;可是我们的文风在社会上是有影响的,提倡把文章写得精煉一些,对我们不能说没有这种需要。不能因为我们是搞系统研究的,便原谅自己,把反对长文章的呼声看成与我们无关,置若罔闻。

我的文章也有写得不精煉、动辄太长的毛病。文章要写得短小扎实,颇不容易;长而扎实,当然更不容易。但“精煉”应该是努力达到的标准,而这就不能与“短”无关。短些,更短些,实际也是说:精煉些,扼要些。这对习惯于洋洋万言的人,实在是一个难题。因为他们似乎有万儿八千字算是短文章的意味;三五千字,不在话下;千把字,不在眼中。我觉得有必要提倡多写一两千或三五千字的文章(正式论文,一般自须长些),这对社会上改变文风有移风易俗的作用;对提高我们的写作能力,也甚有好处。

提倡文章要写得口语化,我十分同意。目的是让人易懂,看起来也生动,叫人爱看。可是目下倡导改变文风的论调中,有的同志(见《文艺报》改进文风座谈)提出“猖狂进攻”、“毒恶诽谤”,是对敌人用字太硬;“为××而斗争”“请允许我…”,语嫌欧化。这对我实在是一樁新鲜事物。例如“猖狂进攻”和“毒恶诽谤”吧,这是早就有之的,可是在反右派斗争中大家普遍地用了这两个语彙,这是为什么?我看用“猖狂进攻”四个字来概括右派分子对社会主义的攻势,是恰如其分的,不信你再寻别的字眼,看有没有比它更准确的。右派分

一失,那决不是个办法。如果不采用这样的办法,而用讲道理的办法,就拿我所举的例子来说吧,“無論”到底该怎么样用,“但却”到底成不成,“所以,因此”到底能不能叠用,都从道理上来争辩,争辩到最后,意见不同的双方或是几方总会趋于一致。那时候,大家在语言实践上自然也趋于一致,这不就是规范化吗?我希望《中国语文》的作者们在这方面多做些工作。

再说,假定“但却”是不成的,而很有些人非常喜欢用“但却”,那心理基础是什么呢?假定“所以,因此”是

子無計可施,只有乞灵于造謠中伤的把戏,那些“诽谤”也不可謂不“毒恶”。难道人们在斗争中使用这类字眼是用错了嗎?太硬嗎?这要看是谁的感觉。最近我讀周总理的《目前国际形势和我国外交政策》,觉得很动人,很有说服力。我留神周总理是怎样遣词用字的,恰巧在讀到1957年击退右派的进攻时,周总理也说“猖狂进攻”;在文中另一个地方周总理还用了“猖獗进攻”,相差无几。这些嫌“硬”的同志为了使读者舒适一些,要从字典里驅逐这些“硬”字眼,看来是很困难的。“为××而斗争”大概也属于“太硬”之类,可是假如不用这类欧化说法,你又怎样来表达这种意思呢?难道非要把面包改叫馒头你才吃嗎?可是面包绝不是馒头,怎办?至于“请允许我…”大概是属于太软的一类。这是在《曲艺》发表的一段相声里已经諷刺了的。吴晓铃同志在文学研究所大会的发言中也提到,侯宝林创作这段相声諷刺語言不洗煉,他曾經帮了忙,也有他的“語言”在內。可是,“请允许我…”这类欧化的表达方式,现在是在外交应酬中用的比较多,别处还不曾见过。这种“欧化”如果用得得当,用来有利,为什么偏偏不用呢?多年前送别客人,惯用弯腰鞠躬,现在见面或临别,却用握手,能说这有什么不好?作揖比鞠躬好,比握手更胜一筹嗎?我们的生活要现代化,不要古代化,完全避免欧化,怕是很困难的,也未免有些新的迂腐气。我认为,这种怕硬,嫌欧化的说法,不仅是一种故步自封和不务实际的表现,倡导这种说法的人头脑里也忘了政治;他们不是政治第一,而是艺术第一。这是不是扣了一顶大帽子呢?绝不是。毛主席提出文章的标准是:一、准确;二、鲜明;三、生动。这里第一、第二,大有文章。能不能颠倒过来,第一“生动”,然后“鲜明”,再是“准确”呢?不可。恰好这些要改正文风的同志所挑剔的都是在政治斗争中所惯用的词彙、语法,能够說艺术家们更高明嗎?很难。我也很赞成改进文风,爱讀清新明快文章,陈词滥调、“学生腔”是要反对的;但是要注意在倡导改进文风的跃进中忽然冒出来的一股歪风。

不能叠用的,而很有些人常常把“所以,因此”挂在嘴边,那心理基础又是什么呢?又如报刊文章和机关公文有这么一种情形,爱把繁复的内容包括在一句话里说,人家遇到那种句子,先得在头脑里给它加上几套括弧,把它看成个算式,才能够理解(我把那种句式叫做“算式似的組織”,写过一篇短文谈它,登在《新闻战线》四月号)。作者宁可讓讀者麻煩点兒,宁可不愿一般的語言习惯,那心理基础又是什么呢?我希望《中国语文》的作者们对于诸如此类的問題作个科学的解答。

从所謂“硬写”談开去

——文風漫談之一

何家槐

写文章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是一种辛勤的劳动，除了写成功以后能够給人以一种輕松的喜悦以外，几乎在整个的写作过程中，都使人感到一种沉重的負担，甚至感到一种难产的痛苦；就是写短文章也有这种情形。特別使人感到痛苦的，是勉强写作，本来沒有写作的准备，但为了配合某个重大的运动或完成某項紧急的任务，为了滿足某种迫切的需要或填補某些必要的“空白”，却必須赶写一篇东西，一般人就管这叫做“硬写”。現在在报刊上發表的文章，其实有不少就是逼出来的，如果不逼，恐怕有的人就根本不会写一篇文章，报刊、出版社恐怕也就要鬧恐慌。这是一种不太正常的現象，必須慢慢地加以克服，因为硬写文章不但很苦，而且也往往写不好，容易助長不好的文風。魯迅先生曾在《答北斗杂志社問》中說过：“写不出的时候不硬写”（見《二心集》），可見他也是不贊成硬写东西的。虽然魯迅当时是專就創作而言，但一般文章也适用这个道理，例如写理論文章，必須有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以后才能写，不然就只得硬写。写有关国际形势或配合政治运动一类文章，也必須对于要論述的問題有一定的研究才行，不然也只得硬写。但是，要克服这种不正常的現象却并不容易，因为我国是一个文化落后的国家，專家不多，写文章的人也很少，群众对于文化生活的需要却在不断地、日夜地增長，为了尽可能地适应这种客觀的迫切需要，大家就要尽可能地多写东西，这其間，要完全避免硬写当然不可能。一方面文章不宜硬写，一方面又逼得你非硬写不可，这难道不是一个矛盾嗎？是的，这显然是一个矛盾。要解决这个矛盾，我認为只有从下面这三个方面下手：第一，尽量爭取写自己平时有些研究或至少与自己研究項目有关的文章。第二，为了对付临时的紧急任务，赶写与自己研究无关或关系不大的文章，就必须平时多多接触实际，联系群众，注意时事，研究政策，广泛閱讀書报，随时积累材料，以免临渴掘井，手足無措。第三，必須在写作前下一番功夫，就自己选定的題目临时搜集一些新的材料，多多益善，并須进行科学的分析研究；同时还必須有足够的醞釀時間，千万不可沒有思考成熟就貿然动笔，急于求成，免得写作起来胸中無數，而致一再返工，造成時間浪費。这三条办法，其实也是老生常談，並沒有什么新的意見。不过我看到有些同志写作範圍很广，几

乎無所不写，有些显然是逼出来的，是不得不写的文章，倒不一定是为了个人名利，本来也是一件好事，無可厚非。可是，由于他們所写的既不是自己素有研究的題目，平时又脫离实际，脫离群众，不注意随时积累材料，临时也不注意搜集材料和研究材料，而且缺乏必要的、充分的准备和醞釀，以致写起文章来特別感到困难（常常听到他們叫苦），而写出来的东西也往往难免空話連篇，言之無物，或千篇一律，八股气十足。这自然是極不好的文風，亟应糾正。我自己也經常犯这种毛病，写东西往往临时現抓材料，因为平时毫無积蓄，写作前的准备功夫也很不够，缺乏必要的反复醞釀，写出来的东西也自然非常膚淺，文風很坏。就是写这篇关于文風的短文，虽然只有兩千多字，但也由于平时不注意这个問題而深深地感到茫無头緒、手忙脚乱的痛苦。

总之，我認为在目前“硬写”还是免不了的，文風不好也不能完全归罪于“硬写”，关键是在于：我們对于为了滿足实际需要，必須随时写文章这一問題有沒有正确的認識和足够的重視，有沒有平时的充足准备和临时的充分醞釀，有沒有使自己从不知到知，从半知半解到理解得比較透徹，因而把“硬写”变成不是“硬写”的热情和决心。我認为只要我們随时有准备，变“硬写”为“非硬写”就有可能。①把写作看得太輕易，不严肃認真地对待写作，当然錯誤，但把写作看得太难，或甚至把它神秘化，認为不論写什么文章都必须長期准备，慢条斯理，从容执笔，根本不能逼，不能“赶任务”，不能配合重大运动和临时任务，事实上就是脫离实际，脫离政治的想法，同样也是錯誤的。我素来不贊成写作过于矜持，不贊成把它看成一种过于特殊的精神劳动，因为，如果大家都这样，报刊就很难找到人写它們所需要的文章，人民也很难滿足他們所迫切需要的文化食糧了。在这方面，我認为也应该学习魯迅先生的精神。他曾在《阿Q正傳的成因》中說过这么一段令人非常感动的話：

……我常常說，我的文章不是涌出来的，是挤出来的。听的人往往誤解为謙遜，其实是真情。我没有什么話要說，也没有什么文章要做，但有一种自害的脾气，是有时不免吶喊几声，想給人家去添点熱鬧。譬如一匹疲牛罢，明知不堪大用的了，但廢物何妨利用呢，所以張家要我耕一弓地，可以

（轉 196 頁）

必須改進譯風

水 夫

老舍先生最近在人民代表大會上的發言“打倒洋八股”，我們很贊成。特別是因為“洋八股”里的第六股“說洋話硬學外國”，跟我們這些搞點翻譯工作的人關係不小。

在我國出版的書刊里，翻譯的占着很大的比重，對讀者起的影响也很大。因此，在要求改進文風的今天，也必須改進譯風！

應該承認，在解放以後，尤其是最近四五年来，譯文的質量大大地提高了，良好的譯風是在建立之中，這不能不歸功於黨和政府對翻譯工作的重視。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有一些譯文（包括筆者的譯文在內）還有不同程度的不求甚解、死搬硬套、文字粗糙等毛病。人民日報副刊有一段相聲諷刺洋化的中國話（如把“次子”或“第二個兒子”說成“第二號兒子”）。因為是相聲，自然免不了要誇張一些，但也多少道出了某些譯文的缺點。

死搬硬套，這不僅僅是貪懶貪快、不加消化的問題，而且是思想認識的問題。一個譯者，如果沒有徹底認識到他所做的工作是為人民、為社會主義文化服務的工作，他就很難對自己的譯文有那么嚴格的要求。我們這次在雙反運動中得出一條真理：要有工作上的大躍進，必須先有思想上的大躍進。同樣地我們也可以說：要在譯風上有大躍進，必須先在对翻譯工作的思

想認識上有大躍進。

可是，我們在反對漢字拼湊成的洋文的同時，也應該防止另外一個極端：摒棄外文里的一切有用的字眼和表現法，為中國化而中國化，把非常形象化的、有血有肉的原文簡單化，甚至只求通順，牽強附會，削足適履，以致損害原意。

毛主席曾說過：“要從外國語言中吸收我們所需要的成分。我們不是硬搬或濫用外國語言，是要吸收外國語言中的好東西，於我們適用的東西。”^①

阿·托爾斯泰在響應列寧的短文《論純潔俄羅斯語言》的時候指出：“至於在俄文里使用外國字，那么符拉其米爾·伊里奇·列寧是對的；不應當拒絕外國字，也不應當濫用外國字。”^②

魯迅和瞿秋白在關於翻譯的通信里也都指出，適用的外國表現法能使我們的現代語言更加精密、清楚和豐富。

總之，我們一方面要改掉死搬硬套、詰屈聱牙、拖沓冗長的壞譯風，一方面也要適當吸收外來的語彙和表現法，以豐富我們的文學語言。

① 《毛澤東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858頁。

② 《阿·托爾斯泰論文學》，蘇聯作家出版社，59頁。

“驕氣”和“嬌氣”

羅啓華

我在學習小組里給同志們讀一篇人民日報社論（1958年3月7日）。

……整風是要掃除官氣、暮氣、闊氣、驕氣和嬌氣……

“什麼，什麼？要掃除 jiāoqì 和 jiāoqì？”許多同志打斷我的話說異地問。我即刻領會到因為“驕氣”和“嬌氣”這兩個詞同音，同志們沒見字面，光聽，所以聽不清。於是我就只得停下來作一番說明：“一個‘驕氣’是‘驕傲’的‘驕’，一個‘嬌氣’是‘嬌弱’的‘嬌’……”

“哦，原來這樣！”大家這才弄明白。

從這里我想起，“驕氣”和“嬌氣”這兩個詞固然在字面上一目了然，可是因為它們同音，又常用在一起，卻造成不少麻煩。是不是有辦法改變這種同音混淆的情況呢？有！中國青年報登過一個青年團組織的這樣一個口號：“聯系群眾，反對官氣；振作精神，反對暮氣；謙虛謹慎，反對傲氣；勤苦節儉，反對闊氣；堅強勇敢，反對嬌氣；嚴以責己，反對怨氣。”這里邊的“傲氣”正是“驕氣”。“驕”與“傲”字義相同，而“傲”音(ào)比“驕”音(jiāo)來得更鮮明，構詞能力也強，如“傲慢”、“高傲”等詞都由它構成。為什麼“驕氣”仍能與“傲氣”并存而且常同“嬌氣”用在一起呢？我想這是漢字字形的作用。字形上有了區別，人們就不急于謀求解決它與“嬌氣”同音的問題。表面看來，這象是漢字的一個大優點，其實是一個很大的缺點。因為有了字形的支持，許多同音詞才得以頑固地同時存在，這就大大地妨礙了同音詞的分化。從這點看來，也有把漢字改為拼音文字的必要。

汉语拼音方案的爭論問題及其圓滿解决

周有光

引言——“千家爭鳴”

六十年来,汉语拼音方案問題可以說是一直在爭論之中的。解放以后,汉语拼音方案已經到了瓜熟蒂落的季节,因此爭論也就上升到白热化的程度。最近几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收到群众設計的汉语拼音方案有一千多种。对于方案某一問題提出主張的人們何止十倍。如果說这是一场“千家爭鳴”,不能算是过甚其辞吧。

爭論問題可以分为几类:第一是汉语拼音方案的先决条件問題,主要有語音标准問題,字母形式問題,音节拼法問題等。第二是字母安排問題,也就是在决定采用拉丁字母的前提下如何安排字母和如何解决字母不足的問題。第三是其他問題,包括隔音問題,标調問題,字母的体式,順序和名称問題等。这些問題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的“汉语拼音方案”里都得到了圓滿解决。

这个白热化时期的爭鳴經過是值得我們記憶的。它能幫助我們認識方案的优越性,同时是我們进一步研究汉语拼音文字問題的寶貴参考。对于正在拟訂拼音方案的少数民族,更有参考价值。这里,把主要的爭論問題及其解决方法簡要地写在下面,遺漏和錯誤还請补充和指正。

一 先决条件諸問題

拟訂汉语拼音方案,必須首先解决如下的先决問題: a) 一个拼音方案决不能写尽天下語音,只能写出一种标准語音。以什么語音为标准呢? 这就是語音标准問題。b) 字母可以是历史遺留下来的,也可以新創。历史遺留下来的字母有好多种,新創字母更可能有多种原則和多种形式。决定字母形式是决定拼音方案的主要关键。这就是字母形式問題。c) 語言由詞構成,詞由音节構成。汉语音节应当如何分析,如何拼写? 这就是音节拼法問題。这三个問題各有多种解决方法。只要更改其中的一点,整个拼音方案就面目迥异了。

a) 語音标准問題。汉语拼音方案就是普通話拼音方案。普通話的語音标准是什么? 一种意見是以北京語音为标准。另一种意見是以北京語音为基础,另外加进一些方音成分(或者古音成分)。例如北京沒有入声,規定加进入声;北京不分“尖团”,規定要分“尖团”(就是把声母 $\text{ㄐ}, \text{ㄑ}, \text{ㄒ}$ [$\text{tɕ}, \text{tɕ}', \text{ɕ}$] 各音节分为兩部分,另一部分声母作 $\text{ㄆ}, \text{ㄑ}, \text{ㄒ}$ [$\text{ts}, \text{ts}', \text{s}$]; 如“基,欺,希”讀 [$\text{tɕi}, \text{tɕ'i}, \text{ɕi}$], “济,妻,西”讀 [$\text{tsi}, \text{ts'i}, \text{si}$])等。

这些爭論是由来已久的了。过去“国音”(國語标准音)曾經有过“老国音”和“新国音”的变化。1913年“讀音统一会”曾經嘗試过把各个汉字在多数地方的讀音定为标准。这种所謂“老国音”有入声,分“尖团”,此外还有其他一些不同于北京語音的地方。个别地看汉字的讀音,这个标准是符合多数地方的語音的;可是作为一个整个的体系,全国沒有一个人实际說这样的語

音。这种語音体系不是客觀的存在,而是人为的編合;它虽然有某些优点,可是推行困难。因此到1928年“老国音”不得不改为“新国音”,以北京語音为标准。这一段历史經驗应当記取。今天决不可能再回复到“老国音”的路上去。

1955年全国文字改革會議提出了普通話的定义:以北方話为基础方言,以北京語音为标准音的汉民族共同語。这个定义也就是汉语拼音方案的語音标准問題的解答。

人們为什么頻頻提出要把北京語音作某种修正呢? 这也不是完全沒有理由的。例如:如果能够加进入声,那么誦讀唐詩、宋詞以及其他有韵古文的时候,就可以不致于把入声讀成現代北京語音的陰陽上去各調,押韵的变成不押韵。这个問題的补救办法似乎可以这样:現代汉语文章完全按照現代标准語音来讀,有韵古文把古音入声字仍旧讀成入声。又如:如果能够分別“尖团”,那么普通話中間的同音詞就可以有相当一部分得到自然的分化,而且“尖团”的分別不仅存在于东南某些方言区,同时也存在于北方話区的某些地方,例如河北中南部和河南等。这个問題的补救办法似乎可以这样:如何运用“尖团”分別作为分化同音詞的手段,留待研究汉语拼音文字时候来考虑。兩全其美的办法不是沒有的,这正是研究者寻求的目标。

b) 字母形式問題。字母形式虽然可以变化無穷,但是六十年来許多的設計,主要类型不外三种,就是拉丁字母式,汉字式和速記符号式。解放以来的群众設計,也是如此。

速記符号式字母受历史限制比較小，可以發揮較大的創造性。可是，拼音字母的主要用途是閱讀而不是書寫。書寫迅速的符号往往閱讀缺乏明確性。在書寫機械化的時代，不能以書寫迅速與否作為衡量字母的主要標準。拼音字母跟速記符号是兩種不同的東西。早在注音字母產生以前，採用速記符号式字母的主張就已經轉變為速記術的研究。所以在字母形式問題的爭論上，速記符号式字母在上述三種字母類型當中呼聲比較微弱。過去如此，解放以來也如此。

真正的選擇存在於漢字式字母和拉丁字母之間。解放以來，很多人提出新創的漢字式字母。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的前身中國文字改革研究委員會也花了幾年工夫設計漢字式字母，並在1955年全國文字改革會議上拿出四種漢字式字母初稿給到會代表和列席者參考。後來終於放棄漢字式字母，採用了拉丁字母。

六十多年來，字母形式問題長期在漢字式字母和拉丁字母之間徘徊着。首先倡議拼音化運動的盧慧章，他自己就在二者之間徘徊過。他最早提出的切音新字雖然不是整套採用拉丁字母，而是根據拉丁字母筆畫設計字母的。可是後來，他改用漢字筆畫重新設計字母形式。清朝末年影響最大的一套字母是王照的官話字母，這是漢字式字母。辛亥革命以後產生的注音字母也是漢字式字母。在注音字母產生以前，歷史的風尚傾向於漢字式字母。

“五四”運動以後，情況改變了。漢字式的注音字母已經取得了法定地位，成為正式的教育工具，廣泛在小學里傳播。但是，後來產生的國語羅馬字和拉丁化新文字，都整套採用拉丁字母。拼音化運動者好像忘記了已經有一套注音字母一樣，把拉丁字母看成跟拼音化運動不能分開的東西。歷史的風尚轉變為傾向於拉丁字母了。如果可以把注音字母看作是採用漢字式字母的嘗試的總結，那麼，也可以把今天新的拼音字母看作是採用拉丁字母的嘗試的總結。

字母形式長期在漢字式和拉丁字母式之間徘徊，這決不是沒有理由和沒有必要的。這是歷史的必然。

用漢字的國家要求採用漢字式字母，這是極自然的趨勢。日本的假名和朝鮮的諺文都是跟漢字形式調和，可以夾在漢字當中應用的字母。注音字母的產生證明用簡單的漢字作為漢語字母是可能的。

那麼，為什麼漢字式字母終於讓位於拉丁字母呢？字母的選擇決定於兩種力量，一種是字母的技術價值，也就是字母的好壞，另一種是字母的社會價值，主要是歷史影響。我們可以根据現代技術觀點說出拉丁字母勝過漢字式字母的優點，可是別人也可以從字母跟漢字並用的要求說出拉丁字母不如漢字式字母的缺點。僅僅依靠技術價值來決定字母的取舍是不可能的。我

們終於放棄漢字式字母而採用拉丁字母的基本原因，還得到歷史影響中間去找。

一百多年來我們系統地吸收西洋文化；我們的知識分子學習過歐洲文字的不在少數；我們自己的文化逐漸從所謂東洋文化演變成跟西洋文化匯流，向着超越國界的社會主義文化前進。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面，字母的國際性就逐漸增加重量，而字母的民族形式就逐漸處於次要地位。有40年歷史的注音字母沒有引起我們強烈的民族感情，新創的漢字式字母更加不容易使大家看作是自己的民族形式而加以熱愛。拉丁字母在世界上通用最廣，在中國已經有了一定的歷史基礎，因此它終於成為漢語的拼音字母，結束了字母形式的長期爭論。

e) 音節拼法問題。音節拼法可以有“雙拼”、“三拼”和音位制三種基本形式。

雙拼法是反切傳統和方塊漢字的產物。反切傳統要求把音節至多分成“聲”和“韻”兩部分，至多用兩個字母拼寫一個音節。雙拼可以把每個音節寫成方形，夾在漢字當中形式調和，避免各個音節長短不齊。清朝末年所設計的漢字式字母多數採取雙拼法。

注音字母嚴重地受了反切的影響，不過沒有墨守反切的成規。它擺脫了雙拼法的束縛，採用了三拼法，一個音節至多用三個字母拼寫。在這一點上它是革命的。可是因此它拼寫起來就長短不齊，失去了配合漢字的調和性。另一方面，它並非完備的音位字母，勉強把四個音位的音節用三個字母來拼寫，是不合科學要求的。（例如“天”寫成 ㄊㄧㄢ , t-i-an）。三拼法是拼法演進歷史中的過渡形式。

拉丁字母是音位字母，當然按音位制拼寫音節。它也可以附加一些設計成為雙拼或三拼，可是這種辦法既不科學，也違反拉丁字母的運用習慣。拉丁字母跟音位制的音節拼法是不可分開的。

採用拉丁字母，根據北京語音的音位來設計新的漢語拼音方案，這就是關於先決條件諸問題爭論的解決。

二 字母安排諸問題

(1) 如何解決拉丁字母不夠用的問題。

現代通用的26個拉丁字母實際只能表達20個左右音位。音位超過20個左右就發生不夠用的問題。如何解決拉丁字母不夠用的問題呢？總結各國的經驗，有五條主要的出路，每一條出路都有它的優點和缺點。

a) 補充新字母。新字母的來源主要是：1. 改變拉丁字母的圖形，例如 η (n延長), α (e倒用)等；2. 把兩個字母連結起來構成一個新字母，例如 æ , œ 等；3. 從其他字母體系借入字母。新字母的優點主要是：1. 缺少

几个就补充几个，不受原有拉丁字母的限制；2. 可以严格地实现一音一符，一符一音的原则。缺点主要是：1. 新字母不容易设计得很好，往往跟原有拉丁字母不协调，书写和阅读发生不便；2. 新字母缺乏国际性，离开本国就无人认识，不利于文化交流；3. 字母总数增加，增加书写、印刷和传信等机械化的困难。采用拉丁字母的各国文字只有极少几种有补充的新字母。

b) 附加符号。在原有拉丁字母上下附加不相连续的符号，这是比较通行的办法之一，例如 é, ê, ò, ü 等。附加符号的优点主要是：避免设计新字母的困难，而实际上增加了字母；不像新字母那样容易遭遇心理上的和习惯上的阻力。缺点主要是：附加符号容易脱落，造成错误；书写要回笔，不方便。

c) 连合表音。两个(或三、四个)字母连合起来当一个字母应用，但是并不构成一个新的图形，这种办法也是比较通行的，例如 ch, sh, ng 等。“双字母”的优点主要是：不用新字母，不增加字母总数，而可以解决字母不够用的问题。缺点主要是：音节拼写比较长，例如“双” shuang 要用六个字母。

d) 条件变读。用一个字母在另一种规定条件下代表另一个音位，称为“变读法”(也叫变音法)。例如英文 gorge，前一个 g 读 [g]，后一个 g 读 [dʒ] (以后面的 e[i] 为变读条件)。各国拼音文字(包括俄文)几乎都有变读。变读法的优点主要是：不增加字母总数，不延长拼写形式，而可以解决字母不够用的问题。缺点主要是：学习起来比较困难。

e) 借用多余字母。26 个拉丁字母，一方面不够用，另一方面又有多余无用的。过去威妥玛方案只用 20 个字母，多余 6 个字母(b, d, g, q, v, x)；国语罗马字基本式只用 23 个字母，多余 3 个字母(q, v, x)；拉丁化新文字只用 24 个字母，多余 2 个字母(q, v)。借用多余字母的优点主要是：充分运用现成的拉丁字母；缺点主要是：跟国际习惯距离较远，或者完全不合。

解决字母不够用的问题主要就是在以上五条出路当中斟酌取舍，考虑统筹。

(2) 辅音字母安排问题。北京语音有 22 个辅音音位，只有 4 个辅音音位(m, f, n, l)的写法在最近两年讨论汉语拼音方案的经过当中完全没有引起争论，其余 18 个辅音音位的写法都发生了或多或少的争论。

a) b, d, g 和 p, t, k 问题。写法举例：

| | | | | | |
|----|----|----|----|----|----|
| ㄅ | ㄆ | ㄇ | ㄅ | ㄆ | ㄇ |
| p | t | k | p' | t' | k' |
| p | t | k | ph | th | kh |
| pp | tt | kk | p | t | k |
| b | d | g | p | t | k |

这里的问题是：可否用 b, d, g 表示清音[p, t, k]；

送气符号好不好；双字母有没有必要。

西洋人设计的方案都避免用 b, d, g，因为这三个字母在西洋表示浊音[b, d, g]，而汉语的ㄅ, ㄆ, ㄇ是清音[p, t, k]。为了避免跟西洋的读音冲突，他们用 p, t, k 表示ㄅ, ㄆ, ㄇ，另外附加一撇(送气符号)表示汉语的送气清音ㄅ', ㄆ', ㄇ'[p', t', k']。送气符号容易遗漏，闲置着 b, d, g 三个字母也不经济。中国人自己设计的方案一早就用 b, d, g 和 p, t, k 表示ㄅ, ㄆ, ㄇ和ㄅ', ㄆ', ㄇ'。这种简单而方便的写法是 1908 年刘孟扬创始的，经过国语罗马字和拉丁化新文字的传播，已经成为群众所熟悉的写法，到 1958 年汉语拼音方案定案，恰巧是半个世纪。把 b, d, g 读成清音，在德文里也可以找到例子。我们的ㄅ, ㄆ, ㄇ实际是[b̥, d̥, g̥] (b, d, g 的清化)。字母读音从浊音变成清音，这是一种自然的引伸变化。由于这种写法简单而方便，比送气符号或者双字母都好，所以外国人拟订较晚的雷星(F. Lessing) 方案(1912)和雅鲁大学方案(1947)也都采用。过去两年，b, d, g 和 p, t, k 的写法在国内没有引起争论，但是有好些外国友人和国外华侨提出反对意见。仅仅从国际化的角度来看，反对意见是有一定理由的，但是从中国人的便利和习惯来看，这种已经有半个世纪历史的写法是不可能也不必改变的。

b) zh, ch, sh 和 z, c, s 问题。写法举例：

| | | | | | |
|----|----|----|----|----|----|
| ㄓ | ㄔ | ㄕ | ㄓ | ㄔ | ㄕ |
| zh | ch | sh | z | c | s |
| zr | cr | sr | z | c | s |
| dr | tr | sr | ds | ts | s |
| j | ch | sh | tz | ts | s |
| j | q | x | z | c | s |
| j | c | x | z | ts | s |
| j | c | s | dz | tz | sz |
| z | c | s | zh | ch | sh |
| z | c | s | ž | č | š |
| z | ç | š | z | c | s |
| z | č | s | z | c | s |
| e | ə | ʒ | ʒ | c | s |
| z | ç | š | z | c | s |
| z | c | s | z' | c' | s' |
| z | ç | š | z | c | s |
| z | ç | š | z | c | s |
| z | ç | š | z | c | s |
| ž | č | š | z | c | s |

这是一个重要的争论，它包括：要不要用双字母；新字母好不好；可否用变读法来解决；加符字母是否更好些；两组辅音要不要保留对应形式等等问题。

关于ㄓ, ㄔ, ㄕ, [tʂ, tʂ', ʂ]，西洋人曾经设计过各种不

同写法,例如:英文式 ch, ch', sh; 法文式 teh, teh', eh; 德文式 dseh, tsch, sch。國語羅馬字写成 j, ch, sh, 同时把 P, ㄆ, ㄌ [ts, ts', s] 写成 tz, ts, s。拉丁化新文字写成 zh, ch, sh, 同时把 P, ㄆ, ㄌ 写成 z, c, s; 兩組輔音写法具有对应形式。

在反对双字母的要求下面,1956年“草案”提出 z, c, s 三个新字母。新字母的尝试没有成功。請容許我們旧事重提,把这三个新字母的失败經驗說明一下。这三个新字母当中, s 是原有的国际音标, z 和 c 是仿照 s 新造的。为什么 z c 的長脚不跟 s 一样向右弯,而要改为向左弯,以致跟 s 不一致呢?因为 s 的長脚自左起,可以向右弯; z 和 c 的長脚自右起,不能再向右弯;如果再向右弯,印刷时候字母右边就会多出一塊空白,很不美观。国际音标 [z] 的長脚也是右起而向右弯,为什么不發生問題呢?音标应用不广,可以不考虑印刷美观;字母就含糊不得。z, c, s 跟 z, c, s 可以表示出对应关系,符号导源于国际音标,圖形跟拉丁字母構形原則相合,这些是三个新字母的优点。但是,这三个新字母不受群众欢迎,主要理由是不美观,印刷品上長脚太多,而且手写体破坏拉丁字母手写习惯, c 又跟 g (手写体) 容易相混。不少人提出了修正这三个新字母的设计,可是都很难得到別人的贊同。

新字母的道路走不通,于是有人考虑用变讀法代替双字母。例如用 j, q, x 表示 ㄐ, ㄑ, ㄒ, 同时变讀为 ㄐ, ㄑ, ㄒ [tɕ, tɕ', ɕ]。这个办法,受到反对变讀法的人們的反对。而且,ㄐ, ㄑ, ㄒ 和 ㄐ, ㄑ, ㄒ 兩組輔音都是出現頻率較高的,結果是滿紙 j, q, x, 自然不容易得到人們的欢迎。

q 和 x 这两个字母出現过多,特別引起人們的不喜欢。因此有人考虑把 ㄐ, ㄑ, ㄒ 写成 j, c, s, 同时把 P, ㄆ, ㄌ 写成 dz, tz, sz 或者 tz, ts, sz。这样,虽然不能避免双字母,可以减少双字母的出現,因为 P, ㄆ, ㄌ 比 ㄐ, ㄑ, ㄒ 出現頻率低得多。这种安排破坏了兩組輔音的对应形式,不少人觉得可惜。于是有人考虑把兩組字母顛倒过来,用 z, c, s 表示 ㄐ, ㄑ, ㄒ, 同时 P, ㄆ, ㄌ 写成 zh, ch, sh 或者 ㄐ, ㄑ, ㄒ, 这样可以减少双字母的出現,而保持兩組輔音的对应形式。但是,把 s 讀成 ㄆ [s], 而把 ㄌ [s] 写成 sh 或者 ㄐ, 这种办法过于違反习惯,妨碍国内少数民族采用汉语拼音字母作为共同的字母基础,也妨碍外来語 (主要是科学术语) 的拼写。

另一种考虑是采用加符字母表示 ㄐ, ㄑ, ㄒ (例如 ㄐ, ㄑ, ㄒ; z, c, s 或者 z, c, s); 保留跟 z, c, s 的对应。这些加符字母比双字母簡短,适合在汉字旁边注音的要求;可是書写和打字不如双字母方便,打电报仍旧要用双字母代替。汉语拼音方案已經用附加符号标調,如果再用附加符号区分字母,兩种性質的附加符号同时并用是

不好的。如果仅仅作为汉字注音的縮写式,不作为正式写法,这是不会有人反对的。1956年“草案”里 ㄐ, ㄑ, ㄒ 的正式写法是 z, c, s, 以 zh, ch, sh 为电报上的代用式;现在改为正式写法是 zh, ch, sh, 以 ㄐ, ㄑ, ㄒ 为汉字注音的縮写式。

双字母的写法也可以有多种样式。例如有人建議把 zh, ch, sh 改为 zr, cr, sr 或者 dr, tr, sr; 用 r 表示輔音 ㄐ [ɕ], 同时作为这一組翘舌輔音的共同記号,这比后加 h 更加合理。但是这些写法不如 zh, ch, sh 那样是人們所熟悉的。多方探索的結果,証明还是采取 zh, ch, sh 和 z, c, s 的写法比較好。

c) j, q, x 問題。写法举例 (跟 ㄐ, ㄑ, ㄒ 和 ㄐ, ㄑ, ㄒ 作比較):

| | | |
|---------|-------|----------|
| ㄐ < ㄑ | ㄐ ㄑ ㄒ | ㄐ ㄑ ㄒ |
| j q x | g k h | zh ch sh |
| j q x | g k h | j q x |
| g k h | g k h | zh ch sh |
| z c s | g k h | zh ch sh |
| j ch sh | g k h | j ch sh |
| de te c | g k h | dr tr sr |

这是兩年來关于字母安排的爭論焦点。它有牽一髮而動全身关系,牽涉到:是否用变讀法,是否借用多余字母,是否要韵头字母,元音 u[y] 如何写法,等等問題。

1956年“草案”用 ㄐ, ㄑ, ㄒ 表示 ㄐ, ㄑ, ㄒ [tɕ, tɕ', ɕ], 这种写法是人們不习惯的,因此是不稳定的。有人不喜欢 q, x 这两个字母;另外有人又想把它們留下作为标調字母或者电信上的特定符号。ㄐ 是借用的俄文字母,印刷体跟 y 易混,手写体跟 r 易混,夾在拉丁字母里不調和。

如何把 ㄐ, ㄑ, ㄒ 的写法改得更加合适呢?一种办法就是放弃專用字母,采用变讀法。例如用 g, k, h (ㄐ, ㄑ, ㄒ) 或者 j, ch, sh (ㄐ, ㄑ, ㄒ) 兼表 ㄐ, ㄑ, ㄒ, 这都是过去有过实践經驗的写法。这两种变讀法各有利弊。g, k, h 变讀的优点是: 1. 用單字母,不用双字母; 2. ㄐ, ㄑ, ㄒ 大約三分之二是历史上由 g, k, h 演变而来,三分之一由 z, c, s 演变而来,用 g, k, h 变讀符合多数的語源。j, ch, sh 变讀的优点是: 1. 不妨碍方言里的 ㄐ, ㄑ, ㄒ 写成 gi, ki, hi; 2. 可以避免人們要求把三分之一的 ㄐ, ㄑ, ㄒ 写成 z, c, s 以致回复到“尖团”的爭論上面去。前者的优点就是后者的缺点;后者的优点也就是前者的缺点。这两种变讀法彼此之間的矛盾,以及变讀跟反对变讀之間的矛盾,终于使这两种办法都不能够实现。

有人考虑用双字母来解决问题,避免变讀。例如用 de, te, c 表示 ㄐ, ㄑ, ㄒ; 同时用 dz, tz, sz, z 表示 ㄐ,

ㄐ, ㄑ, ㄒ, 以及 ds, ts, s 表示 ㄆ, ㄑ, ㄒ。这种写法系统整齐, 也比较合理。但是双字母用得太多, 三套辅音的区别不够明显, 阅读和书写都相当费力, 不容易获得人们的支持。

变读法和双字母都行不通, 结果是在不用新字母的条件下, 改用 j, q, x 表示 ㄐ, ㄑ, ㄒ, 解决了这个争论。这个解决办法的优点是可以使全部声母没有变读; 唯一的缺点是由此间接影响到 ㄩ 不得不改用加符字母 ü。从整个方案的字母安排来看, 这比 1956 年“草案”好得多了。

d) h 问题。ㄏ [x] 用 h 好呢, 还是用 x 好? 主张用 x 的理由是: 跟国际音标和俄文相近, 可以定出 h 专作翘舌辅音的符号(即在 zh, ch, sh 中作为一个符号, 不表单独的辅音), 还可以保留 h 表示方言里的濁音 [ɦ] (如吴语“合”的声母)。主张用 h 的理由是: 比较接近一般习惯, 符合过去多数方案的写法, 并且可以把 x 留作专表 ㄒ [x] 的字母。h 的支持者比较多; 在 ㄐ, ㄑ, ㄒ 用 j, q, x 作为专用字母的条件下, 当然只有采用 h 来表示 ㄏ。

e) r 问题。ㄖ [ʀ] 的写法, 主要有 r, rh, j 等几种不同的主张。主张写 rh 的, 要求跟 zh, ch, sh 成一个系统, 跟韵尾 -r 有区别, 保留 r 译写外来语的辅音 [r] (例如“罗马”Roma)。困难是多了一个双字母, 而且韵尾 -r 跟声母 h 相遇也会误作声母 rh (例如“二胡”erhu 可能误读“厄如”)。主张写 j 的, 认为这跟国际习惯更近(例如法文 j 接近汉语ㄐ), 可以把 -r 专作韵尾字母。j 作为 ㄐ 的专用字母以后, 用 j 表示 ㄖ 的主张当然不能成立。权衡利弊, 还是用 r 表示 ㄖ, 利多而弊少。在实际应用当中, 声母 r 跟韵尾 -r 并无混淆; 至于外来语当中的 r, 能读外国文的人可以读外国音(外国音不止一种), 不能读外国文的人, 不妨照汉语读音来读。

f) ng 问题。ㄋ [ŋ] 的写法主要就是 ng 和 ㄋ 两种主张。ㄋ 是原有的国际音标; 人们对这个长脚字母比对于 z, c, s 的感情好得多, 因为它还简单, 而且有分清音节的作用。但是 ㄋ 的写法实际上要跟着 ㄐ, ㄑ, ㄒ 走。在不同新字母的前提下, ㄋ 当然也跟着用双字母。汉语拼音方案一共用四个双字母 (zh, ch, sh, ng), 还是拉丁字母式方案当中双字母比较少的。(国罗七个双字母: ㄐch, ㄑsh, ㄒng, ㄔch, ㄕsh, ㄖtz, ㄕts; 北拉五个双字母: ㄐzh, ㄑch, ㄒsh, ㄖrh, ㄕng)。方案规定 ng, 以 ㄋ 为汉字注音的缩写式, 跟 zh, ch, sh 的缩写式 ㄓ, ㄔ, ㄕ 相配合。

g) 不讨喜欢的字母 q, x 和 z。上面谈到, q 和 x 是人们所不喜欢的。q 和 x 在多数西洋文字里不表独特的音位, 因此用得比较少。q 手写体跟 g 容易混(大致是为了避免跟 q 相混, 所以印刷通用的罗马体 g 至今保

留古老的形式)。在中国, q 使人联想到“阿 Q”。在代数里 X 用作未知数的符号。由于这些原因, 人们不喜欢这两个字母, 特别不喜欢自己的姓名用这两个字母开头。(怕被人称为 Q 先生, 或者 X 先生)。可是, 英文“王后”(Queen)是 q 开头的, “耶稣圣诞”(X-mas)用 X 代表耶稣。不喜欢的心理是可以改变过来的。又有人不喜欢用“最后字母”z 作为“中国”(Zhongguo)的第一字母, 顾虑开国际会议我们会被排在最后。因此不仅要求把 Zhong 改写 Zong (双字母改单字母), 还要求把 Zong 改写 Cong (Z 改 C)。其实坐在最后或者最后发言, 并不一定吃亏。国际会议大都按法文的国家名称排列(例如美国, 不按 U. S. A. 排列, 而按 Les Etats-Unis 排在“E”行), 中国(法文 la Chine)当然可以援例排在“C”行。不讨喜欢的字母用惯了感情也会亲切起来的。

(3) 元音字母安排问题。元音音位比辅音少, 可是元音字母更加少, 所以元音字母在如何安排上也有过争论。

a) 单元音的写法问题。

o 和 e。有人认为北京语音实际上有 ㄛ [ə] 而無 ㄝ [o]; ㄡ 和 ㄨㄝ 是 [əu] 和 [uə], 不是 [ou] 和 [uo]; 因此主张把 ㄛ 和 ㄝ 合并成一个 ㄛ, 用字母 o 来表示; 这样可以把字母 e 用来专门表示 ㄟ [ɛ], 避免 ㄛ 和 ㄟ 变读。反对 ㄛ 和 ㄝ 合并的人们, 认为注音字母起初曾经把这两个音位合并, 后来经验证明合并不便, 所以重又分开。国语罗马字和拉丁化新文字也都把 ㄛ 和 ㄝ 分开(不过表示方法不尽相同)。二者分开, 已经成为习惯, 而且表声词里也有“喔”[o] 和“唔”[io] 的存在。二者合并, 将引起不便, 对于普通话今后的发展, 以及译写外来语和记录方言, 都不利。方案始终用 o 表 ㄛ, 用 e 表 ㄟ, 二者分开。

ê 和 e。ㄟ [ɛ] 除了一个表声词“谈”以外, 其余都只在复元音当中出现, 例如 ㄟㄩ [ie, ye]。用 e 兼表 ㄛ 和 ㄟ, 单元音读 ㄛ [ə], 跟 ㄟ [i] 或 ㄟ [y] 结合成复元音时候读 ㄟ [ɛ], 这种变读法在实用上是沒有问题的。反对的人们曾经提出改用 ə (倒 e), ë (上加两点) 等表示 ㄛ, 或者改用 E (大写 e), ê (上加两点) 等表示 ㄟ。1956 年“草案”没有规定表声词“谈”的写法, 只在补充文件里说明可以写成 eh, 但是这样写法在有些场合用起来并不方便, 例如 m 的名称 ㄟㄇ 写成 ehm 就不妥当。最后规定单用的 ㄟ 写成 ê, 复合元音当中仍旧只写 e。过去国语罗马字规定表声词“谈”写 è, 这跟现在的标调符号有冲突, 所以改作 ê。

ü 和 u。1956 年“草案”用 y 表示 ㄩ [y], 跟国际音标一致, 也跟北欧的习惯符合, 但是跟多数西洋文字的用法不同。由于 j 改作 ㄐ 的专用字母, “草案”的 j [j]

和 y [y] 不得不改变写法。u 的写法就成了安排元音字母的爭論之一。人們提出了各种不同的写法，主要有：ü (上加兩点)，iu (双字母)，v (利用多余字母)，y (用 y 作 u，廢除韵头字母 y)，以及用 v 表示 x，用 u 表示 u 等等。單元音用双字母不是理想办法。廢除韵头字母所引起的困难更大。v 虽然在古代是元音字母，可是在現代早已变成通用的輔音字母，我們在科学術語当中也要用到，把它讀成 u 或 x 將产生不便。人們对于 ü 上的兩点也不喜欢，但是比起改用 v 或者廢除韵头字母来，利多而弊少。由于 j, q, x 都是專用字母，它們后面只会出現 u，不会出現 x，可以把 ü 上兩点省略，实际成为 u 变讀 ü。yü 也同样可以省作 yu，因为 i x 已經規定写成 you。通过兩点的省略可以减少兩点所引起的書写麻煩。当然，这个办法也有缺点，因为它实际是不規則的变讀 (lǚ, nǚ 不能省去兩点)。但是 ü 在国际間是比較通用的，过去威妥瑪式也如此写；采用 ü 不牽动其他方面，可以保留韵头字母 y，保留輔音字母 v，不增加双字母，所以最后如此决定了。

i (i) 和 -i (ㄣ)。i [i] 写 i 是沒有問題的。i 兼作 zhi, chi, shi, ri, zi, ci, si 的元音 (舌尖元音 ㄣ) 就成了問題。首先發生了舌尖元音存在与否的爭論。有人說，这只是声母 zh, z 等的延長或者元音化，不存在独立的元音。反对的人說，明明可以独立發音，怎說不是独立的元音呢？同意舌尖元音存在，仍旧有要不要写出的爭論。有人說，存在不一定写出，过去注音字母就沒有写出。反对的人說，除掉少数輕音音节以外，每一个音节必須写出元音，这是用拉丁字母拼音的基本規則。同意写出，又有如何写法的爭論。人們提出过各种写法，主要有：i (小型大写 i, 1956 年“草案”提出)，i (兩点)，i (無点 i)，y (i 的半元音字母)，ə (倒 e) ii (兩個 i) 等等。用 y 的好处是不妨碍“尖音”pi, ʃi, ʌi 的拼写，缺点是跟 y 在音节开头的隔音作用不調和，而且有人不喜欢用这个“長字”来写可以省写的元音。双字母 ii 难于得到人們贊同。i 或者 i 都不坏，可惜是 26 个字母以外的形式。汉语的舌尖元音本来是从元音 [i] 演变而来，用 i 兼表 ㄣ 符合語源，而且字形短小，是比較合适的办法；唯一缺点是妨碍拼写方言的“尖音”，这可以另外設計补充办法 (例如 pi, ʃi, ʌi 写 zii, eii, sii 之类)。这个爭論就如此得到了解决。

b) 韵母的拼法問題。

ian 和 üan。ㄣ 写 an，因此 i ㄣ 和 u ㄣ 写 ian 和 üan。实际發音：ㄣ 是 [a]，ㄣ 是 [an]，i ㄣ 和 u ㄣ 是 [iæn] 和 [yæn]，a 的音值三者不等。ian 和 üan 当中的 a 發音受到前面 i, ü 和后面 n 的影响，变得接近 [ɛ]，跟 [a] 的距离已經相当远，因此有人反对写成 ian 和 üan，主張改用威妥瑪式 ien 和 üen。从語源来看，ian 是由 an

演变来的，例如“肝”、“柑”讀 g-an，而“奸”、“鉗”讀 q-ian，諧声偏旁的韵母从 an 演变为 ian。这个对应关系現在还存在于方言跟北京音之間，例如“間”“閒”，好些方言讀 gan, han, 北京音是 jian, xian。國語羅馬字和拉丁化新文字都写成 an 和 ian，跟注音字母 ㄣ 和 i ㄣ 一致。如果改为 ien 和 üen，跟我們的傳統音位觀念和習慣拼法都不合，而且 ien 和 üen 还可能誤認和誤讀为 i ㄣ 和 u ㄣ，方案規定写 ian 和 üan，应当說是好的。

ao 和 iao。ㄣ [au] 和 i ㄣ [iau]，1956 年“草案”写成 au 和 iau。这种写法的好处是韵尾 -u 的形式跟 ou 和 iou (iu) 一致，缺点是 au, iau 容易跟 an, ian 相混，手写时候特別如此。方案为了实用方便，后来改作 ao 和 iao。(这个韵尾实际發音是 u 和 o 之間的 [ʊ]，所以写 u 或 o 都可以。)

ong 和 ueng。ㄣ 在“草案”里写成 ung (uṅ)，但是它的实际讀音有兩種，一种是跟声母結合的，讀 [uṅ]，另一种是自成音节的，讀 [uaṅ]。过去國語羅馬字根据实际讀音分为 ong 和 ueng (weng)。方案現在沿用这分为兩種的写法。

ong 和 iong。ㄣ (跟声母拼) 和 u ㄣ，在“草案”里写成 ung (uṅ) 和 yng (yṅ)。这种写法的好处是跟注音字母的原則一致，把傳統的合口呼韵母都写成 u- 开头。可是 ㄣ (跟声母拼) 的实际讀音是介乎 ung 和 ong 之間的 [uṅ]，因此可以拼作 ong。u ㄣ 的实际讀音是 [iuṅ]，可以拼作 iong，跟 ong (ㄣ) 联系。过去國語羅馬字就是如此写法，它的好处是閱讀和書写更加清楚。現在方案为了实用方便，沿用这个办法。

uei, iou, uen 和 ui, iu, un。uei, iou, uen 是基本式；自成音节时候改用韵头字母，写成 wei, you, wen；跟声母拼的时候省去中間的元音字母，写成 -ui, -iu, -un。有人主張一律用基本式，不要簡省写法；但是实用上人們要求沿用簡省的写法。現在方案的規定照顧了各方面的要求。

三 其他方面

(1) 隔音方法問題。方案規定兩種隔音方法：

a) 用韵头字母 y 和 w 分隔音节；音节开头的 i, u, ü 写成 yi (y-), wu (w-), yu。1956 年“草案”用的韵头字母是 j 和 w，現在改为 y 和 w。有人主張廢除韵头字母，因为韵头字母的变化初学者學習困难；特别是 j 改作 u 的專用字母以后，为了保留 y 作为表示 u 的字母，主張廢除韵头字母。但是，片面要求簡單易学是不妥当的。为了使拼写方式完备，方案仍旧保留了韵头字母，而且对“草案”里缺少韵头字母的 u (草案作 y) 也补充了韵头字母 (ü 以 yu 为韵头形式)。这一規定对

于多音节詞連写有好处。

b) 用隔音符号[']分隔音节。“草案”規定隔音符号在 a, o, e, y 前面都要用到, 現在有了韵头 yu 的写法, 只有在 a, o, e 前面用到, 减少了隔音符号的出現。不少人主張用[-](短橫)作为隔音符号, 但是短橫在拼写法当中用途太多, 所以仍旧用一撇作为隔音符号。

(2) 标調方法問題。声調是否要标, 可否省略, 多标还是少标, 这是一个爭論問題。但是方案需要一套标調方法, 这是沒有爭論的。用什么方案来标調呢? 人們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設計, 例如:

1) 用字母大小写的变化标調: 例如陰平 ma, 陽平 mA, 上声 MA, 去声 Ma。

2) 用拼法变化标調: 例如陰平 mha, 陽平 ma, 上声 maa, 去声 mah(过去國語羅馬字用此法)。

3) 用附加数字 1, 2, 3, 4 标調, 并把数字形式“字母化”: 例如陰平 mai(可省), 陽平 maz, 上声 ma3, 去声 ma4(現在有些少数民族新設計的文字用此法)。

标調方法可能性也是几乎無穷的。方案采用注音字母所用过的, 群众已經有習慣的标調符号, 这是迅速解决标調方法爭論的唯一办法。

(3) 字母的体式、順序和名称問題。

a) 体式問題。拉丁字母分印刷体和手写体, 兩体又各有大写式和小写式, 共計四种体式。有人認為这样就实际是 104 个字母, 比 37 个注音字母更加复杂, 學習起来困难。因此要求取消三种体式, 只用一种。事实上印刷体和手写体的分別是哪一种字母所不能沒有的, 因为印刷体要求整齐清楚, 手写体要求連貫迅速, 自然就是兩体的差別。这是取消不掉的。至于大写和小写兩式是可以取消一式的, 不过取消以后我們將感到不便。在書写上, 大写字母可以表示句子开始, 区分專用詞等等; 取消了大写字母就会增加閱讀的不便。在科学和技术上, 大写跟小写各有代表不同事物的意义, 例如大写 C 代表“碳”, 小写 c 代表“公分”; 如果取消了大写字母, 我們的科学家就会陷入困难。所以大写字母也是取消不得的。只能对于初学的人們先教一种, 后教一种, 运用教学法减少學習的困难。又有人主

張把形体不同于小写的大写字母以“小型大写”的形式作为独立的字母夾在小写字母当中应用, 借此解决拉丁字母不够用的問題。例如用 E 表示 u, 用 e 表 z 等。这个办法事实上是增加新字母, 而新字母的缺点人們已經認清了。

b) 順序問題。拉丁字母的順序跟注音字母不同。習慣于注音字母的人們要求把 a, b, c, d 順序改为 b, p, m, f 順序。这种更改事实上有困难。因为: a) 注音字母 u, x, p 在先, p, x, Δ 在后; 拉丁字母就不能 zh, eh, sh 在先, z, e, s 在后。b) 注音字母 ㄞ(ai), ㄟ(ei), ㄠ(ao), ㄡ(ou), ㄢ(an), ㄣ(en), ㄤ(ang) ㄥ(eng) 的順序也是拉丁字母所不能采用的, 因为同一个拉丁字母拆开排列是不合理的。c) 放弃拉丁字母的国际通用順序, 不利于文化交流。所以方案采用了国际通用順序。

c) 名称問題。有人主張拉丁字母采用注音字母名称, 理由是学过注音字母的人學習容易。另外一种主張是采用国际化的名称, 理由是注音字母名称喊不响亮, 听不清楚, 而且 y 和 w 沒有注音字母名称。事实上如果不另定适合于漢語的国际化学母名称, 就等于承認借用英文字母名称, 但是这是不合理的。方案終於規定了国际化的漢語字母名称。

“千家爭鳴”已經开花而結果。关于漢語拼音方案的各个爭論問題, 通过方案的正式定案而得到了解决。这些爭論大都只有相对的是非, 沒有絕對的是非。任何解决方法也只能做到利多于弊, 而不能做到有利無弊。我們認為这些爭論的解决是圓滿的。在过去兩年的爭論过程当中, 我們看到, 在一个文化基础深厚的民族里, 产生一个新的拼音方案特別困难。唯一可行的道路是集中历史上行之有效的各种方案的优点, 加以系统化并作必要的改进, 而不是自我作古, 从头新創。凡是离开历史發展軌道的意見, 都是不現實的。漢語拼音方案实际不是一个新創的方案, 它的每一个字母的用法都是前人所嘗試过的, 現在不过是整理历史, 从而推进历史, 只有从历史發展的角度来看, 它才是一个全新的、完备的方案。“千家爭鳴”所以能够得到圓滿的解决, 关键在此。

(接 167 頁)

把中国的語言科学研究工作包下来嗎? 如果大家对語言科学不感兴趣, 这几百人、几千人自己往深里鑽, 那就算是我們的語言科学提高了嗎? 如果我們为這個問題焦急, 那么我們不應該問一問为什么人家对于這門科学不感兴趣呢? 如果我們發現, 重要的原因之一是語言科学不够普及, 那么在原有的語言科学基础不够厚、語言学人才不够多的情况之下, 我們不感到自己身上担負着很大一部分普及這門科学的責任嗎?

根据上边說的种种情况和理由, 我認為普及語言

科学的工作應該列入我們的語言科学工作躍進规划里去。我还建議, 在每一位語言学者的个人规划里應該有这样一条: 在进行專題研究工作或教学工作的同时, 要深入群众, 了解他們的需要, 向他們學習, 每一兩年內为广大的工农青年、学生、教师等写出一定字数的通俗讀物, 并且严肃地檢查它的效果。我想, 如果我們肯这样作, 那对于文化教育事業的發展是大有貢獻的, 对于語言科学的提高是大有益处的, 对于自己的研究工作是大有帮助的, 对于自己的思想改造也將是大有意义的。

汉语拼音字母的科学体系

黎锦熙

“汉语拼音方案”自从国务院公布并經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之后，凡是沒有学过注音字母或者是学过而完全忘記了的，大都提出几个疑問：1)“声母表”的讀法跟“字母表”中的子音名称为什么不一样？2)“韵母表”中的双拼、三拼和四拼的字母为什么摆得这样混乱？3)是不是应当先学会注音字母才好学习和体会这套汉语拼音字母？

所以發生这样的疑問是有个总原因的，可以理解的。我且拟个总答复。

原来“汉语拼音方案”的声母韵母兩表，是專为学过注音字母的人便于对照学习而設的。学过注音字母的人再学拼音字母，有了这两个表，直可無师自通。可以说，这两个表是由注音字母过渡到拼音字母教学上的一种“学科体系”。

但是，社会上沒有学过注音字母的人还很多，所以才發生上述的几个疑問。最不可忽視的就是誤以为学习拼音字母还得先学注音字母。当然，汉语拼音字母事实上就是“在注音字母的基础上进行采用国际形式字母”的，^①但这并不等于說，学习拼音字母还要先学注音字母。我的总答复是：学习拼音字母并不要先学注音字母。对于声母、韵母兩表，可以另行根据拼音字母本身的“科学体系”來說明，来解决问题，不需要再牽涉到注音字母。公布的汉语拼音方案既是一种过渡的“科学体系”（当然这对于学会注音字母的人是有用的、必要的），現在我們就应当按照語音学上的發音原理和汉语汉字讀音的特征，把“汉语拼音方案”的“科学体系”建立起来，对于沒有学过注音字母的人就根据这个“科学体系”来进行教学（就是学过注音字母的人这样学习也易于进一步体会音理，所以在后边的表中仍注上注音字母）。这在汉语拼音字母的教学法上，也可能是一个“大躍进”。

請看后边的三个表（另有个詳細的“汉语拼音字母發音表”补充說明，作为音理研究的参考）。这里还得先提一个总認識。

“汉语拼音方案”的声母韵母兩表把注音字母做基础，这是正确的，因为学过注音字母的人已經不在少数，必須尽先采用这种“学科体系”。但这还不是主要的理由。主要的理由是：注音字母的排列系統，本来是比較拉丁字母的国际傳統習慣进了一步，接近于“科学化”的，所以根据它来編制了这声母、韵母兩表，讓初步

学习汉语拼音字母的人一开头就接触語音系統，可以获得若干关于語音学的基本知識。但是注音字母就在它这个优点上产生了缺点：为着要做到三拼为限，在音素字母之外多制定了四个复合韵母（ㄅㄧㄣ ㄣㄩㄣ）和五个帶声韵母（ㄅㄛ ㄆㄛ ㄌㄛ ㄋㄛ ㄣㄛ），一共多了九个音节字母，在韵母表中自成一种体系，因此倒打乱了并且混淆了純音素字母的自然体系。（声母方面的排列，注音字母也不完全符合于發音器关的一定順序。）就是說，它的科学化並沒有能够徹底。現在既采用了二十六个近于純“音素”的拉丁字母，就不可能仍照字母較多而其中杂有“音节”的注音字母体系来排队制表了，在教学上也就不必还要一致地長久地依靠注音字母的这种过渡性質的“学科体系”了，大可以再进一步就把汉语拼音的拉丁字母的“科学体系”建立起来，同时就作为教学上一种革命形式的“学科体系”。

这就是对于所拟的三个新表的一个总認識。

請同志們考虑試用，在实验中給以批評、修訂。

汉语拼音字母科学体系表

【記号說明】(1)“[]”是表示：1. 此母不用（如v，-iou），或用而未列入“声母表”，如-ng(ŋ)；2. 一母兩用中的变讀，如-r, e(ɛ), -i(ɪ)。 (2)“-”是表示：1. “-”后必再加韵母，如“半韵母”y-, w-；2. 前必加声母如-ong，或加半韵母，‘n-i, -u；只-r前加韵母。

(1)声母：
(共21) b_ㄅ p_ㄆ m_ㄇ f_ㄈ [v_ㄨ]
d_ㄉ t_ㄊ n_ㄋ l_ㄌ
z_ㄗ c_ㄘ s_ㄙ
zh(z)_ㄓ ch(ĉ)_ㄔ sh(ŝ)_ㄕ r_ㄖ [r-_ㄖ ㄴ]
j_ㄐ q_ㄑ x_ㄒ
g_ㄍ k_ㄎ [-ng_ㄋ] h_ㄏ

【說明】(1)按照“發音部位”分作六組橫排，同时按照“發音方法”分作五行直排，練習时，橫讀后还可直讀。（关于“發音部位”和“方法”的說明，可參照“汉语拼音字母發音表”。下兩表同。） (2)声母的讀音，除用双字母的 zh, ch, sh[-ng] 須照注音字母 ㄓ, ㄔ, ㄕ 唸成單音外，其余的，如果已把“汉语拼音方案”的“字母名称表”唸熟了，就可以都照字母的“名称”来唸（只有 r 的本

① 參看《汉语规范化的基本工具》，江苏人民出版社，57頁。

音可照注音字母口唸, [-r])就照字母名称唸)。

(2)單韵母: a_Y o_Z e_Z [e(ê)_Y]

(共6)

[-i_m]

-i(y-)_I -ü(yu)_U -u(w-)_X

【說明】(1)也按照“标准元音”(參“發音表”)的体系分作三組橫排: 1. “o”和“e”是一个集团(“o”圆唇, “e”就是“o”的不圆唇, 所以要这样摆)。2. “[-i]”是汉语特

有的“舌尖元音”(若是唸不出来, 可以暫照“r”唸作注音字母的“日”, 拉長些)。3. “-i”“-u”“-ü”是舌位高升的元音, 就是从前所謂“三介母”, 依靠它来安排下表的“四呼法”的。(“-i”不圆唇, “-ü”就是“-i”的圆唇, 所以要摆在一起。) (2)“y-”和“w-”是“-i”和“-u”的“半元音”, 可叫作“半韵母”。只打头用。須照字母名称唸。

(3)帶声韵母(17)和复合韵母(16)一共33:

| 开口呼 ₁₀ | 齐齿呼 ₁₀ | 撮口呼 ₃ | 合口呼 ₁₀ |
|----------------------------------|---|-------------------------------------|---|
| | [-i(yi) _I] | [-ü(yu) _U] | [-u(wu) _X] |
| | -in(yín) _{I_Y} | -ün(yun) _{U_Y} | -un -X _Y |
| | -ing(ying) _{I_L} | | |
| [a _Y] | -ia(ya) _{I_Y} | | -ua(wa) _{X_Y} |
| an _Y | -ian(yan) _{I_Y} | -üan(yuan) _{U_Y} | -uan(wan) _{X_Y} |
| ang _X | -iang(yang) _{I_X} | | -uang(wang) _{X_X} |
| ao _Z | -iao(yao) _{I_Z} | | |
| ai _Y | | | -uai(wai) _{X_Y} |
| [o _Z] | | | -uo(wo) _{X_Z} |
| -ong-X _L | -iong(yong) _{U_L} | | |
| ou _X | [-iou](you, -iu) _{I_X} | | |
| [e _Z , _Y] | -ie(ye) _{I_Y} | -üe(yue) _{U_Y} | |
| en _Y | | | [-uen](wen) _{X_Y} |
| er _L | | | |
| eng _L | | | [-ueng](weng) _{X_L} |
| ei _Y | | | [-uei](wei, -ui) _{X_Y} |

【說明】(1)按照汉语語音学上的“开、齐、撮、合”四种“呼法”分作四組直排(这是汉语的特征和它自創的語音学上的优良傳統; 其中“o”是开口圆唇, 不属于“合口呼”), 同时按照“主要元音”分作十五行橫排(因此第2表的六个“單韵母”也包括在这表中, 用作提綱, 以【】为記), 練習时, 直讀后还可橫讀。(2)汉语中凡是用“韵母”打头的字, 只有 a、o、e、y、w 这五个字母, 簡明好記。(3)表中的复合韵母, -iou、-uei 前拼声母时, -iou 一律簡省作 -iu, -uei 一律作 -ui, 都記入独立的韵母內。下加“=”为記。④ (4)表中都是双拼以上的韵母; 这些韵母的第二个字母以下都是依照前 1.2 兩表的字母順序排列的(所以“帶声韵母”要摆在“复韵母”的上边, 因为声母在韵母之前)。(5)由于第 1.2 兩表都是“音素字母”, 已按照語音学的發音体系, 把注音字母的原順序更合理的改排, 又摆脱了注音字母那九个“音节字母”(即 ㄅ、ㄆ、ㄇ、ㄏ、ㄏ、ㄏ、ㄌ、ㄌ、ㄌ)的牽制, 所以这第3表就能完全依照“音素字母”的順序来排队。这就可以讓没有学过注音字母的人不再感到韵母排列的混乱。

如果要依着汉字标准音的系統来排列常用字, 就完全依此三表的“音序”, 也可以不打乱拉丁字母的音素体系——只有“-iu”(如“牛”)应降列在“-ie”(如“捏”)之后。“wu”应降列在“wei”之后。(6)总计全三表有表示“音素”的“声母”和“韵母”共 27, 有表示“音节”的“帶声”和“复合”韵母共 33, 合共 60 个單位。練習認熟之后, 就可把声母和韵母相拼成音, 或者韵母独立成音。(在北京音系中的汉字讀音, 总共只有 411 个基本音; 再分四声, 总共就有 1284 音, 这就等于說, 汉语标准音用拼音字母拼出来共有 1284 个不同的面孔。)如果要依照“字母名称表”的字母順序(即拉丁字母国际習慣的順序)来排列常用字, 也只要記清这 60 个單位, 照标准音一拼就得。

(1958, 3, 8)

④ 这种簡省法只是求拼法上的簡短和整齐; 至于北京語音的实际情况, 可參看《論注音字母》(四)之注二(見《字母与音論叢》, 文字改革出版社本)。

用汉语拼音字母书写音译名词问题

伯 韓

周总理在《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的报告中提到汉语拼音方案可以用来音译外国的人名地名和科学技术用语。吴玉章主任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所作的有关文字改革的报告中也說汉语拼音方案可以用来解决人名、地名和科学技术用语的翻译问题。究竟汉语拼音方案在这方面的应用要如何来实现，一些原则问题的解决似乎是首要的步骤。

音译问题有两方面：一方面是把中国人名地名用拼音字母书写，以便用在对外文件和书刊中；另一方面是把外国人名地名及音译的学术名词用拼音字母书写。前一方面的問題比較簡單，主要的是地方音和北京音的分歧問題，如英文把厦門拼成 Amoy，汕头拼成 Swatow，都是根据地方音拼的；又如西安拼成 Si'an，湘潭拼成 Siangtan，是分尖团音的；都不合于北京音的标准。人名如 Sun Yatsen（孙逸仙），也是如此。这个问题虽然不大，但必须解决。我以为为了推行标准的拼法和普通話語音起見，必須坚决地把不合标准的拼法改过来；为了适应旧拼法的讀者，最初一个时期可以在新拼法之后附注旧拼法，还可以編印一个人地名新旧拼法对照表的小册子供参考。至于国内少数民族的人地名的問題可能有些不同，希望研究少数民族語言的專家們發表意見。

外国人名地名及音译学术名词的問題較复杂，必須按不同对象分別处理，而且要分步骤。有些人認為对一切用拉丁字母的外文只要照抄原文就行了，还有人主張只抄英文，理由是我国音译的外来語差不多都是从英文譯过来的。这些个看法都很不全面。不同的文字对于拉丁字母的应用情况并不一致，因而对同一名词的拼法不免大同小异，有时因历史傳統的習慣不同而对同一地方的称谓有很大差別，如果照上面第一种意見，把不同文字中各种不同的拼法都照样抄过来，那就会造成分歧現象。例如英格蘭，如果按英文写是 England，按法文写就是 Angleterre，如果把俄文拉丁化就是 Anglia（Angliya），这样同时并存，就会叫人看不出是同一地名了。^①

那么照第二种意見，光是照抄英文，行不行呢？这也有困难。最大的困难是英文拼法太复杂，字母的变讀很多，又往往夹杂無音的字母，有些名称我們在沒正式学过英文以前簡直沒法子念。从拼法的規律性这一点来看，与其抄英文，还不如抄德文。^②其次是字母的

用法，我們的拼音方案 and 任何使用拉丁字母的外文都有一定的差別。如英文 c 在 a、o、u 前都讀 k 音，x 讀 ks，德文 ch 相当于我們的 x、h 或 k 等，都和汉语拼音方案距离很远。与其照抄，不如按一定規律把字母改写过来。例如英文加拿大是 Canada，我們就改成 Kanada，英文菲律賓是 Phillipines，我們就改成 Filipin。再其次是外語的構詞法与汉语不同，如果遇到英文書上的学术名词就照抄原文，那和我国傳統的一套不容易調和。例如 CaCl₂ 这种化合物，我們叫氯化鈣，而英文說成“鈣·氯化物”（Calcium chloride），詞的序列顛倒，不合我們的習慣。如果要系統地改用英文術語，勢必連所有的化学名词都改了，比方硫酸化合物也得写成某某 sulphate，而硫黃也得改成 sulphur，这样就不是吸收外来語而是改变民族語言了。当然我們也可以把学术用語和俗名分別处理，可是問題是存在的，处理也得謹慎一些才行得通。因此我們就要提出按照汉语語法和構詞法来調整外来学术用語的要求。而且英文的学术用語有一些并不是国际通用的，而是本族語，象金、銀、銅、鐵、錫之类，当然我們也要用自己的。英文有些名词的拼法也不符合拉丁文系統而是英語化了。有些英文的地名既不符合原名，也不接近我們的習慣譯名，如希腊，我們从 Hellas 譯出，而英文是 Greece，緬甸英文叫 Burma，和原名及我們用的名称都差得远。这都是使我們不能照抄英文的理由。

从以上所說看来，我們对于音译外国人名地名以及学术用語等，應該規定出几条基本的原則：第一，就是不能照抄，除照顧習慣外，一般的也只能照一定的字母对音規則来轉写。过去用汉字譯音，曾有人做过对音工作，那是音节的对照，相当复杂，現在是字母对音，比較簡單，只要对每一种要翻譯的外文搞出一个对音表来就行了，这是便于掌握的。

第二，新名旧名應該分別对待。旧有的譯名已經用得很好的現在不必改譯；用得還不太熟，汉字的写法还不統一的譯名就可以改用拼音字母书写。象上面提到的緬甸，这样的名称只能写汉字或按汉字来拼音。

① 參看《翻譯通报》第1卷第6期王宗炎的論文《音譯的几个問題》。

② 參看《中国語文》1953年8月号陆志章《外国語人名地名譯音統一問題》一文。

其他如“英国、法国”等，可以来两套，用“英国、法国”时就写汉字，用“英格蘭、法蘭西”时就可以拿原文对照，或者干脆改写拼音字母。

对于新的譯名，最好只用拼音字母書写，不用汉字，或者在拼音譯名后面附注汉字譯名以便利一部分未学拼音字母的人参考。但汉字只备参考，如果在不同地方对同一人名或地名有不同的譯法，应以拼音譯名为准。

第三，不能苛求讀音的准确。有些熟悉外国語的人往往对譯名有这个要求，其实吸收外来語和学外国語是兩回事。学外国語，發音要求完全准确，吸收外来語只是在本国語里面添一些外来成分，不需要勉强發本国語言所沒有的音。我們方案里保留了字母 v，可以用来書写 vitamin, Slav 之类的詞，这是在照顧国际通用的字形方面有好处的，但是汉语普通話区的讀者尽管仍旧念成“維他命”“斯拉夫”——就是 Weita-ming, Silafu——並沒有关系。

按照方案，俄文的 ж 可以用 r 对音，但是俄文的 p(和英文的 r 相当)也需要用 r 对音才恰当，这里就發生了兩音同形的問題；但是兩音同形也不一定会發生混淆，俄文音譯也把 w 和 v 同用一个 B 来表示。如果說，过去用汉字音譯，把外文的 r 和 l 混在一起，而現在改用拉丁字母音譯，能够把这两个音分开，那么現在即使 ж 和 p(r) 两个音沒有分別，也仍旧比过去清楚，因为后一种分別(ж 和 p) 在外文中远不如前一种分別(l 和 r) 的重要。

不强調讀音的准确，还可以糾正某种錯誤的想法，那就是只有用汉字音譯(或先譯成汉字再抄汉字拼音)才能讓中国人念出来(例如馬克思只能拼成 Makesi, 不能拼成 Marks)，如果稍为迁就外文的字形(例如采用复輔音 ks, pl, br 等)那就沒法兒念了。其实这是不必要的顧慮。就拿汉字來說吧，这是因为汉语很少复輔音，書面語完全不用复輔音的字，口語中虽然有复輔音(如赶驢人的 dr...)，但汉字是囫圇的音节符号，也無法表示出来。但这并不能証明說汉语的人就不能模仿發出复輔音。即使不能模仿这些音，我們对于汉语普通話所沒有的音节(如 vi, slav 等)尽可以用近似的音节去讀，甚至把一个音节分成几个(如“斯拉夫”是三个音节)，这对意义的了解并無妨碍。

第四，必須注意使外来語的拼法尽可能适应汉语。这一条是第一条(不要机械地照抄原文)的注脚，前面也談过一些，这里結合上一条(不苛求讀音准确)來說一說。上一条的意思是要求尽可能保留原文的字形，不要因为汉语沒有那样的音节就隨便改变原文的字形。但是另一方面，也不可以因为保留原文字形而弄得一般讀者無法念出或者念出来的音相隔太远。例如

菲律賓如果不拼成 Filipin，而拼成 Phillipines，那个 ph 就不好念，就是勉強念出来也不对头。把俄文專名譯成拼音字母也不能抄襲英文的拼法，如將 Чехов(柴霍甫)改写成 Chekhov，那是为了区别俄文 x 和英文 h 两个音而將 x 翻成 kh 的，我們的 h 正是俄文的 x (Чехов→Chehov)，前面的 k 大可不用，用了反而会多念出一个 k 音来。不过，所謂适应汉语也只是适应汉语拼音方案，并不是适应汉字。如果适应汉字，就会使字形复杂化并且远离原名，例如 Stalin 变成 Sidalin, Indonesia 变成 Yindunixiya。

第五，“名从主人”和通过別种語文轉写的方法相結合。一般地說，名从主人是对的，但也不能机械地这样办，試举“緬甸”“維也納”为例，如照原名写，緬甸該是 Pyee-Daung-su Myanma-Nainggan，維也納該是 Wien(按英文是 Vienna)，这就違反我們原有的習慣。还要补充一点，就是通过別种語文轉写的問題。上面已举出 Chekhov 的例子証明通过英文轉写俄文的毛病，这里再举出一个例子証明通过俄文轉写德文的毛病，就是把哲学家 Hegel(黑格尔)变成 Gegel(有人用汉字写成盖格尔)。从这些例子看，还是應該名从主人。而且要認識到，名从主人在字形上很重要，对于字音的細微差別不必苛求，我們尽可以用同一个 h 来代表俄文的 x 和英德法文的 h(例如俄文 Чехов 的 x，英文德文 Holland 中的 h，我們都用 h 来表示)，用我們送气音不送气音的分別(p t k 和 b d g)来表示外語的清音濁音的分別。另一方面，我們用轉写也可以使复杂的拼音法簡單化，如俄文把法文的 Arneau 譯成 Арно, Lancelot 譯成 Лансло，讀音既符合原名，拼法又簡單明了，容易念出来，我們轉写过来(上面这两个例子就是 Arno 和 Lanslo)，对于名从主人的原則也不能說有什么大的矛盾。

第六，注音式和对照式应分別处理。拼音字母和汉字結合有几种不同的方式。在一般文章里，拼音字母夾在汉字里用，它只書写音譯的外国人名地名学术名詞等；在通俗讀物里，拼音字母和汉字是全文并列，而有注音式和对照式的分別。在夾用的場合，已經慣用的汉字譯名不必注拼音字母；新的譯名可以只用拼音字母書写，不必注汉字(开始时期例外)。在并列的場合，注音式是給每个單字注音，对照式是以詞为單位来对照，因此音譯部分，兩式也應該有所区别。当然，新的譯名都可以只用拼音字母書写，不用汉字，这一点兩式都是和夾用相同的。但旧的譯名要写汉字，那么注音式就得严格地按字注音，而对照式就不能不考虑名从主人的原則，除 Ingguo, Meiguo 之类大体上可以按汉字的音来拼写外，一般还是不能迁就汉字，这就是

(轉 184 頁)

怎样在学习普通话中提高拼音字母的功能

徐世荣

“汉语拼音方案”当前最主要的用处之一就是推广普通话，学习普通话。许多训练班和学校在教学试验中已经证明它确是学习普通话的正音利器。

教学普通话如果时间较长，学员的学习是专业性的(如较长时间的训练班或师范学校)，那末，我们就能作更严格的要求，可以进一步研究怎样提高拼音字母的功能，并且提高普通话的教学效果。

在第一步学习拼音字母的时候，可以作这样的要求：看见字母形体就能很快地引起发音器官的反应，马上发出音来。训练学员有这个迅速反应的能力。差不多使发音成为看见字母后的“条件反射”。即使不把声音发出，看见字母，脑子里就能想出这个声音。对于字母是这样，对于包括声、韵、调的音节也是这样。要求做到：

字母形象 → 大脑 — { (1) 器官活动，发音
或
(2) 引起声音的想像

其中声音的想像能力的培养，非常重要。要求学员不但能“发音”，而且能“想音”。不但能看见字母“想音”，反过来还要能听见声音即刻想出字母的形象；或自己想到某个声音(音节或词)，脑子里即刻出现这个声音(音节或词)的拼写形状。自然，正确地“想音”就是正确的发音，拼写能力的提高，是审辨语音十分熟练后才能达到的。但是对于专业训练，我们有必要这样要求。奠定了这个基础，下一步的普通话正音——学话的效果才能显著。

方言地区的人学习拼音字母，对于某些发不好音的字母，要看作关键，尤其要培养准确而灵敏的反应能力。例如看见 zh、ch、sh，后面都带着 h，这就等于“卷舌”的信号，应该即刻卷舌发音。看见 ang、eng、ing，n 后面都有 g，这就等于“缩舌”的信号，应该即刻将舌头后缩，高抬舌根，发“舌根阻”鼻音。看见 l，即能使软腭上升；看见 ü，即能撮拢嘴唇……。反过来，“想音”时也是如此，想到 z、c、s 的音，就不会想到 zh、ch、sh 的形；想到 zh、ch、sh 的音，也不会想到 z、c、s 的形。

拼音字母学会，就要用它当工具，当“拐杖”，学习普通话。改变方音，进行“正音”。一般的学习方法就是使用注音读物，看准每个汉字的注音，依照标注的声、韵、调练习朗读。反复朗读后，记住一些词句的念法，脱离书本，运用到口头上来。——这就叫“丢拐杖”。还要下工夫记忆“字表”。(如《识字正音三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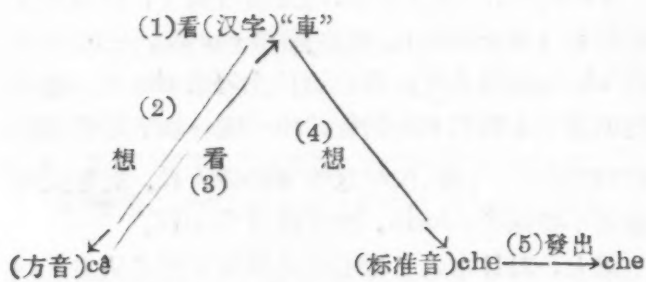
五百字表》、《常用汉字拼音表》、《汉字拼音检字》等都可用)，把普通话语音的同音字，一堆一堆地记住。随记，随在口边应用。——这也是“丢拐杖”。这都是一般教学使用的方法。个别的人肯下苦工夫，可以把日常用词制成小卡片，一面是汉字，一面是拼音字母，带在身边，朝夕翻弄记忆。如果时间较长，肯专心苦攻，这些方法都是有效果的。不少人采用通过汉字、利用“拐杖”的这几种方法改变了自己的方音。

但是这中间还有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一般的学习，最后常是诵读书面文字(脱离拼音字母的书面文字)容易正确，口头说话比较困难，或者仍然不免有个别的字不知不觉地夹杂方音。比方要求读书读报达到十分的纯熟正确，还是可能的，教师、学生都有信心，至于“上口”说话，可就差了。这就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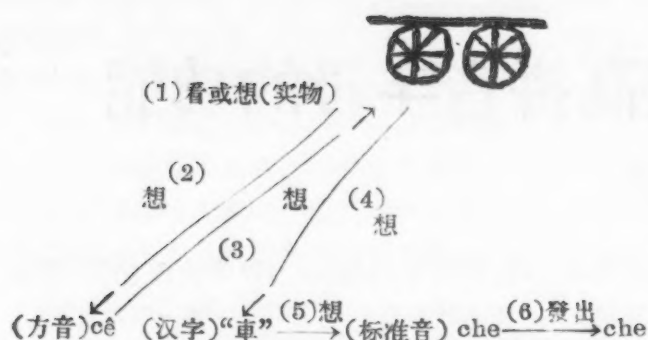
问题的关键在哪儿？学朗读，记字表，翻卡片，全是通过汉字学习的。正音的时间精力，全用在汉字上了。结果当然是善于读报纸、读文章，而不善于上口说话。问题的关键就是汉字的隔障，汉字的拘束。

这样的学习，学员能发出标准音，必须倚靠汉字——脱离了拐杖的汉字。拐杖虽然脱离了，但和拐杖相伴日久的汉字毕竟还可以依凭。在读报纸，读文章的时候，每一个字音的发出，是经过这样一连串的繁复心理活动的(举一个“车”字为例，发音人假定为四川人)。



看见“车”字，很自然地想起自己最熟悉的方音 cê，但是自知克制，不发音，再看看汉字，追索印象，想想标准音该读什么，想起来了，该读 che，于是运用发音器官，发出 che 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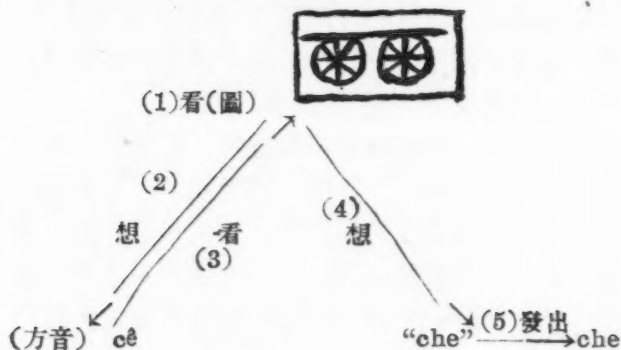
为什么说话“上口”要比看着汉字发音难呢？因为这一连串活动的中心枢纽汉字“车”不见了，把有形的汉字变成无形的汉字，更多费了思考的力量。这一连串活动是这样的：



先看见(或是想到)車这个东西, 第一步很自然地想起自己的方音 cê, 但是自知克制, 不发音, 再想想車这个东西用的是哪个汉字? 想到了“車”, 根据所学所记, 决定它的标准音是 che, 然后发出。这要比“看汉字”多一重“想汉字”, 所以吃力而减低反应的速度。

这种通过汉字练习正音的方法并不能加以否定。它是第一步打基础的学习方法。在第一阶段, 必须这样练习音节, 练习词, 练习发音器官的纯熟的动作, 练习对拼音字母音节形象或词的形象的熟识。

在这个基础之上, 要作高一级的能力的培养、锻炼。方法有两个: 一个是“看图学话”, 一个是“想字母学话”。两个方法都可摆脱汉字拘束, 直接用字母印象发音说话。“看图学话”要培养学员具有下面这种能力:



平时教学, 不通过汉字, 而是通过画片, 教师指点車的形象(等于实物), 反复领读 che 音, 并让学员拼写“che”, 拼写几次。即在画片上写出 che 来。这样就把車这个东西和 che 的音, “che”这一串字母形象联

(接182页) 说, 汉字尽管写的斯大林, 对照式的拼音却不能用 Si-dalin, 而应该写 Stalin。

第七, 对日本人名地名的处理应依据名从主人的原则。先写拼音字母, 后注汉字。例如 Yokohama(横滨), Tanaka(田中)。朝鲜、越南的人名地名也可以适用这个原则。

第八, 对音译学术名词可以改用拼音字母书写, 但外文表示性、数、格等等的语尾一般可以省掉。对单音的音译名词不能按汉字的音来拼, 应该按国际通用的名称拼写, 例如“氨”不能拼为 an, 应拼成 amonia (但不写成 ammonia 或 anoniya)。对单音表意的名词

系起来。以后看见(或想到)車这个东西, 先想方音, 不说, 再看(或想)这个东西, 思索是什么标准音, 脑子里涌现“che”的印象, 接着就按字母准确地发出标准音来。这种反应, 比通过汉字减少一重思维活动, 自然比较迅速。如果练习日久, 能作到把方音的思索减弱, 直接由这个东西想到“che”而发音, 就很成功了。

有形的事物, 可以使用“看图学话”法。无形的事物, 不能画图, 就可以使用“想字母学话”法。例如教师慢慢地念几个词: “英明”, “好”, “品质”, 并且举出例句, 表明词义。使学生想每个词的字母。(学生在学字母的时候已经有了这种能力, 能听到声音, 想出字。)这时学生的脑子里就涌现了 yingming, hao, pinzhi。教师再在黑板上拼写出来, 使学生印证。或使几个学生在黑板上拼写出来, 和大家印证。反复念若干遍, 然后擦去, 使学生复述。逐渐积累, 可以学习句子和成段的语言。——都是心里想(字母), 口里说(普通话)。经过这样的训练, 说话“上口”就不会太难了。

现在把应用拼音字母学普通话的步骤说一下:

第一步 1) 学习拼音字母: 会认, 会念, 会拼, 会写, 反应迅速。2) 审辨字母音值: 听音, 辨音, 用字母记音, 把声音和字母形象联想。3) 想音: 看字母, 想音; 想字母, 想音。

第二步 通过注音的汉字进行正音。朗读, 背诵, 记字表, 翻卡片, 练习摆脱字母, 上口说话。

第三步 看图学话, 想字母学话。

自然, 如果能把方音和北京语音的对应规律找出来, 掌握规律, 把声、韵、调按规律变换, 那是很科学的方法。但是方音音素的分析, 也不简单, 学生必须深知自己的音系, 再学习北京音系, 然后才能互相对应。现在一般的训练, 条件还不够, 细致地研究对应规律还有困难。而且即使掌握了对应规律, 也是在练习发音时方便。在上口说话时, 不可能临时想规律, 还要凭记忆的语音印象发音, 所以“想字母学话”的方法还是有用的。我不懂心理学, 不知这样研究有没有错误, 希望得到指教。

特别是用生僻古怪的方块字书写的, 要改为音译, 按国际通用的名称书写, 例如化学名词“卟”(porphin)可以改为 porfin。不过已经为群众熟知的名称, 如氨、碘、钾等, 暂时仍以仍用汉字的音为好。

以上几点是我初步想到的一些意见, 说的很拉杂。最后我希望有关机构能在最短期间内编写出几种参考资料来: 1) 前面说过的各种主要外文的字母对音表; 2) 常见人名地名的外文、汉字译名及字母译名对照表; 3) 学术名词的音译原则——这也许还得分门别类地搞, 因为各种科学情况不同; 4) 学术音译名词(先搞常用的或基本的)对照表。

数詞和数詞結構

朱德熙

§ 1 系数詞、位数詞、概数詞

数詞包括以下几类:

(1) 系数詞——“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兩、几、多少”。系数詞能够放在量詞之前組成量詞結構,例如:“一个、兩只”;能够放在位数詞(見下)之前組成系数位数結構(§ 3),例如:“二十,多少亿”。除了“兩”之外,所有的系数詞都能加上“第”組成序数結構(§ 10)。

(2) 位数詞——“十、百、千、万、亿”。位数詞能够放在系数詞之后組成系数位数結構。(例見上)

(3) 概数詞——“来、多”。概数詞能够放在系数位数結構和量詞之間,例如“二十来个,三百多本”。系数詞有时也能占据这个位置(二十五个),但是系数詞能够单独跟量詞組合(三本),还能够单独跟位数詞組合(三百),概数詞沒有这两种功能。

(4) “半”和“十”。“半”能放在量詞之前(半个,半斤),这一点跟系数詞一样;还能够放在量詞結構之后(一个半,三斤半)。它跟系数詞不同的地方是不能跟位数詞組合。①

“十”是系数詞,又是位数詞。充任系数位数結構的位数部分(§ 3)时,是位数詞,在其它場合都是系数詞。

§ 2 系数結構

一般的系数結構由两个順序并且連續的系数詞($n, n+1$)組成,当中沒有停頓。例如“兩三个,八九十人”。系数結構跟系数詞一样,能在以下几种位置下出現:

1. 量詞前: 兩三个。
2. 位数詞前: 二三十。
3. 系数位数結構之后: 三十一二。

由不連續的系数詞組成的系数結構只有“三五(个)”一例。由逆序的系数詞組成的系数結構只有“三兩(个)”一例。

系数詞“十”不能參加系数結構。

§ 3 系位結構

系数位数結構簡称系位結構。系位結構包括系数和位数兩部分,系数部分和位数部分之間是相乘的关

系。簡單的系位結構由一个系数詞和一个位数詞組成。例如:

$$二十 = 2 \times 10$$

$$五万 = 5 \times 10000$$

“十”和“多少”不做位数詞“十、百、千”的系数。所有的系数詞都能做位数詞“万、亿”的系数。

§ 4 系位結構組成

几个系位結構按照位数由大至小(亿、万、千、百、十)順序排列造成的数詞結構,叫做系数位数結構組合,簡称系位結構組合。系位結構組合的几个系位結構之間是相加的关系。

例如:

$$三千五百 = (3 \times 1000) + (5 \times 100)$$

$$五万一千九百七十 = (5 \times 10000) + (1 \times 1000) + (9 \times 100) + (7 \times 10)$$

系数詞可以充任系位結構組合的末一項,代表个位数。例如:“二十一、三百五十六”。②

“十一、十二……十九”都是系位結構組合。其中的“十”是位数詞,系数是沒有出現的“一”。③

两个相鄰的系位結構如果是不連續的(即当中有缺位),則要用連詞“零”來連接。例如“一千零八、五万零三百零三”。如果缺位不在当中而在最后,則最后一个系位結構的位数部分可以略去不說。例如:“五百二

① 位数詞跟量詞性質相近,“半个”不仅跟“三个”相当,跟“三十,三百”也是平行的格式。同样,“三个半”跟“三十一,三十二”也是平行的格式。从这个角度看,“半”可以归入系数詞。“一半兒”“兩半兒”的“半兒”跟“半”不同,是量詞。

② 位数詞代表的数值意义可以用 10^n 表示。例如:

$$十 \cdots \cdots 10^1 = 10$$

$$百 \cdots \cdots 10^2 = 100$$

$$千 \cdots \cdots 10^3 = 1000$$

为了跟定义相符,我們可以把处在系位結構組合末一項表示个位数的系数詞也看成一个系位結構。不过它的位数是“零位数”(这里的“零”用的是語言学上的意义,不是一般的意义)。零位数的数值意义是 $10^0 (=1)$ 。所以“二十一”可以分析为: $(2 \times 10^1) + (1 \times 10^0)$ 。

③ 这个“一”有时候也出現,如“一十五(个),一十八(岁)”。

(十),一万三千六(百)。^①

§ 5 复杂的系位結構

如果系位結構的系数部分或位数部分不是一个單純的数詞,而是一个数詞結構,这样的系位結構叫做复杂的系位結構。复杂的系位結構有以下几类:

- (1) 系数部分是一个簡單的系位結構:二十万,五千万,一百万。
- (2) 系数部分是一个系数結構:兩三千,七八万。
- (3) 系数部分是一个系位結構組合:二十五万,九千五百零三万。
- (4) 位数部分是一个位数結構:一万万。(參看 § 6)

§ 6 位数結構

能够充任位数的数詞結構叫做位数結構。上文說“一万万”里的“万万”是一个位数結構。实际上“一万”可以有以下兩種不同的分析法:

- (1) 一万(系数)/万(位数)
- (2) 一(系数)/万万(位数)

因此像“一万万二千万”这样一个系位結構組合就有四种可能的分析法:

- (1) 一万 / 万 + 二 / 千万
- (2) 一 / 万万 + 二 / 千万
- (3) 一万 / 万 + 二千 / 万
- (4) 一 / 万万 + 二千 / 万

(1)(2)兩式都把“一千万”分析为“一 / 千万”,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千万”如果真是一个位数結構,就應該有““一千万二百万”的說法,但事实上沒有,可見“千万”不是位数結構。(3)式前后兩個系位結構的位数相同,都是“万”,从理論上說,这也是一种可能的分析法。^②但实际上“十二万”不能說*“十万二万”,“一百二十万”不能說*“一百万二十万”,“一千二百万”不能說*“一千万二百万”。因此在以上四种分析法里,以(4)式为最合理。可見“万万”和“千万”“百万”“十万”不是平行的格式,“万万”是位数結構,其余的不是。

位数結構“万万”跟位数詞“亿”的数值意义一样。可以自由替換。^③

§ 7 系数詞“二”和“兩”

“二”可以在以下几种位置上出現:

- (1) 單說:
- (2) 充任系数:二十,二千;
- (3) 放在表示度量衡的量詞之前組成量詞結構:
二斤,二尺;
- (4) 系位結構組合的末項:十二,一百零二,一百二;

(5) 放在“第”之后組成序数結構:第二。

“兩”沒有(1)(4)(5)三項功能;能充任系数,但位数詞“十”之前,只能用“二”,不能用“兩”;能跟所有的量詞組成量詞結構(“斤兩”的“兩”之前用“二”不用“兩”)。

§ 8 概数詞“多”和“来”

概数詞“多”和“来”能够充任系位結構組合的末一項,但跟它緊鄰的前一項只能是一个簡單的系位結構(由零位数構成的系位結構除外)。例如可以說“一百五十来(个)”“十万多(人)”,“五十”“十万”都是簡單的系位結構;但不能說*“五十二来(个)”*“十二万多(人)”,因为“五十二”的“二”之后有一个零位数,“十二万”是一个复杂的系位結構。

由“多”和“来”組成的系位組合或是作位数詞“万”或“亿”的系数(一千多亿,十来万),或是跟量詞組成量詞結構(一千多个,十来个)。区别是由“多”組成的系位結構組合可以独立,例如“一百多,一千二百多”,由“来”組成的系位結構組合不能独立。

“多”和“来”除了充任系位組合的末項之外,还可以放在量詞結構之后,組成复杂的量詞結構。例如:“一斤多(油)”“十个来(月)”。

§ 9 系数詞“几”和“多少”

“几”能占据的位置跟一般系数詞相同,能參加系位結構,也能參加系位結構組合,但參加系位結構組合时,末一項不能是概数詞。“多少”只能做“万、亿”的系数,不能參加系位結構組合。

“几”和“多少”都能跟量詞組合。此外,“多少”能直接加在名詞之前,“几”沒有这种功能。

§ 10 序数結構

所有的系数詞(“兩”除外)以及各类数詞結構(位数結構除外)都能放在“第”之后組成序数結構。

① “五百二”的“二”后面有一个零位数。为了把这类格式也概括在內,可以把前頁注②所說的零位数的意义扩展一下,改用 10^{n-1} 来表示(n 代表前面一个系位結構中位数詞的幂次)。例如:

$$\text{五百二} = (5 \times 10^2) + (2 \times 10^{2-1})$$

$$\text{二十一} = (2 \times 10^1) + (1 \times 10^{1-1})$$

② 例如战国及汉代記載器物容量或重量的銅器銘文中,有的数值整数部分和分数部分就用同一个度量詞重复表示,例如“六斤半斤四分斤”(6斤 + $\frac{1}{2}$ 斤 + $\frac{1}{4}$ 斤 = $6\frac{3}{4}$ 斤)[平安君鼎],“二斗一升半升”[陽周倉鼎],“四寸半寸”[筑陽家小立錠]。

③ 在概数詞“多”或“来”之后,只能用“亿”,不能用“万万”,例如“十多亿”“十来亿”不能說*“十多万万”或*“十来万万”。

說“詞組代句”

鄭 南

通常的句子是雙部句：主謂謂語句，形容詞謂語句，動詞謂語句，主謂謂語句。可是下舉的例子既不是這四類的雙部句，也不是一般的單部句，^①然而它表達了完整的意義。

春山暖日和風，欄干樓閣帘櫳，楊柳秋千院中。啼鶯舞燕，小橋流水飛紅。（白朴：天淨沙）

像這類詞組，呂叔湘先生說，“放在這裡不能不說是有句的功用，我們可以說是一種變相的‘存在句’。”^②這是頗有見地的說法，可惜的是還不能概括所有的“詞組代句”。這類句子總是名詞或名詞的組合，大都表示某種景象的存在，因此這種句型常用在描寫景物的時候。詩詞曲中這類語言現象誠然極多，而現代漢語也有這種情況：

晴朗的天空，燦爛的花朵，金黃色的麥浪，丰饒的原野。（馮明：一位向自然索取東西的人）

孩兒們，娘兒們，

田莊上的漢兒們，

紅的，黑的布衫兒

藍的，紫的棉襖兒，

……（俞平伯：游舉亭山祭詩）

巍峨的狼山，靜靜的江水，郁郁的墓林，熊熊的火焰，啊，可愛的南通！

像白話的“晴朗的天空…丰饒的原野”，文言的“碧云天，黃花地，西風緊，北雁南飛”（王實甫：西廂記），不正是同一個類型嗎？

這和俄語的主格句很相像。比如 Сухой овраг.（干燥的谷地）Нестерпимый зной（難忍的暑氣）。俄語的主格句是“僅僅舉出某種事物的名稱而除了表示它是該種事物之外再不加任何說明的句”。^③這和呂先生的“存在句”的說法倒是同一精神。然而漢語的“詞組代句”，不像俄語限定“在描寫和講述突然發生和迅速變化的事件時”，^④不拘是動態的或是靜態的，短時的或是長時的，大抵總是某種景象的存在或事件的敘述。這有下面幾種情況：

斷橋東下，傍溪沙，疎籬茅舍人家。（鄭光祖：折桂令）

枯藤老樹昏鴉，小橋流水人家，古道西風瘦馬。夕陽西下，斷腸人在天涯。（馬致遠：天淨沙）

曲水古今，禁烟前後，暮云樓閣，春草池塘。（吳激風：風流子）

驚塞雁，起城烏，画屏金鷓鴣。（溫庭筠：更漏子）

曉月墜，宿雲披，銀燭錦屏幃。（馮延巳：鵲沖天）

原來姍紫嫣紅開遍，似這般都付與斷井頽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賞心樂事誰家院…朝氣暮卷，雲霞翠軒；雨絲風片，烟波画船；錦屏人忒看的這韶光賤！（湯顯祖：還魂記）

烟柳画桥，風帘翠幕，參差十万人家。（柳永：望海潮）

羽扇綸巾，談笑間檣櫓灰飛烟滅。（蘇軾：念奴嬌）青箬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張志和：漁歌子）

待朦朧覺來，依然新人，驚韓鳳衾和象床，怎不怨香愁玉無心緒！（高明：琵琶記）

中軍置酒飲歸客，胡琴琵琶與羌笛。（岑參：白雪歌）…不韋迂蜀，世傳《呂覽》；韓非因秦，《說難》《孤憤》。

（司馬遷：史記，太史公自序）

以上是一個類型。總是將關聯的幾個名詞或名詞組平等地結合起來構成句子。這種句子分不出哪是主哪是謂、哪是主哪是次來。可是它們不是無機的拼湊，而是在空間上或性質上有緊密關聯的事物。“白草紅葉黃花”、“良辰美景奈何天”、“胡琴琵琶與羌笛”等都是關係密切的景物，因此駢立起來便能表達出完整的圖景。

樓船夜雪瓜洲渡，鐵馬秋風大散關。（陸游：書憤）

林教頭風雪山神廟。（施耐庵：《水滸》回目）

疎鐘夜火寒山寺，記過吳楓第幾橋。（王漁洋：夜雨題寒山寺）

接葉巢鶯，平波卷絮，斷橋斜日歸船。（張炎：高陽台）

這是第二種類型。分析這種句型，使我們想到漢語從可考的殷商時代起，反映客觀現象時，最完備的句子便有四個部分。譬如“今七月王入于商”，即具備時（·）、主（△）、謂（▲）、空（○）。一般的句子除了謂語是核心，必需的，其他部分可以沒有或是省略。而在詩詞曲賦和駢文中，如上述的語言現象，卻缺少謂語，只具備主、時、空，但仍表達了完整的意義。另有些語句與此大同小異，或為時主，或為空主，或為時空，而沒有謂語，但也有句子的功用。比如：

今宵酒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柳永：雨霖鈴）

① 詳見高名凱《漢語里的單部句》，《語法和語法教學》，302頁，312頁。

② 呂叔湘：《中國文法要略》上卷，139頁。

③④ 謝爾巴主編：《俄文文法》下冊，時代版，90頁。

落日松陵古道，嘆荒烟蔓草，遺塚蕭條。(吳逸香：
皂羅袍)

數家茅屋開臨水，輕衫短帽垂楊里。(王安石：
菩薩蠻)

黃花深巷，紅叶低窗，淒涼一片秋聲。(蔣捷：声声
慢)

秋千下，粉紅牆邊紅杏花。(徐再思：鬬金經)

一聲宿雁霜時節。(孫光宪：漁歌子)

蜀鳥吳花殘照里，忍見荒城頽壁。(文天祥：酹江月)

普通語句表示時空概念時常用時地詞來表示，但上述語言現象更有許多名詞或名詞組，並非時地詞却有表示時空的功用。“鷄聲茅店月，人迹板橋霜”(溫庭筠：商山早行)。“茅店”“板橋”是空間的具體。“月”“霜”既呈現了事物景象，又表達了時間范疇。這正是這類句型的特色。

浪子相扑；童稚紙鷂；老僧因果；瞽者說書；立者林
林，蹲者蟄蟄。(張岱：揚州清明)

潯陽商婦琵琶行，江州司馬青衫泪。(馬致远：青衫
泪)

趙汝舟風月白紵扇，謝金蓮詩酒紅梨花。(張壽卿：
紅梨花)

紅梨花)

云收雨過波添，樓高水冷瓜甜，綠樹蔭垂兩簷。紗厨

藤簾，玉人羅扇輕纖。(白朴：天淨沙，夏)

哀箏一弄湘江曲，纖指十三絃，細將幽恨傳。(張先：
菩薩蠻)

這是另外一種類型。它既不是平等的駢立，也不是主、時、空的組合，分明有主謂的關係；然而，它又與通常的主謂句不同。通常的主謂句，名詞或名詞組直接充當謂語的限于判斷句。可是上例乃是某種事態的敘述，與判斷句有明確的分野，和前兩種變相的“存在句”也不盡相同。可以說是種變相的“敘述句”。

至于像“小橋流水飛紅”、“樓船夜雪瓜洲渡”、“童稚紙鷂”這些語言現象，還是各看做一個句子還是每個詞組(或詞)看做一個“代句”呢？我想：只有這些詞組組合在一起的時候，才能表達完整的意義，因此應看作一個整體，而不應看作幾個“代句”。

上述諸例同時也可認為修辭現象，可是如果只認為是修辭現象，以為不能從句法來分析，那就未免割裂語言現象了。雖然這些句型都是特殊的，但終究是實際存在的。

(接199頁)

這樣的例子滿街都是。不管廣州市有多少外地人，只從推廣普通話，促進漢語規範化的角度來看，只從廣東省人民委員會早已訂出的廣東省推廣普通話的八年規劃來看，我認為不論首長們也好，報刊也好，公共場所和商店也好，似乎都有責任重視上述情況。因此我想提出下列幾點初步的建議：

1) 首長們做報告還是要尽可能用普通話，只有這樣才能推動那些听不懂的人努力學習，否則因循下去，他們也就一輩子不去學了。當然，報告人的普通話也應當自我要求尽可能說得正確些，却不能因為自己講得不好，怕人笑話，不敢講，反而說人听不懂。首長們自己講普通話是以身作則，不講也無異是自己帶頭不執行黨和政府的政策。首長們不僅自己要講，而且應當經常從各方面去督促和檢查這項工作。

2) 廣州市報刊(粵曲之類除外)的文字應當用純粹的普通話寫。必要時夾雜廣州話(如直接引語之類)是可以的，但應當注釋。

3) 廣州各報刊過去對於推廣普通話的宣傳是做得不夠的。偶然發條這類消息也顯得很不重視。例如，廣州日報1957年11月12日為廣播電台發一條推廣普通話消息，排在第三版下邊且不說，從所加標題“你喜歡學習普通話嗎？”看來，也使人覺得毫無鼓動性。我以為今後有必要加強這方面的宣傳工作。如果把这个宣傳的責任推在幾種語文雜誌身上，那是不正

確的。

4) 公共場所、商店的廣告、標貼都應改用普通話寫，特別是國營、公營企業應當帶頭改正。也許有些人會耽心廣東人看不懂。我認為這樣的想法，似乎太保守了。認得漢字的廣東人，說他只能理解用漢字寫的廣州詞語是不合理的，因為他所閱讀的書報既然都用普通話寫出，就決不會只懂得廣州詞語的廣告和標貼。這只是一個習慣問題，但這個習慣是可以而且應當改變的。

總之，我認為推廣普通話是執行黨和政府的一項政策，為了實現廣東省推廣普通話的八年規劃，為了更快地普遍提高人民文化水平與科學水平，為了早日建成社會主義社會，廣州的推廣普通話的工作不應當再受到忽視了。

更正與補正：本刊1958年95頁左欄3行“當中國”應為“當時中國”，右欄倒10行“自造成”應為“自造”，94頁右欄倒3行“譯名詞”應為“譯名時”。145頁左欄倒4行末第6字前應加：“很豐富，但是個別的”。145頁右欄倒8—10行應改排如下：

| | 拉薩方言 | 阿力克 (青海)方言 | 拉不楞 (甘肅)方言 |
|----------|-------|---------------|---------------|
| ños 買 | [nø] | [nu] | [ni] |
| hgro 去 | [dʒo] | [njo] | [ndʒo] |
| dkyil 中心 | [tʃi] | [hei] | [htʃi] |

閩南方言里的常用否定詞

黃丁華

閩南方言里常用的否定詞有五個：“不、檜、免、未、無”。普通話的否定詞可以說只有兩個：“不”和“沒(有)”。以五比二，就得把相關的動詞、助詞，特別是能願動詞合在一起來談。

3.1 * 要、不 閩南方言用[be-] [m-]來表意欲的肯定或否定。[be-] [m-]的意義用法跟“要”“不”大抵相當，一般也就徑直寫“要”“不”。① 事實上[be-] [m-]並不完全等於普通話的“要”“不”。下面依中心詞(或賓語)的不同分別比較。

A. 體詞。② 普通話問句“戲票你要不要？”回答是“要”或“不要”；閩南方言回答是“要[be-]”或“不[m-]”。普通話用“不”來否定“要”；閩南方言“要”和“不”是相對的，不能加上“不”來否定“要”。

普通話說“我不要鉛筆，要簿子”。這一句話里，“要”當做普通動詞用。閩南方言要用“迪”[ti-]，③說：[gua m ti- ian-it, be ti- phə-a]。不過，肯定式的也可以省去“要”或“迪”，說“迪簿仔”或“要簿仔”。總之，“要”和“迪”都相當於普通話的“要”。

B. 動詞。注意肯定式的差別：

普通話問“他看不看？”答，“他看”④或“他不看”。閩南話答，“伊要看”或“伊不看”。

問，“等會兒哪一個去呢？”假如普通話答“他不去，我去。”閩南方言就是“伊不去，我來去。”

這裡的差別是：普通話單用動詞就是肯定的，“不”用來否定本來的肯定；閩南方言的動詞是中性的，肯定或否定都得另加表示。“來”表祈使或將然，跟“我來唸，你來寫”用法一樣。

C. 形容詞。注意否定式的差別。閩南方言“我要緊(快)，伊不緊”，“你要積極，伊不積極”，普通話不能照字面直譯。因為否定式的“不”，閩南方言仍然表意欲，普通話必須加上表意欲的能願動詞，語意才相當，如“他不願快”，“他不肯積極”。普通話的“不快”“不積極”是直接否定性狀的，這個“不”閩南方言用“無”，如“無緊”“無積極”。(參閱本篇3.5)

D. “要”表示將然和假使，閩南方言跟普通話一樣。例如：

將然：要落雨咯！[be do? ho do]

戲在要擲咯。[hi te be puā do](戲就要演了)

假設：要焉尔我不里。[be an-ni gua m de](要這樣我不呢)

要是紅刀我也要。[be si aŋ-e gua ia be]

E. “要”在普通話也表必要，如“你要知道，這不是開玩笑的。”“告訴你，不要想混過關！”“不要”可以合成“別”，但“別”不能當普通動詞用。閩南方言的“要”“不”沒有這個用法，一般用“着”“免”(參閱本篇3.3)。漳州、廈門和台灣有“愛”[ai-]和“不愛”——合成“礙”[māi-](跟雙音的[m-ai]異用)，跟普通話表必要的“要”“不要(別)”相當。上二例就說：“你愛知影”，“你礙想”。⑤

F. “不”，普通話是單純否定；閩南方言是意欲的否定，不過也可以是單純否定，那只限於用在判斷詞、准判斷詞和能願動詞。例如：

| | |
|-------------------|----------------------|
| 肯定：是 [si] | 真像 [tshin-tshiō] |
| 否定：不是 [m si] | 不真像 [m tshin-tshiō] |
| 肯定：值 [tat] | 成樣 [tsiā-iō] |
| 否定：不值 [m tat] | 不成樣 [m tsiā-iō] |
| 肯定：應該 [iŋ-kai] | 當 [than] 敢 [kā] |
| 否定：不應該 [m iŋ-kai] | 不當 [m than] 不敢 [mkā] |

一小部分表示心理活動的動詞也用單純否定。

如：“知影”[tsai-iā] (知道)，“不知影”；“識字”[bat-dzi]，“不識字”；“歡喜”[huā-hi]，“不歡喜”；“驚”[kiā]，“不驚”。事實上，這些個動詞也正因含有能願性質才可以用單純否定。

3.2 會、檜 “會”“檜”在閩南方言里是可能的肯定或否定，泉州說 [ue-] [bue-]，漳州說 [e-] [be-]；

* 本文是作者在本刊發表的關於閩南方言的虛字眼的煞尾一篇，序碼仍承前。

① [be-]，旧來民間唱本都寫“卜”。《廣韻》里，“敕，綿婢切，愛也”。“敕”或許是[be-]本字。[m-]，就語音上說，比較可能的是上古漢語“毋”演變而來的。但均乏確証，姑記以存疑。“不得不”“不明不白”等，閩南方言用讀書音，是[put-tik-put]，[put-biŋ put-pik]。

② 體詞包括名詞、代詞、數量詞、方位詞、時間詞等。參閱李榮編譯《北京口語語法》17頁注(一)。

③ 《詩經：大雅，桑柔》：“弗求弗迪”。“求”“迪”同訓。

④ 如果問句是“他要不要看？”普通話也可以回答“他要看”。

⑤ 泉州話沒有這種表必要的“愛”“礙”；只否定式的有個“莫幹”[bo?-kan]，跟“礙”差略相當。

廈門話是“騎牆派”，“會”是[e-]，“會”是[bue-]。從讀音、意義看，[bue]是“不會”合成的，但現在已不能分說[m ue]，所以咱們給它造個新字“會”。①

A. 表可能，普通話又分為二：表學到的情勢上的可能，用“會”“不會”；表能力或條件上的可能，用“能”“不能”。閩南方言一般不分。例如：

小弟弟才十個月，已經會走路了。

小弟弟才八個月，還不會走路呢。

他病完全好了，已經能下床走路了。

他病還沒見輕，還不能下床走路。

普通話的“會”“不會”和“能”“不能”，閩南方言都是“會”“會”。

B. 如果要明確表示學到的可能(會)，閩南方言可以帶上“曉”[hiau-]例如：

會曉讀，會曉寫。[ue hiau thak, bue hiau sia]

會曉俄文，會曉法文。[ue hiau go-bun, bue hiau huat-bun]

普通話仍是“會”“不會”，但，更相當的是“懂得”“不懂得”。

C. 如果要明確表示能力或條件上的可能，“會”“會”可以跟助詞“得”[tit-] (陰入)結合着用。帶上“得”，還可以利用不同詞序來分化可和能。②例如：

可：會食得飯，會飲得酒。[ue tsia?-tit pŋ, bue dim-tit tsiu] (吃得飯，喝不得酒。)

能：會得來，會得參加。[ue-tit dai, bue-tit tsham-ka] (能够來，不能參加。)

要是帶上補語，可和能一律不分；不過表能的意思多一些：

講會得出，做會得到。[koŋ ue-tit tshut, tsue bue-tit kau] (說得出，做不到。)

會飛得真懸。[ue pe-tit tsin kuāi] (飛得很高。)

射會得遠。[sia bue-tit hŋ] (射不遠。)

會寫得三篇仔文章出來，却會擰得起一下仔鋤頭。[ue sia-tit sā phĩ-a bun-tsiū tshut-dai, ko? bue kia?-tit khi tsit e-a ti-thau] (寫得出三篇文章來，可拿不起一下鋤頭。)

從例子的對照，首先可以看出詞序的差異。閩南方言沒有普通話“喝不得”這一謂語格式。可是閩南方言有的好幾個格式，現在普通話倒已經不用了。③運用這類格式，閩南方言是靈活得多了，凡是帶補語的：1) “會”“會”在動詞前頭或後頭兩可，意義無別；普通話“得”“不”只能用在動詞後。2) 肯定式的“會”也可以省去，這就跟普通話相同了，如“看得清楚”[khuā-tit tshin-tsho]，“想得很周到”[siū-tit tsin tsiu-tsi] (想得很周到)。④要注意，閩南方言表能的只能置簡單賓語，賓語有了修飾語也當補語看待，也就不分可、能，如“會食得三碗飯，會飲得兩杯酒。”

這裡應當指出，普通話介補語的“得”“不”固然也表可能，但更主要的是表示結果或程度。閩南方言表結果或程度不用“得”，⑤而分為好幾種：表達到的用“及”[ka?i] (陽入)，“講及會清會楚”[kəŋ-ka? bue-tshin-bue-tsho] (說得不清楚)，“熱及要死”[dzua?-ka? be-si] (熱得要命)；程度副詞不單獨用做補語，干脆省掉，由“及”兼代，“氣及”[khi-ka?] (氣極了)，“俗及”[siok-ka?] (便宜得很)。表完成的用“了”[diau-]“飛了懸，跌了食力”[pe-diau kuāi, pua?-diau tsia?-dat] (飛得高，跌得重)，“寫了無好”[sia-diau bo ho] (寫得不好)。表比較的用“却”[ko?-]⑥“比伊好却賢”[pi i ho-ko? tsue] (比他好得多)，“咎下批評却利害”[tsit-e phue-phin ko? di-hai] (這一下批評得[更]利害)。表意欲或將然的用“其”[ki-]，⑦“行其緊則會遲到”[kiā-ki kin tsia? bue ti-to] (要走得快才不會遲到)，“等你坐其四正，我共你翕一張像”[tan di tse-ki si-tsiā, gua kaŋ di hip tsit tiū siŋ] (等你坐得端正，我給你拍一張照)。這些個結構助詞之類，容再另文討論。

D. 表示許可的，普通話肯定用“可以”，否定用“不能”。閩南方言用“會”“會”跟“用”[iŋ-] (漳州[iŋ-])、“做”[tsue-]“使”[sai-] (泉州很少用“使”)合着表示。例如：

我會用做農民。[gua ue-iŋ tsue dŋ-bin]

相偕會做使脚踢。[sā-ian bue-tsue sai kha that] (相偕=蹣跚)

咎筆錢會使用來買冊。[tit-pit tsĩ ue-sai iŋ dai bue tshe?] (冊=書)

“用”“做”“使”作為動詞(上舉例句加~~~~綫的)各各保持本義，跟“會”“會”結合成能願動詞，三者意義無別。

E. 表示可的，閩南方言還有“當”[than-]“好當”[ho-+than-]，相對的否定是“不當”[m-than-]，

① 解放後，廈門的文藝工作者給造了一個“會”，也通。不過，“會”可以用“會”改成，排印上方便些。

② 泉州話里，“得”還作句尾語氣助詞，也表可。這是普通話所沒有的，漳廈也都混入“在”[te]，故從略。

③ 請參閱呂叔湘：《與動詞後得與不有關之詞序問題》，載《漢語語法論文集》。

④ 不管是肯定或否定，“得”都可以不用，那又是不分“能”“會”了。

⑤ 知識分子偶而沿用普通話說法，如“做得不好”，這里不論。

⑥ “却”，更也。李商隱《夜雨寄北》：“何當共剪西窗燭，却話巴山夜雨時。”

⑦ “其”表意欲、將然，卜辭里很常見。例如，郭沫若《卜辭通纂》第263片：“貞帝令雨弗其足年。”

“不好”[m-ho]。“当”含点兒应当的意味，“好”帶些适宜的意思。普通話只用“好”；看語气輕重，也可以用“可以”或“該(應該)”。例如：

彼張紙不當弄破，我当写字。[hit-tiū tsua m-thaŋ doŋ phua, gua thaŋ sia-dzi](…不要…好…)

講什么！你当唱歌，我不当講話！[koŋ sim-mī, di thaŋ tshiū-kua, gua m-thaŋ koŋ-ue](…可以[該]…不能[不該]…)

桌頂收拾者，好当食飯。[to?-tiŋ siu-sip tse, ho-thaŋ tsia?-pŋ](…好…)

天时寒咯，不好泗水。[thf-si kuā dō, m-ho siu-tsui](天气冷了，不好游水。)

閩南方言“会”“會”和“当”連用，也就是表能、会和表可結合，普通話还是用“能”“不能”比較相近些。例如：

伊会当来开会，會当去您兜。[i ue-thaŋ dai khuihue, bue-thaŋ khi din tau](他能来开会，不能去你家)

F. “会”“會”还可以直接加于形容詞，既表会又含有够不够的意思。例如：

彼研墨水檯紅，些研则会紅。[hit-kan bak-tsui bue aŋ, tsit-kan tsia? ue aŋ](研=瓶，则=才)

普通話就說“不够紅”“够紅”或者“不紅”“紅的”。

3.3 着、免 上面3.1 E提到的“爱”“愛”是主觀上認為必要不必要，如果表示事实上或情勢上的必須，閩南方言肯定用“着”[tio? ɿ]，否定用“免”[bianɿ]。与此相当的，普通話用“得”[teiɿ]和“不用”(合音“甬”[pəŋɿ])。例如：

今晚会起風，衫着加穿一領。[kim-mf ue khi-hoŋ, sā tio? ke tshin tsit niā](今晚上会刮風，衣服得多穿一件。)

物件拍無去，着四界找看覓。[mf?-kiā pha? bo-khi, tio? si-kue tshe-khuā-bai](东西弄丢了，得到处找找看。)

你着記在！我免却交代咯。[di tio? ki-te, gua bian ko? kau-tai dō](你得記住！我不用再交代了。)

些項載事你免管①[tsit-haŋ tai-tsi di bian kuan](这件事情你甬管。)

大家攏知影，免你講！[tai-ke doŋ tsai-iā, bian di koŋ](大家都知道，不用你說。)

着当行咯，免得乎人等！[tio? thaŋ kiā dō, bian-tit ho daŋ tan](該得走了，免得讓人家等。)

A. 跟“免”相似而語气較強的，閩南方言有个“汰”[thaiɿ]。“汰”用起来往往帶有厭煩的感情色彩。普通話还是用“甬”或“別”。例如：

我無愛迪，你汰乎我！[gua bo ai ti?, di thai ho gua](我不喜欢要，你別給我。)

根柢是“贅牛踏無糞”，伊汰去！②[kun-tu si tsue gu ta? bo pun, i thai khi](反正是[人多派不了

用場]，③他甬去。)

B. 閩南方言“着”“免”“汰”都可以單獨作謂語，“着”“免”还可以帶体詞賓語；普通話一般要加動詞才行。例如：

做新衫里？伊着，我免，你也汰。[tsue sin sā nē, i tio?, gua bian, di ia thai](做新衣嗎？他得做，我甬做，你也別做。)

要創些个窗仔，免玻璃也着紙。[be tshoŋ tit-et haŋ-a, bian po-de ia tio? tsua](要弄这个窗子 不用玻璃也得用紙。)

普通話“得”偶尔也可以用于人称代詞前，如“得你去”“得大家商量”。

C. 要注意的是，“着”也用作表相承的副詞，相当于普通話的“就”。閩南人也有說“就”的，那多半是知識分子。例如：

猴着是猴，猪哥着是猪哥。[kau tio? si kau, ti-ko tio? si ti-ko](諺語，意即“那种脚色就是那种脚色”，帶輕視。猪哥=公猪)

日头短咯，則六點里，日头着落山咯！[dzit-than te dō, tsia? dak-tiam de, dzit-thau tio? dō? suā dō](白天短了，才六點呢，太陽就下山了。)

你若無来招我，我着不去。[di nā bo dai tsio gua, gua tio? m khi](你要是沒来邀我，我就不去。)

3.4 未、了 “未”泉厦說[beɿ]，漳州說[bueɿ]，④表示未然，也即用来否定已然。普通話用“沒(有)”，更确切的是“還沒(有)”。相对的肯定本是“已經”，但閩南口語更常用的倒是“了”，[diauɿ]，其次才是“过”[keɿ](漳州[kueɿ])。普通話也用“了”“过”。例如：

伊未来。[i be dai]——肯定：“伊来了”，“伊来过”。

戏未看。[hi be khuā]——肯定：“戏看了”，“戏看过”。

未考試。[be kho-tshi]——肯定：“考試了”，“考过了”。

未食飯。[be tsia? pŋ]——肯定：“食飯了”“食飯飽。”⑤

A. “过”，閩南方言跟普通話一样，同是时态助詞，都讀輕聲。“了”，閩南方言是助詞作补語，讀重音，普通話是时态助詞，讀輕聲[lə]。再比較：“看了看”。

① 《尚書·舜典》：“有能奮庸熙帝之載。”孔傳：“載，事也。”

② 老子《道德經》下，第59章：“是謂深根固柢長生久視之道。”“根”“柢”同訓。“根柢是…”也可以說是“根本是…”。

③ 諺語譯意。

④ 漳州話“未”[bueɿ]，“會”[beɿ]，二者說話音剛好跟泉厦相反。

⑤ 附帶提一提，閩南方言常用的格式是“動、賓、补”，普通話常用的是“動、补、賓”。

[khuā-diau-khuā]是“看过了好多回”的意思,即所謂“全量”;① 普通話的“看了看”是“稍微看了一下”的意思,即所謂“偏量”。普通話“了”也作動詞,讀[liɑu˥˥]。但是跟閩南方言“了”相當的,更常是“完”“光”。例如:

食未了。[tsiaʔ be diau](還沒吃完。)

食了了。[tsiaʔ-diau-diau](吃光了。)

重迭的“了了”用作動詞補語是“完盡”的意思,用來敘述名物,相反却是“盡多着”的意思;普通話用“都是”之類。如:“禮堂里入了了。”[de-tɕ de daŋ diau-diau](禮堂里都是人);“桌頂塗粉了了。”[toʔ-tiŋ tho-hun diau-diau](桌上都是灰塵)。

从上举“食未了”(沒吃完)一例可以看出,“未”跟“沒”在詞序上還有不同。就是說,動補式的否定,普通話“沒(有)”多用在動詞前,閩南方言“未”可前可后,而更常見的是用在動詞后。“未写完”“写未完”——“沒(有)写完。”②

B. “未”也表禁阻,那是合成的“未是”[beɿ-siɿ],“未者”[beɿ-tsiaɿ],都是“沒到時候,還不能這麼做”的意思。普通話只好用“慢着”或“慢點”。例如:

伊先去,你未者(未是)。(…你慢着)

紙未焦,未是(未者)写。(焦[ta]=乾。…慢點兒写)

3.5 有、無 “有”[uɿ]、“無”[boɿ]是對存在或實現的肯定或否定,表示“有沒有這回事兒”;普通話用“有”“沒有(沒)”。

A. 上面提的所謂“事兒”,閩南方言不但指名物,而且包括行為、活動、變化、性質、狀態,等等。普通話的“有”却只能用於名物。例如

伊旧年有去北京。[i ku-nɿ u khi pak-kiã](他去年去過北京。)

我有計劃今年寒假打活動。[gua u ke-ik kin-nɿ han-ka e uaʔ-taŋ](我計劃了今年寒假的活動。)

逐人攞有領導一個小組。[tak-daŋ doŋ u diŋ-to tsit-e sio-tso](每個人都領導一個小組。)

你允是飲酒,面里有紅。[di un si dim-tsiu, bin de u aŋ](你一定是喝酒,面上紅的。)

抹粉了,有較白。[buaʔ hun diau, u kha peʔ](搽了粉,更白了。)

動詞:形容詞等須是已經名物化了的,普通話才可以用“有”,如“有吃有穿”,“有紅有白”,“有計劃,有領導”。

從例句比較中還可以看出,閩南方言“有”所肯定的都是事實已然,也就是完成體,所以普通話用時態助詞“過”“了”。就這一點上說,“有”又跟“未”相對。“有”用於事實并未完成的,也必是假定事實若然。如:

伊若有來,我則共伊講。[i nã u dai, gua tsiaʔ kaŋ i koŋ](他如果來了,我才跟他說。)

B. “無”跟“沒有(沒)”用法大致相當,可以不細說。不過閩南方言用於形容詞和描寫性動詞④的“無”,普通話用“不”更常見。例如:

花無紅[hue bo aŋ]。山無懸(高)[suã bo kuãi]

猜無着[tshai bo tioʔ]。切了無斷[tshiat-diau bo tɕ]

上列各例的“無”,普通話都用“不”;後一例是“切得不斷”。閩南方言因為這些都是客觀事實,不帶意欲性,所以不用“不”。後兩例還要說一下。“猜無着”閩南方言也說“猜不着”[tshai m tioʔ]。可是前者是“沒中”;後者是“不對”,屬於判斷(參閱3.1, F);二者意思不同。仿“猜無着”換說“無猜着”(沒猜着)之例,“切無斷”也可以說“無切斷”(沒切斷),不過後者是連“切”帶“斷”一起否定了。

任何行為、活動、變化,如果不在於指意欲的,而當做事實加以否定,也都用“無”。例如:

我絕對無想做生理。[gua tsuat-tui bo siũ tsue siŋ-di](生理=生意)

參加革命是無講價錢打。[tsham-ka kik-biŋ si bo koŋ ke-tsɿ e]

皆摆無算數。[tsit-pai bo sɿ-siau]

這裡的“無”,普通話是“不”“沒”兩可。

C. “有”“無”都可以跟助詞“得”結合,由表能演為表示假設,通常用於複句中的條件分句;普通話也一樣,用“有得”“沒得”。例如:

有得三個月時間,着學會曉。[u-tit sā ko geʔ si-kan, tioʔ oʔ ue-hiau](…就學會)

無得伊來攞吵,我攞写五張咯。[bo-tit i dai kiau-tsha, gua doŋ sia go tiũ do](攞吵=打攪,攞=都)

不同的是,普通話的“有得”“沒得”既表能也表可。如:“有得吃,沒得剩”,閩南方言要說“有當食,無當剩”[u thaŋ tsiaʔ, bo thaŋ sin]

D. “無得”不加於名物而且用於祈使句,那是禁阻之詞,跟“無用”相近。為了區別,禁阻詞可固定寫為“莫得、莫用”[boʔ-tɿ-iŋɿ](泉廈還可以說[boʔiŋ])。⑤

① “看了看”和“看仔看”含義一樣,參照本刊1月號23頁1.11, A。前者一般通用,後者帶點兒俚語色彩。

② 又,“写要完咯”(將然:要寫完了),“写有完”(寫完了),“写無完”(沒寫完)等,情形相似,不備述。

③ “允”,必定也。《卜辭通纂》第377片:“之夕允不雨。”

④ 描寫性動詞指“破、斷、折、倒…”這些個,緊附動詞後作補語,閩南方言讀輕聲,普通話仍是重音。

⑤ 古漢語里,好些用法是“無”“莫”互通的。閩南方言由於變調,“無”“莫”也不分。試比較:“無用”[boɿ iŋɿ]“莫用”[boʔ-tɿ iŋɿ]。變調的喉塞音也消失。

“莫得”語气峻严，偏于禁止；“莫用”語气和緩，偏于劝阻。普通話都用一个“別(不要)”。例如：

办公所在，莫得吵鬧！[pan-kon so-tsai, bo?-tit tshada](所在=处所)

一点仔小成績，莫得驕傲。[tsit-tiam-a sio sin-tsik bo?-tit kiau-go]

路真崎，莫用走！[do tsin kia,bo?-ion tsau](崎=陡，走=跑)

家已入莫用客气。[ka-ki-dan bo?-ion khe?-khi](家已入=自己人)

上面3.1至3.5所談的，表肯定的比較复杂，姑且擱一边；否定詞的比較約如下表：

| 閩 南 方 言 | 普 通 話 |
|-------------|------------------|
| 單 純： 不 | 不 |
| 表意欲： 不 | |
| 表可能： 檯 | |
| 表必須： 免(愛、汰) | (甯、別) |
| 表完成： 未 | 沒有(沒) (性狀： 不) |
| 表存現： 無 | |

王力先生說：“‘無’‘不’兩個觀念，在國語里雖不混(‘沒有’和‘不’)，在別的方言里却有混的。例如‘不要緊’在廈門是‘無要緊’…，‘不知道’在廈門…是‘無知’。”①這話并不準確。“要緊”不是意欲性的，閩南方言就不能用“不”否定；“要緊”又是形容詞，說“無要緊”[bo iau-kin]正合例。“不知道”說“不知影”，不說“無知”。“無知”[bu-ti]是文言詞，口語又近的是“無知識”[bo ti-sik]。其實，从上表比較就可以看出，閩南方言否定觀念的表達要比普通話來得細致些。

王力先生又說：“現代中國國語里是沒有否定性的觀念單位的，一切否定性的觀念必須建築在肯定性的觀念之上。”②這話在論斷普通話是中肯的。閩南方言除了“不”兼有部分單純否定(3.1, F)外，其他否定詞多是跟肯定觀念相對而成立觀念單位的，所肯定或否定的基礎是中性的。③因此，跟否定詞直接相對的那些個詞，可以稱為“肯定詞”。這一點牽涉到閩南方言肯定詞、否定詞的詞類問題。這些肯定詞和否定詞在基本功能上和人們的語感上是一致的，試比較：“我要寫”“我不寫”“我會寫”“我檯寫”“我着寫”“我免寫”“我未寫”“我有寫”“我無寫”。這就不好像普通話那樣分為副詞、能願動詞和動詞，而最好是統歸為能願動詞。某些功能上的差異可以分別說明。

下面再談談肯定詞、否定詞的另一些用法，④這里可以多看出一些閩南方言的語法特點。

3.6 双重否定 閩南方言的双重否定也表示必然或必要。⑤ 例如：

A. “不當不來”(=一定要來)，“不敢無寫”(=一定寫的)，“檯用不參加”(=一定要參加)，“檯無去”(=一定去)，“檯免得”(=免不了)。普通話是“不×不…”“不×沒…”。

B. 用表可的合成能願動詞後：“無伊來檯用”“不去檯使”“檯曉讀檯做”。這一些相當於普通話的“非…不可”。

閩南方言很少用“不是…檯用(使、做)”，因為這一說法有歧義。例如：“不是你寫丌檯用”，可以是“非你寫的不可”，也可以是“不是說你寫的不行”。

3.7 反复問 閩南方言的疑問句除了用語氣助詞外，⑥一般多採取反复問。從反复問當中可以更清楚地看出肯定詞和否定詞的相對關係。

A. 用關係副詞“抑”[ia?-]或“抑是”[ia?-si-]：

要去抑(是)不去？ 要去抑(是)不？ 要抑(是)不？
會來抑(是)檯來？ 會來抑(是)檯？ 會抑(是)檯？
着寫抑(是)免寫？ 着寫抑(是)免？ 着抑(是)免？
食了抑(是)未食？ 食了抑(是)未？ 食抑(是)未？
有讀抑(是)無讀？ 有讀抑(是)無？ 有抑(是)無？
是你抑不是你？ 是你抑不是？ 是抑不是你？ 是抑不是？
你抑不是你？ 你是抑不是？ 你抑不是？

B. 不用關係副詞的：

要去不去？ 會來檯來？ 着寫免寫？ 食未食？ 有讀無讀？
是你不是你？ 是你不是？ 是不是你？ 是不是？ 你不是你？ 你是不是？ 你不是？

C. 否定詞置句尾，全都唸輕聲(注意，A項有關係副詞的句尾否定詞仍讀重音)：

要去不？ 要不？
會來檯？ 會檯？

① 《中國語法理論》上冊，中華書局，1957，241頁。

② 《中國語法理論》上冊，原文的着重號，238頁。

③ 閩南有些小學里在解釋課文時說的“無有棉被”，“無有回答”，似乎是用“無”來否定“有”，其實這是普通話“沒有棉被”“沒有回答”的硬譯，閩南口語只說“無棉被”“無回答”。

④ 四字并立格的“不×不×”“無×無×”等，放在構詞法里來談。

⑤ 請參閱《中國文法要略》14.31—37，14.61—64。

⑥ 語氣助詞“里”，用于是非問、反詰問是[ne]，用于特指問、選擇問、反复問是[de]，參閱本刊二月號83頁2.6。

着写不? 着不?
食了未? 食未?
有讀無? 有無?
是你不? 你是不? 是不?

除了“未”可以用“×未×?”和3.1F的可以用“×不×?”而外,其他反复問都必須用相对的肯定詞和否定詞并列。只有句尾的“不是”“是不”乃是判断性的疑問,不受任何限制。就A、B、C三項所列各例合在一起对照看来,閩南方言的反复問都是一問数式的;而且都只是由繁化簡,各式含意無別。等变到C項,否定詞煞句尾,讀輕声,已經是临到轉化为語气助詞的前夕了。不过这“前夕”可太悠久了。例如:

其雨不?(罗振玉:殷虛書契續編,4,17,3)
秦王以十五城請易寡人之璧,可予不?(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
君除吏已尽未?吾亦欲除吏。(史記,魏其武安侯列傳)
来日綺窗前,寒梅著花未?(王維:杂詩)
晚来天欲雪,能飲一杯無?(白居易:問刘十九)
妝罢低頭問夫婿:“画眉深浅入時無”(朱庆余:近試上張水部)

3.8 反复式 閩南方言的反复問一般不采取普通話的“去不去”“来沒来”这种格式,因为这一格式別有用处,并不表疑問。

A. 用在复句里,反复式本身是對待关系,同时对中心詞又有強調作用。这一項里有肯定也有否定。例如:

食要食,作不作。[tsia? be tsia?, tso? m tso?]
(吃么要吃,做么不做。以下都类似,对照从略)
讀會讀,却写会写,可惜着是算稽算。[thak ue thak, ko? sia ue sia, kho-sio? tio? si sɿ bue sɿ]
虽然开会免开会,总是通知着通知。[sui-dzian khui-hue bian khui-hue, tsɿ-si thɿn-ti tio? thɿn-ti]
調查未調查,先写什么計劃! [tiau-tsa be tiau-tsa, siɿ sia sim-mɿ ke-ik]
錢無錢,着是人有人。[tsɿ bo tsɿ, tio? si daŋ u daŋ]

B. 用作假設复句的条件分句,反复式本身是交替关系,含有籠統語气,隱着“無論如何”的意思。这一項只用否定詞。例如:

朋友不朋友,立場先企其穩。[piŋ-iu m piŋ-iu, dip-tiā siŋ khia-ki un]
(朋友不朋友,立場先要站得穩。)
管伊来稽来,会也着准时开。[kuan i dai bue dai, hue ia tio? tsun-si khui]
(管他来不来,会也得准时开。)
沃水免沃水,根柢着去田里看覓。[ak-tsui bian ak-tsui, kun-tu tio? khi tshan-de khuā-bai]
(澆水不澆水,反正得到田里看看。)
無論清楚未清楚,对头却算一遍。[bo-dun tshin-tsho

be tshin-tsho tui thau ko? sɿ tsit-pian]

(無論清楚不清楚,从头再算一遍。)

秋清無秋清,撇免开电扇。[tshiu-tshin bo tshiu-tshin, doŋ bian khui tian-sɿ]

(凉快不凉快,都不用开电扇。)

这里,“不”可以用于体詞中心詞。

A、B 兩項的反复式,都必須用在复句中含意才显示出来。A項的可以在当中插进一个提示作用的助詞“么”[mɿ·ɿ],如“食么不食”(近似普通話的“吃又不吃”),④ B項的不能。B項的往往用“無論”“無管”(不管)这类連詞引头;A項的否定式一加上这类連詞也变B項。3.1F的那些个也都有A、B兩項用法,用作A項的通常要插“么”,如“敢么不敢”。

C. 对称并立的反复式,用体詞或形容詞插“不”的,表示“都不像样”的意思。普通話的用法含意也相似。例如:

山不山,水不水,不知画什么! [suā m suā, tsui m tsui, m tsai ue sim-mɿ]

青不青,黄不黄,也要算綠色! [tshɿ m tshɿ, ŋ m ŋ, ia be sɿ dik-sik]

3.9 語音停頓的变化 閩南方言的否定詞还有一些用法含意是跟語音停頓結合着的。向來談論語音停頓的,有作为句讀的,有归入語言的节律的,② 有分辨提示和頓宕的,③ 可很少有談到語音停頓和詞义及語法作用的关系的。看来这也許算是音位学上的新題目吧。下面是閩南方言的例子。

A. 全停頓 全停頓就是停頓可以任意延長,借用簡譜可以記作 $\hat{0}$ 。凡是个句子,后头都是全停頓。閩南方言的肯定詞和否定詞独用在全停頓前头,都是应对的独詞句,各各保持本义,用来回答本观念的是非問和反复問。問句是“要里?”回答是“要”或“不”;問句是“有無?”回答是“有”或“無”;等等。但是,“無”还可以作为單純否定的独詞句,用来否定对方句意;这就不适用于回答特指問、選擇問和非本观念的反复問,可是对任何的是非問乃至陈述句都可以給以否定。这职务是其他否定詞所不能担任的。例如:

你不去里?——無,要去。

你会跳舞里?——無,稽跳。

我免来?——無,着来。

伊晒啦?——無,未晒。

你找王先生里?——無,找李先生。

① 閩南方言“么”是前加的,跟后头的成分結合得很紧,中間不能有停頓;普通話“么”是后附的,“么”后头是停頓。

② 參閱罗常培、王均《普通語音学綱要》,第五章第九节,科学出版社,1957。

③ 《中国文法要略》,17.81—85。

上面全部的疑問句都改為陳述句的話，也可以同樣用“無”給以否定。這一個“無”，普通話用“不”。

B. 半停頓 閩南方言的半停頓跟無停頓在時值上相差甚微，很難判別，在聲調上却是顯然可辨的。半停頓的音節不變調，無停頓的音節，除非在輕聲前，否則一律變調。“無”“不”用在半停頓前頭，並非否定，而是轉折連詞，兩者都相當於普通話的連詞“不然。”①試比較：

無：你去跳舞里？——

無，看戲。[bo ǁ …]（全停頓。不，看戲）

我不去跳舞。——

無—看戲。[bo ǁ …]（半停頓。不然[就]看戲）

你昨日看戲無？——

無看戲。[bo ǁ …]（無停頓，變調。沒看戲）

不：你要跳舞里？——

不，看戲。[m ǁ …]（全停頓。不跳舞，要看戲）

我不去跳舞。——

不—看戲。[m ǁ …]（半停頓。不然[就]看戲）

我請你看戲。

不看戲。[m ǁ …]（無停頓，變調。不看戲）

3.10 “無”“不”讀輕聲 “無”“不”讀輕聲（以前一音節不變調為特徵），都可以加在除助詞以外的任何成分前頭，並非否定，而是表示某種語氣，語調仍是下降的。這跟反詰問句不同。反詰問句中的“無”“不”讀重音，本義不變，語調是上升的。普通話沒有前加成分的輕聲。

A. “無”由反詰語氣的消弱而成為一種當然語氣：反詰意味強的，約相當普通話的“怎么不”；反詰語氣弱的，略似普通話的“那就”。例如：

“你無山頂看覓！”（你怎么不山上看看了。）

老李無小可緊者。（老李怎么不稍微快些。）

伊不來，無咱[dan]兩人來去。

（他不來，那就咱們兩人去吧。）

你若食，我無請你一擺仔。

（你如果要吃，那我就請你一次[吧]。）

事實上，比較起來，“怎么不”的反詰語氣強了些，“那就”又缺乏反詰語氣；“無”的語氣是介乎二者之間的一種，跟文言的“盍”似乎較相近些。

B. “無”前加，讀輕聲，也是由反詰語氣弱化而來的，用來申明或提醒“有这么回事”。普通話的“不是”也有近似的用法。例如：

趙先生無講過，伊食暗飯時着要來。[tio sian (-sɿ) bo koŋ-ke, i tsia? am-pŋ si tio? be dai]（趙先生不是說過，他吃晚飯時候就要來）

恁兩人無彼爾贅在，却要討什麼？[din nŋ daŋ bo hia-nɿ tsue te, ko? be tho sim-mi]（你們兩人不是那么多着，還要討什麼。）

昨下昏無錢刀共你講明早开会。[tsa e-hŋ bo tsɿ-e kaŋ di koŋ mia-tsa khui-hui]（昨晚不是老錢跟你說明兒早开会么。）

房里电火無光映映，煞着点蜡燭！[paŋ-de tianhe bo kŋ-iã-iã, sua? tio? tiam da?-tsik]（房間里电灯不是亮堂堂的，怎么要点蜡燭。）

這些輕聲的“無”，閩南方言也都可以換上“不是”[m-si]，含意近似。差別的是：“無”只是單純肯定事實，“不是”却帶着判斷性質。要是讓判斷性含蓄些，普通話可以改用語氣助詞“么”，如“趙先生說過么，……”。“無”還可以跟轉折的“無”“不”合用，如：“無—錢刀無共你講。”（不然老錢不是跟你說），“电火不—無光映映。”（电灯难道不是亮堂堂的）加上轉折，反詰語氣就很顯然，所以普通話就用“難道”。

C. “不”表示測度語氣。普通話語氣助詞“吧”也表測度語氣，可以分為兩種：1) 信多於疑，無須對方回答，算是陳述句；2) 信疑參半，要對方回答，該算疑問句。② “不”用在陳述句，語氣跟“吧”1) 相當，例如：

上海不真闊熱。[sioŋ-hai m tsin dau-dziat]

（上海很熱鬧吧。）

伊不無收着我刀批。[i m bo siu-tio? gua e phue]

（他沒收到我的信吧。）

你不攞寫三篇咯。[di m dŋ sit sā phɿ do]

（你都寫三篇了吧。）

伊在讀文學史，不中文系學生。[i te thak bun-hak-su, m tioŋ-bun-he hak-siŋ]（……中文系學生吧。）

“不”要是用在疑問句，那語氣就跟“吧”2) 相當了：

你不要洗浴里？[di m be sue-ik nē]（你要洗澡吧？）

你不明年要去考大學不？[di m mē-nɿ be khi kho tua-o? m]（你明年要考大學去吧？）

伊不結婚未？[i m kiāt-hun be]（他還沒結婚吧？）

小陳不兩百圓有無？[sio-tan m dŋ-pa? kho u bo]（小陳有兩百塊吧？）

這個測度的“不”可以跟轉折的“無”連用，如：“無—不好看”（不然就好看吧），“不無—看戲”（不然就看戲吧）。也可以跟當然的“無”連用，如：“你不無山頂看覓”（你可不山上看吧），“咱不無兩人相及[sā-kap]做”（咱們那就兩人一道做吧）。

D. 輕聲的“不”用在祈使句，也跟普通話的“吧”相當，表示商量或勸說；如果語氣緊些（語調急遽下降），依程度不同，表敦促或命令。例如：

平仔，你不請王先生來坐。[piŋ-a, di m tshɿã ŋ sian (-sŋ) dai tse]（……你請王先生來坐吧！）

你不安分者，何苦討人恨！[di m an-hun tse, ho-kho]

① 《助字辨略》：“此亡（無）字，是抑辭，猶云不然也。”
《經傳釋詞》：“不，詞也。……有承上文者。”

② 參閱《中國文法要略》，16.91—93。

tho daŋ gin] (你安分些吧,何苦討人厭!)

大家在等候,你不着去! [tai-ke te tiŋ-hau, di m tio? khi] (…你得去吧!)

皆在人相贊,你不免來。[tsit te daŋ siū tsue, di m bian dai] (这里人太多,你不用來!)

配紅色刀不則好看。[phue aŋ-sik-e m tsia? ho-khuā] (配紅色的才好看!)

后兩例還得說明一下。“不免”[mbian] 頭里兩個輔音 [mb-], 不但同一部位而且同是濁音, 只差個鼻音非鼻音而已。平常說話中, 加 [m] 不加 [m], 說者听者都不大分辨; 因此, “不免”的“不”的語氣作用也就消弱下來, “不免”就是“免”。“不則”[m tsia?] 跟元曲中常見的義若“不止”“不但”的“不則”不同, 閩南方言“不則”的“不”隱含轉折語氣, 帶點兒“別的不…这个才…”的意思。普通話沒有分別, “則”是“才”, “不則”也是“才”。

“不”字無義, 這是前賢早已說過的了。《詩經》毛傳: “不戢, 戢也; 不難, 難也; 那, 多也; 不多, 多也”(見《小雅·桑扈》)。《爾雅》郭注: “不, 發語聲”(見《釋丘, 匡岸》)。王引之《經傳釋詞》又加以廣征博引, 于是此說大定。楊樹達先生《詞詮》以王氏《釋詞》收例太廣, 有將反詰語氣誤作“不”為發聲無義者。^① 其實, 《釋詞》未必誤, 《詞詮》也未必辨。現在取楊先生指為遺失的兩例(1, 2), 取楊先生自己舉的“不”為無義之助詞者兩例(3, 4), 再附卜辭三例列下, 試加注明語氣:

我生不有命在天。(尚書, 西伯勘黎)——測度, “吧”1)。

不其亂而?(逸周書, 芮良夫篇)——測度, “吧”2)。^②

…修身以俟死者, 不在此位也。(禮記, 射義)——測度, “吧”1)。

我不則寅哉寅哉!(逸周書, 皇門)——祈使

貞勿伐呂, 帝不我其受又。(卜辭通纂, 336 片)——祈使。

(接170頁)

的; 李家要我挨一轉磨, 也可以的; 趙家要我在他店前站一刻, 在我背上貼出廣告道: 敝店備有肥牛, 出售上等消毒滋養牛乳。我雖然深知自己是怎麼疲, 又是公的, 並沒有乳, 然而想到他們為張羅生意起見, 情有可原, 只要出售的不是毒藥, 也就不說什麼了。…《華蓋集續編》

當然, 魯迅先生當時所處的情形完全不同於今天, 他說這一段話的用意, 也另有所指, 不能斷章取義, 生搬硬套, 但這一段話, 對於我們卻還是有很深刻的教育意義, 因為它充分地說明了魯迅先生寫作勤快、竭精盡力地為人民服務的偉大精神: 只要對當時革命運動和文化運動有利、或至少沒有什麼害處、不是反動倒退的報刊, 要他寫文章幾乎總是尽可能地答應, 而且一答應了就一定設法做到, 很少爽約。他說他的文章是為了需要擠出來, 不是像“靈感”似地涌出來的, 我認為這不但可以看出他的寫作態度非常嚴肅, 而且也可以看出他

貞不其受黍年。二月。(同上, 443 片)——測度, “吧”1); 或祈使。

乙巳卜, 丁未口不其入不?(同上, 554 片)——測度, “吧”2)。^③

上古漢語的“不”跟現代閩南方言的[m]是何淵源, 且當別論。就上舉例句看, 用輕聲[m]的幾種語氣讀來, 倒是很可通的; 至少比起籠統地把“不”當作“發聲, 無義”要顯豁些。如果說“不”完全沒意義(作用), 那就是個多餘的字, 古人恐怕不會白費工夫來寫(刻)的吧。卜辭里, “其”(意欲, 將然, 祈使)和“不”(否定, 測度, 祈使)最常用, 這正因為“貞卜之辭”多是這類語氣。

本文和本刊已發表的兩篇關於閩南方言虛字眼的文章, 都着重於介紹方言事實, 附帶也提出一些個人的理解。又因為是拿來跟普通話比較的, 難免也牽涉到一些普通話和古漢語語法問題, 避不開的也就約略說明一下。這一來, 結果是不但行文枝蔓, 而且又都語焉不詳。不過, 我相信讀者們都比我高明得多, 就這三個散篇, 對閩南方言以至古今漢語的語法問題, 一定還有所發現。

我不是專業的語言工作者, 在這方面只是一個道地的小學生, 自付要做這種專題研究, 實在還勝任, 所以只能寫出這樣粗陋的東西。紕繆之處, 必然很多, 還請專家和讀者嚴格指正。

① 《詞詮》卷一, 中華書局, 1954, 19 頁。

② 《左傳》宣公四年: “若敖氏之鬼, 不其餒而?” 一例, 語氣亦同。

③ 句尾的“不”, 表疑問。郭沫若先生在同書考釋中却認為是地名, “殆即《禹貢》之大伾。”這似乎是曲說。

確實是把寫作看成戰鬥的武器, 看成自己必做的工作和必盡的義務, 而不是把它看成自己個人的事業, 不是採取愛寫就寫, 不愛寫就不寫的自由主義態度。我們現在正處在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大躍進的時期, 如果還把寫作看成“藏之名山, 傳之後世”的“不朽”事業, 而過於矜持, 惜墨如金, 不肯多寫勤寫快寫(當然也要寫好, 要尽可能地提高寫作的質量, 決不能粗制濫造), 為人民為社會主義事業多做一點文化工作, 那就太不應該了。

④ 毛主席在《反對黨八股》一文中曾經引用魯迅所說“寫不出的時候不硬寫”這一條寫作規則, 認為“不調查, 不研究, 提起筆來‘硬寫’, 這就是不負責任的態度。”可見只要有必要的調查研究以後, 就可以寫文章, 就不會硬寫。我所說的變硬寫為不硬寫, 也無非是這樣的意思, 決不是在這里提倡硬寫, 希望讀者千萬不要誤會。

北京話多音詞發展的趨勢和速度

——从三部小說的抽查中的一个測驗——

陈文彬

有許多人認為漢語是从过去的單音節詞兒占優勢的情況發展成為現在的多音節詞兒占優勢的情況的。也就是說，漢語詞兒有向多音節方面發展的趨勢。但到底它的發展速度如何呢？我們為了進一步了解它的這一方面的情況，現在以北京方言為例子做了如下的一个測驗。

我們選了《紅樓夢》、《兒女英雄傳》和《駱駝祥子》這三本小說作為測驗的材料。理由是：1) 漢語詞兒多音節化的速度不一定均衡，各个方言可能有它的不同發展情況和速度，必須選擇同一種方言作為測驗材料。這三本小說都是用北京方言寫成的。2) 時代間隔應有一定，才好作比較。這三本小說的時代間隔恰好都是90—100年左右。《紅樓夢》雖然是在1765年才出現的，但曹雪芹寫這部書的時候應在1750年前後或者更早一些；文康的《兒女英雄傳》是1840年前後的作品；這兩者時間相隔是90—100年左右。老舍的《駱駝祥子》是1935年的作品，這和《兒女英雄傳》相隔也是90—100年左右。

我們由於時間及其他條件的限制，採取了“抽查”的辦法。對於上舉的每一部書都選擇了書中對話和敘述參半的一節，劃分單音詞和兩個字以上的多音詞（包括兩個字的複音詞）。其次，計算單音詞和多音詞的個數，兩者之間的比例數，再計算這兩者的出現次數和它們之間的比例數。最後，再把这些比例數做個對照比較。這樣來看北京話的詞兒在近二百年間多音節化的情況和速度。

這裡有一個問題是：在具体劃詞上可能有些人還有不同意見。什麼是詞？什麼不是詞？現在人們還沒有一致的意見，具体劃詞時不可能完全一致。講起道理來，也各有道理可講。我們不準備在這裡來討論詞的定義問題，但在劃詞上總要有一個規定和標準，不然的話，就無法劃出詞兒來作為統計研究的材料了。根據社會一般人的習慣，凡是講話的時候經常把它連在一起講，用拼音字母拼寫漢語的時候也連寫在一起的，我們就把它當作一個詞兒劃出來。這些劃出來的詞兒，從語法上講，可能不一定是一個詞，或者有些是要算作成語的，如“他們、拿着、出于、覺得”之類，我們也把它算作是一個詞兒。下面舉出一些詞例供參考：

| | | | | |
|----|----|----|-----|----|
| 羞愧 | 可是 | 事兒 | 出于 | 姑娘 |
| 覺得 | 況且 | 多心 | 貪圖 | 金錢 |
| 以為 | 沒有 | 拿着 | 放心 | 什麼 |
| 恐怕 | 他們 | 也許 | 主意 | 辦法 |
| 妥當 | 繼續 | 壞話 | 老頭子 | |

(以上是《駱駝祥子》中的詞例)

| | | | | |
|-----|-----|-----|-----|------|
| 拳頭 | 情理 | 較量 | 霸道 | 門戶 |
| 院子 | 說道 | 這麼 | 禿子 | 和尚 |
| 笑着 | 將就 | 材料兒 | 月亮 | 女子 |
| 一定 | 窗櫺 | 腕子 | 模糊 | 院門 |
| 瘦子 | 甘心 | 今日 | 燈兒 | 師傅 |
| 咱們 | 架橋 | 架式 | 東西 | 原來 |
| 鏟子 | 這里 | 廚房 | 月光 | 跟前 |
| 拐角牆 | 冷不防 | 反巴掌 | 口頭話 | 嘻嘻哈哈 |

(以上是《兒女英雄傳》中的詞例)

| | | | | |
|-----|-----|------|------|----|
| 世人 | 頭緒 | 如今 | 告訴 | 當着 |
| 教導 | 得罪 | 答應 | 生得 | 人物 |
| 屋里 | 長久 | 听說 | 閑談 | 怎麼 |
| 報仇 | 噴香 | 剛性 | 耍弄 | 調唆 |
| 忌諱 | 越發 | 粉頭 | 起身 | 頭里 |
| 打滾 | 趁願 | 生氣 | 委屈 | 欺負 |
| 商量 | 攔住 | 走開 | 生受 | 料定 |
| 媳婦們 | 小蹄子 | 老人家 | 玩意兒 | 唆嘴 |
| 頭皮兒 | 風聞着 | 外甥女兒 | 噥噥喳喳 | |

(以上是《紅樓夢》中的詞例)

我們根據這樣的劃詞，用抽查的辦法，把上舉的三個作品各抽查了一節，作了統計，得出如下的結果①：

《紅樓夢》(第60回)

總詞數……2344個

| | | |
|----------------|----|--------------------|
| 多音詞(個數)……1425個 | 比率 | $\frac{608}{1000}$ |
| 單音詞(個數)……919個 | 比率 | $\frac{392}{1000}$ |

詞的總出現次數……3879次

| | | |
|--------------|----|----------------------|
| 多音詞出現……1912次 | 比率 | $\frac{492.9}{1000}$ |
| 單音詞出現……1967次 | 比率 | $\frac{507.1}{1000}$ |

每個詞平均出現……1.66次

每個多音詞平均出現……1.34次

每個單音詞平均出現……2.14次

《兒女英雄傳》(第6回起)

① 為了便於對照比較起見，以《紅樓夢》第60回的3879個詞為標準，其餘兩個作品都劃到這個數目為止。

| | | | |
|-------------------------|--------|----|----------------------|
| 总詞数 | 2104 个 | | |
| 多音詞(个数) | 1330 个 | 比率 | $\frac{632}{1000}$ |
| 單音詞(个数) | 774 个 | 比率 | $\frac{368}{1000}$ |
| 詞的总出現次数 | 3879 次 | | |
| 多音詞出現 | 1942 次 | 比率 | $\frac{500.6}{1000}$ |
| 單音詞出現 | 1937 次 | 比率 | $\frac{499.4}{1000}$ |
| 每个詞平均出現 | 1.84 次 | | |
| 每个多音詞平均出現 | 1.46 次 | | |
| 每个單音詞平均出現 | 2.52 次 | | |
| 《駱駝祥子》(人民文学版第 55 頁“七”起) | | | |
| 总詞数 | 1917 个 | | |
| 多音詞(个数) | 1262 个 | 比率 | $\frac{658}{1000}$ |
| 單音詞(个数) | 655 个 | 比率 | $\frac{342}{1000}$ |
| 詞的总出現次数 | 3879 次 | | |
| 多音詞出現 | 1977 次 | 比率 | $\frac{509.6}{1000}$ |
| 單音詞出現 | 1902 次 | 比率 | $\frac{490.4}{1000}$ |
| 每个詞平均出現 | 2.02 次 | | |
| 每个多音詞平均出現 | 1.57 次 | | |
| 每个單音詞平均出現 | 2.90 次 | | |

由上面的統計数字可以看出《兒女英雄傳》所代表的北京方言的多音詞比《紅樓夢》所代表的北京方言的多音詞增加了千分之二十四,而《駱駝祥子》所代表的北京方言的多音詞又比《兒女英雄傳》所代表的北京方言的多音詞增加了千分之二十六。总起来說,这个統計說明:北京方言的多音詞在近二百年間总共增加了千分之五十,即在每一千个詞里头多音詞增加了

五十个,并且增加的速度又有越来越快的趋势。

另一方面,單音詞在个数和出現次数方面虽然都有不同程度的减少,可是从它的每一个詞的平均出現次数方面来看,反倒有所增加。在《紅樓夢》中每一个單音詞平均出現次数等于每一个多音詞平均出現次数的 1.6 倍,而在《駱駝祥子》中,它却等于每一个多音詞平均出現次数的 1.85 倍。由于在語言中同一个單音詞出現頻率增加的緣故,近二百年来在北京話中多音詞出現次数的增加速度并没有它的个数增加速度那么快。但在总的發展趋势上,多音詞無論是在个数方面或者在出現次数方面都不断地向前發展,在二百年前,它在个数方面早已占优势,在一百年前,它在次数方面也开始占优势,到了 1935 年以后,这个优势就更加显著了。

如上面所說的,我們由于時間和其他条件的限制,不得不采取抽查的办法,并没有能够把上举三部作品全部加以划詞和統計,更不能把上举三个同时代的其他足以代表当时北京方言的主要作品都加以划詞和統計,仅仅选择了上举三个作品中的各一部分来划詞和統計,所統計的汉字字数总共不过兩万多字,划出的詞数(次数)总共只有 11,637 个詞。因此,这个統計数字的准确度还不能算是很高的。尽管如此,我們认为通过这个統計測驗,也还可以看出北京話近二百年来多音詞發展的趋势和速度的大致情况。

(編者按:陈文彬同志这篇文章所抽查的材料在字数上不多,結論的比率数字不見得是接近实际的;但是我們觉得所用的方法以可介紹給大家作为进一步研究这个問題的参考。)

内蒙古自治区汉语方言普查工作簡况

1956 年教育部和高等教育部發出关于汉语方言普查的联合指示以后,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就和自治区有关高等院校联系,积极准备开展調查工作,选送學員参加中国科学院語言研究所和教育部合办的普通話語音研究班學習。到 1957 年暑假为止,自治区师范学院和中等学校在語音研究班學習結業的學員已有八人,給开展方言普查工作創造了条件。

1957 年 9 月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和有关高等院校召开了方言調查工作座談会,在会上討論通过了方言調查工作计划,成立了方言調查指導組和工作組,抽調在語音研究班結業的學員担任实际調查工作。

自治区汉语方言調查是在点数多、人手少而時間又很紧迫的困难情况下进行的。全区共有八十六个市、旗、县,除十四个純牧業旗不进行調查外,尚有七十二个点,而实际担任調查工作的只有几个人。因此在調查方法上,我們根据点多人少和有些旗县語音系統相若的具体情况,采取了典型調查和一般了解相結合的工作方法。在全区确定了二十五个典型調查点,每点都代表鄰近一个或两个旗县的語音。对典型調查点的要求是到当地詳細記音,整理出同音字表,求出对应規律写成調查报告。对典型点所代表的鄰近旗县,則是在典型調查点找当地人讀同音字表,找出与典型点的語音异同点,写成書面材料,作为典型調查点調查报告的附录,写到調查报告內,給編写学話手册提供便利条件。

方言調查的記音工作是在 1957 年 10 月开始的,現已完成十二个典型調查点的記音工作并写出了調查报告。全部記音工作將在 1958 年 5 月底以前完成,并开始編写学話手册。估計在 1958 年 8 月底可編完手册,即完成汉语方言調查任务。

(罗振敏)

对广州市推广普通话工作的建議

吳偉俊

在我們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設事業中，有兩種情况起着一定的妨碍作用：一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約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文盲，一是汉语方言复杂。为了要消除这两种障碍，党和政府号召全国人民努力学习文化、学习普通话，这是赞成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所热烈拥护的英明措施。

如果全国人民都会說普通话，不仅可以消除南北交往之間的語言隔閡，便利工作，提高效率，而且能更快地扫除文盲，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發展科学事業。

广州話是汉语方言之一，由于它跟普通话的差別較大，不仅口語使其他地区的人一点不懂，就是写出来的广州話詞語也有許多叫外省人难以理解，甚至發生誤会的。所以在广东推广普通话就比在別省更为迫切需要。那末，推广普通话在广州已經有一年多了，今天的情况怎样呢？下面便是我个人所見到的事实，并就事实提出一些建議，希望能引起有关部門和大家的注意。

自从中央号召推广普通话以来，起初，广州市有关当局是在大力推行。首長們做报告，虽然講得不很好，也在用普通话講。学校里更是掀起了学习普通话的热潮，五、六十岁的老教师也在苦学，学生进步很快。可是这仅仅是一股热潮，不到半年就冷下来了。比方，有的首長在大多数能講普通话的中学教师报告会上仍然用广州話，好些会講普通话的首長又改用广州話了。他們做报告不講普通话的理由是：“等将来大家都懂普通话了再講。”而且还說“大多数（？）听不懂，效果不好，所以要用广州話”。追查原因，我認为首先要从上面檢查起。我可不知道首長們对自己不說普通话的理由所产生的效果也曾考虑过沒有？我所見到的是：我們学校里本来大多数师生都講普通话了，自从去年某次听了首長們的报告之后，校長首先照搬“等将来大家都懂了再講”和“大多数听不懂，效果不好”，于是教师也照搬，学生当然照样学。所謂“上行下效”是也。先別提普通话已經說得很好的都恢复了用广州話，更使人大吃一惊的是，連几个北方学生也学着用广州話来回答老师的提問了。

讓我們再看看广州市的报刊。首先应当肯定，解放后的报刊已經沒有完全用广州話写的作品和报道了，这对推广普通话，促进汉语规范化起了一定的示范作用，但还嫌不够，比方标题、本地新聞和副刊里还經常夾杂一些广州話詞語。这里只举几个例子：

1) 陽光燒水好冲凉，隕星落在輪船上。《广州日报》1957,2,5,第4版《世界之窗》的标题。)“冲凉、洗身”是普通话“洗澡”的同义词，但外省人对“冲凉”即使可以理解，也只能理解为：热天用冷水淋浴，可以使人凉爽。

2) 60斤老虎当100斤割。(从此以下都是《羊城晚报》第4版的。10月10日标题。)”割”应改为“宰、杀”，又文内“老虎嚙”可改为“母(雌)老虎”。

3) 西关臭涌动开始整治。(10月13日标题)“涌”应改为“溝”。

4) 香港一天四次火燭。(11,2标题)“燭”应改为“灾、警”或“火燭”改为“失火”。

例子举不胜举，特別要指出的是，《羊城晚报》的《港澳新聞》和《香港通訊》的文章内夾杂的广州話更多。

下面再談一談广州市公共场所和商店的广告、招贴的情况。一般来講，同推广普通话前的情况一样，用广州話詞語写的广告和招贴之类的东西仍然触目皆是。各报刊似乎从来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近年来南北交往的人越来越多，如果說毫無关系，那也未必。先不要說它們会使初到广州的人觉得，好象广州市至今还没有开始推广普通话，或者推广普通话与广州市無關，而更重要的是会使外省人發生誤会，甚至誤事。也举几个例子看看：

1) “过海”——一提起“过海”，我就忍不住要我把亲身的经历告訴別人：1950年1月間，我南下初到广州之夜，有件急事要过河去办。我到西濠口，只看見“过海”字样的碼頭。因为語言不通，懶得多問，我就只好沿着長堤一直找到海珠桥边(那时桥还未修复)。这一帶三、四十个碼頭居然找不着一个过江或过河的碼頭，心里不禁又奇怪又着急，当时已夜深人靜，不得已叫三輪車拉回住所。第二天向广州同志一請教，才知道“过海”就是过江，真是令人啼笑皆非。据我了解，看見“过海”而不敢上船的也还大有人在。

2) “抵买、抵食”的“抵”字，外省人一般理解为“抵制、抵抗”的意思，于是誤解为“不要买、不要吃”了。誰知恰恰相反，而是“值得”的意思。

3) “平卖”外省人初看都只能理解为“公平出卖”的意思，誰知这个“平”字却是“廉价、便宜”的意思。

4) “食晒埋單”簡直叫外省人变文盲，它的含义是“吃完憑單給錢”。(轉188頁)

安徽师范学院积极推广普通话 并将完成汉语方言普查工作

安徽师范学院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在汉语拼音方案公布以后，积极进行推广普通话和学习汉语拼音方案的各项工。具体的措施是：1) 加强组织领导，扩大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的委员名额，并成立了常务委员会，由工作委员会正副主任委员、秘书及党委、团委、工会代表、学生会代表等七人组成。2) 在文、理各系的三年级及各专修科的二年级普遍开设语音基础知识课(依照教育部的规定，这门课程本来要在临毕业的一学期才开设，现因同学热烈要求，特提前到三年级；以后如果师资增加，还要逐渐提前到各系科的一年级)。3) 计划在校刊上出宣传特刊 1-2 期。4) 继续编印朗读书材(以前已出三种)，并购买拼音方案挂图 10 套，张贴在教学大楼，帮助同学学习拼音方案。5) 继续协助校内的两个广播站，经常用普通话广播，并进行有关推广普通话和学习汉语拼音方案的各项宣传。6) 推定语言学教研组主任兼推广普通话副主任委员王健庵先生定期向全校同学作动员报告。7) 将语言研究实验室所保管的唱机二十九架，唱片一千四百多张，大部分分配到各系科去，由同学使用，借以提高学习普通话和汉语拼音方案的兴趣。8) 准备评选第二届推广普通话积极分子，并发给奖品、奖状。9) 举办教师登记，如果愿学的达到一定人数也准备开设语音基础知识课，利用课余时间进行教学。以上这些措施，目前已有大部分开始实行，其余的也将陆续举办。安徽师范学院在推广普通话和学习汉语拼音方案这一方面，过去是有一定成绩的，预料今后在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的积极倡导下，必然会使全校师生的学习热潮引向新的高涨。

中文系科的同学对于学习普通话和汉语拼音方案特别有兴趣，他们除了经常编写黑板报进行宣传以外，有些人并用拼音字母翻译了一些诗歌和短文。这些宣传文学和翻译作品，在全校广大同学中，也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又安徽师范学院在安徽省方言普查指导组的领导下，成立了方言普查工作组以后，从 1957 年 4 月中旬即开始进行工作。安徽师范学院方言普查工作组的工作人员，绝大部分都是中文系语言学教研组的成员。其中有一个人是专职干部，其余的全是兼职。

安徽全省共有七十四个点，安徽师范学院担任四十个调查点，占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截至目前为止，全部完成的有十五个点，基本完成的有二十个点，还未着手调查的有五个点。预计 1958 年 7 月，四十个点的普查工作即可全部完成。

除了方言普查以外，语言学教研组还准备编写安徽人学习普通话手册，大约在 8 月以前可以完成两种，其余的在 8 月以后陆续编成。(攸沐)

每册定价人民币 0.24 元(訂閱刊費預付、按季整訂)

本刊上期 3 月 22 日出版

中國語文

月刊

1958 年 4 月号

总第 70 期

1958 年 4 月 22 日出版

編輯者 中国語文編輯委员会
北京海甸中关村

出版者 人民教育出版社
北京景山东街 45 号

印刷者 北京京华印書局
北京虎坊桥

总發行处 邮电部北京邮局

訂購处 全国各地邮电局、所

代銷处 全国各地新华書店

預定：三个月 0.72 元，半年 1.44 元，全年 2.88 元；寄費 1. 平郵寄費不計，2. 挂號郵費由訂戶負擔。

1-16,760 册

代号 2-44